

## 嘉兴大藏经 解惑篇

### 解惑编序

佛之智洵难测度也哉！能测者谁？惟佛与佛矣。诸大菩萨尚不能得其仿佛，况降斯以下而许少思议者乎！呜呼！众生福薄鲜具信根，甘自伶俜难为教化，劳我释尊大慈悲父出世援拔，法说三乘。然而有耳曾闻，有眼曾视者，千万人中未易多为屈指也。所谓：终日戴天，不知天之高，终日履地，不知地之厚，流离琐尾穷子何归，慈父悯念而襁褓之，吾曹日在襁褓中，而竟忘其所自而奚惭为轶耶？今夫坐井观天者，心惟计天如许大耳，初不知其无涯涘，焉有告以无涯涘者弗信也。告者曰何物老妪产此愚人，良以见识有限，执一不通，故对醯鸡而语沧海，虽费尽无量至言，终叵令其无疑也何也？彼毕生所由不过是也。则凡囿于见闻而不信有佛道可成者，亦若是则已矣。牟子所谓：少所见多所怪，睹駝言马肿背。庄子所谓：鹏飞九万里而图南而取笑于蜩鸠者也，予不敏身出东官官之人，多崇佛道，予自韶龀便识佛名，稍长辄游梵刹，粗览佛书，颇谙佛教为最上事，遂欲作上人，弗果泊以一官，羈縻益不遑满愿为怅，今老矣无能为也。惟是慕道之心未尝少置，每叹吾生也晚，且处边地，不获于灵山会上，亲闻佛说法，为悲更悲夫！同吾生者，弁髦至道，惑于偏邪排难缤纷牢莫能解，思着一书解之而靡暇也。先年偶从禅者，得解惑编，云：是鼎湖在和尚所集，抚掌欣欣，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阅毕翹空作礼曰：在大师为再来大士者欤，非耶！抑天生以救斯民于未溺也。夫惑亦众矣，解之虽不乏人，然皆散出于各典，曾未有搜而裒之，以为世之良导。故阅者未便得其全理，以互绝其狐疑焉！纵间或遇一二章，均不足以感发前人之趣向，惟和尚以度世婆心，而编辑之集大成，以寿梓流通于六合寰中，普使人人咸皆属目恶知，不有若干顽疲旧习，被其打动去妄归真，而直跻于无上之域者乎？其为功也，詎不韪哉！和尚著书百余卷，进意此为度人之妙术云。

賜进士出身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加一级壬寅

大計掌察補理驗封司郎中事前驗封司郎中文選司員外郎文選司主事庚子

欽差典試陝西正主考兵部職方司督捕主事法弟子東湖尹源進頓首拜題

解惑編目錄卷上之上吳太宰齋釋迦如來降誕釋迦如來滅度法流震旦漢桓帝楚王理惑論曹植闕澤東晉袁宏孫綽略錄何尚之范泰北魏孝文帝南齊高帝蕭子良梁武帝梁昭明沈約家訓歸心篇陳武帝文帝隋高祖王通李士謙喻報說楊素唐高祖太宗高宗卷上之下中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憲宗穆宗宣宗懿宗內德論虞世南吳道子張仲素魯山令孟簡答韓書柳宗元李翱庾承宣裴休丞相李商隱非韓篇吳越王趙王鎔(五代)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徽宗孝宗呂蒙正楊億王安石司馬光學士李屏山卷下之上歐陽修周惇頤程顥杜衍李遵勗李觀劉安世護法論王十朋朱熹屏山

李居士鸣道集说序三教平心论元世祖成宗王磐赵孟俯胡长孺韩性卷下之下明太祖高皇帝游寺记祭宝志禅师文维摩居士赞禅海罗汉赞续原教论太宗文皇帝神宗显皇帝尚直尚理编李卓吾简诸宰辅叙佛教隆替状三报论三报证验现报生报后报解惑编目录终

解惑编卷上之上

广州南海宝象林沙门弘赞在惨编

吴太宰嚭(楚臣奔吴为太宰)

列子仲尼篇

太宰问孔子曰：夫子圣人欤？对曰：丘也博识强记，非圣人也。又问：三王圣人欤？对曰：三王善用智勇，圣非丘所知。又问：五帝圣人欤？对曰：五帝善用仁义，圣非丘所知。又问：三皇圣人欤？对曰：三皇善用时政，圣非丘所知。太宰骇曰：然则孰为圣人乎？夫子动容，有间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据斯以言，孔子深知佛为大圣也。时缘未升，故默而识之，有机故举，然未得昌言其致矣。尚直篇云：不治不乱，不言自信，不化自行，实太古之圣道。孔子发明此道，而无私心。推此一节，亦足以见孔子之圣德也。佛法苟非大道，则孔子已指其非矣。安得称为圣乎？佛法教人为善沮恶之言，与三纲、五常若合符节，实为世人之福田，明道之大本也。阴翊皇度补于政教之功，可谓至矣。

释迦如来降诞

佛经并周书异记

迦叶佛，人寿二万岁时出世。释迦如来，欲人寿一万岁时出世，以众生根缘未熟，故人寿百岁时御世。然佛佛出世，皆先在兜率天，教化诸天子已，降生南赡部洲。故释迦如来，在兜率天时，名护明菩萨。七月十五日，自兜率天，乘六牙白象王，下中天竺迦毗罗国，净白圣王宫中，从母摩耶夫人，右肋入胎，住于右肋。次年四月八日，平旦时，夫人与诸嫔女，入岚毗尼园游观，夫人见无忧花鲜好，举右手攀摘，佛即从右肋堕下。七宝莲花捧足，四方周行七步，右手指天，左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独尊。周书异记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岁，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涨，井皆溢出，宫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动。其夜即有五色祥光，入贯太微，遍于西方，尽作青红色，日有重轮。王问群臣曰：是何祥耶，群臣莫测。太史苏由，筮之，得干之九五。由曰：有大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王曰：于天下何如？由曰：此时无他，至千年外，声教被此。昭王即遣镌石记之，置于南郊天祠前。至穆王即位，二十三年，数有光明来照王都。王疑寇至，遣相国吕侯，出师防之。乃曰

：西方圣人说法度人，光流及此。王闻先苏由所记，知西方有圣人处世。王遂乘骅骝八骏马，西行求道。故天人陆玄畅，答道宣律师云：周穆王身游天竺，佛告穆王，彼土现有迦叶佛舍利古塔，可返礼事。王问何方？佛言：在鄙京之东南也(迦毗罗亦名迦维罗卫)。

释迦如来灭度

周书异记并白马寺记

佛告诸弟子，如来于今中夜，当入涅槃。时诸天龙神，国王臣民，他方菩萨云集。佛为说法，辞满四十卷，名大涅槃经。遂于中夜入诸禅定，寂然而般涅槃。涅槃经后分云：如来三反入诸禅定，三反示诲众已，即于中夜，而入涅槃。时大地所有诸山，一时振裂，悉皆崩倒，出大音声，振吼世界。唱言：苦哉！大地虚空，寂然大暗，日月精光，悉无复照。忽然黑风鼓怒惊振，吹扇尘沙，弥暗世界，一切卉木药草诸树，悉皆摧折，碎落无余。江河溪涧流泉，悉皆倾覆枯涸，云云。周书异记云：周穆王即位五十三年。壬申之岁，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风忽起，损舍折树，山川大地宫殿，皆悉震动。鸟兽悲鸣，日午天阴云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贯，连夜不灭。王问太史扈多曰：是何征也，扈多卜曰：西方大圣人入灭，衰相现耳，此即如来入涅槃之相也(梵语涅槃，此云圆寂。谓德无不备名圆，障无不尽名寂，亦云灭度，谓灭烦恼，度生死也)。

三教法颂云：

周昭甲寅第四帝，	释迦降生迦维卫，
穆王壬申五十三，	如来八十归真际。
灭度一千八十年，	教流汉明永平世；
佛先四百二十二，	老子方生定王世。
佛先四百七十七，	孔子灵王时诞质。

法流震旦

法本内传(史官傅毅撰)

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庚申四月八日帝寝南宫，梦金人长丈六，项佩日光，胸题卍字，飞至殿前去来无碍。旦问群臣，时太史傅毅进曰，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国子博士王遵对曰：臣按周书异记云，周昭王，甲寅四月八日，有圣人生西方，今陛下所梦是也。帝乃遣将军蔡愔，中郎将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使西域访求。六年癸亥，愔等于天竺邻境月支国，遇摩腾、竺法兰、二法师，得白叠像，并梵本经六十万言，载以白马，相与东还。八年乙丑达洛阳，法师入阙，献经像，帝大悦，馆于鸿胪寺。十年丁卯，敕于洛阳城西，立白马寺以居之，以白马驮经，遂名白马寺(震旦佛寺始此

)。

是年腾兰译出四十二章经。十一年戊辰，帝幸寺，腾进曰：寺东何馆，帝曰：昔有阜夷之复起，夜有异光，民呼圣冢。腾曰：按天竺金藏诂所志。昔阿育王，藏佛舍利于天下，凡有八万四千所，震旦之境，有十九处，此其一也。帝与俱往礼拜，忽有圆光现冢上，光中有三佛，帝大悦曰，不遇二大士，安知大圣遗祐哉！诏塔其上九层，高二百尺。明年光又现，有金色手出塔顶，帝幸礼拜，光随步武旋绕。自午及申而灭，十二年，诏以佛像奉安显节陵、清凉台、二处供养。帝问腾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毗罗国，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龙鬼神，有愿行者，皆生于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余处众生，无缘感佛，佛不往也。佛虽不往，光明及处，或五百年，或一千年，皆有圣人传佛声教而化导之，广说教义。文广故略之。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岳并诸山道士，七百余人，自相命曰：天子弃我道法，远求胡教，今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观，泰山三洞弟子，褚善信等，死罪上言，臣闻太上，无形无名，无极无上，虚无自然，大道出于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迈羲皇，德高尧舜，窃承陛下，弃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说不参华夏，愿陛下恕臣等罪，听与试验，臣等诸道士，多有彻视远听，博通经典，从元皇已来，太上群篆，太虚符咒，无不综练，达其涯极，或策使鬼神，吞霞饮气；或入火不烧，或履水不溺；或白日升天，或隐形不测，至于方术，无所不能，愿得与其比较，一则圣上意安，二则得辨真伪，三则大道有归，四则不乱华俗。臣等若比对不如，任听重决，如其有胜，乞除虚妄。敕遣尚书令宋庠，引入长乐宫，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马寺。道士等便置三坛，坛别开二十四门，褚善信等，各赍灵宝真文，太上玉诀，三元符篆等，五百九卷，置于西坛。茅成子、许成子、黄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书，三百三十五卷，置于中坛。饌食奠祀百神，置于东坛。帝御行殿，在寺南门佛舍利经像，置于道西。十五日斋讫，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香为炬，绕经泣曰：臣等上启太极大道元始天尊，众仙百灵，今胡神乱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踪，玄风坠绪，臣等敢置经于坛上，以火取验，欲使开示蒙心，得辨真伪。便纵火焚经，经从火化，悉成灰烬。道士等相顾失色，大生怖惧，将欲升天隐形者，无力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应，各怀愧恧，南岳道士费叔才，褚善信，二人自撼而死。太傅张衍语褚信曰：卿等所试无验，即是虚妄，宜就西来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灵宝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谓之太素，斯岂虚妄乎？衍曰：太素有贵德之名，无言教之称，今子说有言教，即为妄也。信默然，次将梵本佛经火然之。赫奕宛如鼎新。更增光洁。时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虚空，旋环如盖，遍覆大众

，映蔽日光，摩腾法师，踊身高飞，坐卧空中，广现神变。于时天雨宝花，在佛僧上，又闻天乐感动人情，大众咸悦，叹未曾有，皆绕法华听说法要，并吐梵音，叹佛功德，亦令大众称扬三宝，说诸法相不一，又说出家功德最高，帝于是弥加崇敬。时司空阳城侯刘峻，与诸官人士庶等千余人出家，四岳诸山道士吕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阴夫人王婕妤等，与宫人妇女二百三十人出家，帝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内安尼，自斯已后广矣。传有五卷，略不备载也。腾卒，兰自译十地断结佛本生法藏海。佛本行等五经。

费长房三宝记，并义楚六帖云，西汉光禄大夫刘向校书天禄阁，往往见有佛经。白马寺记云，秦始皇三十年甲申，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梵本经至咸阳，有司以闻，帝以其异俗，囚之。利防等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光明照耀，瑞气盘旋，满于囹圄，有金神长丈六，持杵扬威，击碎其狱，出之，帝惊悔，即厚礼之而去。魏略及西域传云，临狁国有神人名曰沙律，年老发白，常教人为浮图，有殃祸及无子者，劝行浮图斋戒，令舍财赎愆。狁王久无太子，其妃莫耶因祀浮图而生太子，遂名其子为浮图焉，前汉哀帝时，景宪使月氏国，王令太子口授经于景。所以浮图经教，前汉早行，六十三年之后，明帝方感瑞梦也。

如来涅槃已，王臣以香积成楼，安金棺于楼上，焚七日夜，天帝释，持宝瓶泻乳息火，开金棺，得舍利八斛四斗，天帝取佛右边大牙归忉利天欢喜园中建塔。时八大国王分舍利回本国建塔，龙王取一塔舍利，归宫供养。过百年后，有铁轮王出世，名阿育，统南瞻部洲，役鬼神，一日造八万四千宝塔，遍于南瞻部洲。此东震旦十九所，今现见者，惟五六处。宁波府鄞山阿育王寺塔，高尺余，非木非香，又非土石，而甚轻，四面玲珑，皆菩萨，及护法神像，记云，是鬼神炼七宝末作者(云云)。

汉桓帝

汉书并三宝记

建和二年。月氏国沙门支娄迦讖。至洛阳。译佛经凡二十部计六十三卷。永兴二年，帝于宫中，铸黄金浮图太子像，覆以百宝华盖，身自奉之，由是百姓向化，事佛弥盛(震旦铸金银像始此)。

西天竺。国王名得度。勤行佛道。一日行道处。见一小塔。高一尺四寸。其色青玄。众莫能举。王问众僧塔之所因。众莫能辩。二十二祖摩拏罗大士。谓王曰。此阿育王所造。佛舍利塔也。四面示。相。前则尸毗王。割身肉饲鹰救鸽。后则慈力王。剝身然灯。左则萨埵王子。投崖饲虎。右则月光王捐舍宝首。四面皆是释迦世尊。宿世修道之迹。今王有缘。故出现耳。言已举之。王即传位太子。投祖出家。当此桓帝之世也(出正宗记)。

灵帝光和三年。帝遣中使洛阳佛塔寺饭诸沙门。悬绘烧香。然灯散花。

楚王(讳英，明帝弟)

出汉书

王最先奉佛，喜为浮图斋戒。永平九年，奉黄缣白纨，诣相国曰托在藩辅，过恶累积，奉送缣帛，以赎罪愆。相国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何嫌何疑，其还之，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供。王公贵人，遂争效之(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助者佐也)。

理惑论(共三十七篇，今略录数章)

汉牟融着

(牟子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虽不乐兵法，然犹读焉。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时牟子年方盛，志精于学，又见世乱，无仕宦意，竟遂不就，乃叹曰：老子绝圣弃智，修身保真，万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可贵也。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墨之间，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问曰：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牟子曰：佛者谥号，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问曰：何谓之为道，道何类也？牟子曰：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絜緼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问曰：佛道至尊至大，尧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经之中，不见其辞，子既耽诗书，悦礼乐，奚为复好佛道，喜异术，岂能逾经传，美圣业哉！窃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子贡云：夫子何常师之有乎？尧事尹寿，舜事务成，旦学吕望，丘学老聃，亦俱不见于七经也。四师虽圣，比之于佛，犹白鹿之与麒麟，燕鸟之与凤凰也，尧舜周孔且尤之，而况佛身相好，变化神力无方，焉能舍而不学乎？五经事义，或有所阙，佛不见记，何足怪疑哉！问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何其异于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语，非实之云也。牟子曰：谚云，少所见，多所怪，睹駝驼，言马肿背。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皋陶鸟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偻，伏羲龙鼻

，仲尼反顛，老子曰角目玄，鼻有双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异于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问曰：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仆不信此言之审也，牟子曰：人临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复呼谁？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还则生，不还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得道身灭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无身，吾有何患。或曰：为道亦死，不为道亦死，有何异乎？牟子曰：所谓无一日之善，而问终身之誉者也。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既死，神当其殃。愚夫闇于成事，贤智预于未萌，道与不道，如金比草，善之与恶，如白方黑，焉得不异，而言何异乎？问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圣人之所以纪也，今佛家辄说生死之事，鬼神之务，此殆非圣哲之语也。夫履道者，当虚无澹泊，归志质朴，何为乃道生死以乱志，说鬼神之余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谓见外，未识内者也。孔子疾，子路不问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经曰：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又曰：生事爱敬，死事哀戚，岂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为武王请命曰：旦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夫何为也？佛经所说生死之趣，非此类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复其明，无遗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实贵寂寞，佛家岂好言乎，来问不得不对耳，钟鼓岂有自鸣者，桴加而有声矣。问曰：吾子以经传理佛之说，其辞富而义显，其文炽而说美，得无非其诚是子之辩也。牟子曰：非吾辩也，见博故不惑耳。问曰：见博其有术乎？牟子曰：由佛经也，吾未解佛经之时，惑甚于子，虽诵五经，适以为华，未成实矣。吾既睹佛经之说，览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观无为之行，还视世事，犹临天井而窥溪谷，登嵩岱而见丘垤矣！五经则五味，佛道则五谷矣！吾自闻道以来，如开云见白日，炬火入冥室焉。问曰：子以经传之辞，华丽之说，褒赞佛行，称誉其德，高者陵青云，广者逾地坼，得无逾其本，过其实乎，而仆讥刺颇得疹中，宜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犹以尘埃附嵩岱，收朝露投沧海，子之所谤，犹握瓢觚欲减江海，操耕耒欲损昆仑，侧一掌以翳日光，举土块以塞河冲，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毁，不能令其下也（详如弘明集）。

曹植(字子建，武帝第四子)

广弘明集

植精通书艺，时称为天人，每读佛经，辄留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尝游渔山，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飏哀婉，因仿其声，写为梵呗，今法事有渔山梵，即其余奏也。尝着辩道论，言仙道虚妄。

阚泽(字德润，山阴人)

## 广弘明集并宗炳明佛论

吴主孙权，问尚书令阚泽曰：孔丘李老，得与佛比否，泽曰：臣闻鲁孔君者，英才诞秀，圣德不群，世号素王，制述经典，训奖周道，教化来叶，师儒之风，泽润今古。亦有逸民，如许成子，原阳子，庄子，老子等，百家子书，皆修自玩，放畅山谷，纵佚其心，学归澹泊，事乖人伦长幼之节，亦非安俗化民之风。至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远则远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诸佛设教，诸天奉行，不敢违佛，以此言之，实非比。吴主大悦，以泽为太子太傅。

东晋袁宏

广弘明集

宏有逸才，尝着汉纪云，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觉也，将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悲为主，专务清静，其精者，号沙门，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又以为人死，精灵不灭，随复受形，生时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以至为佛也。世俗之人，或以为虚诞，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臣，现生死报应之际，莫不矍然而自失焉。

孙绰

广弘明集

哀帝朝，为著作郎，撰喻道论，略曰：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无为故、虚寂自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或难曰：周孔适时而教，佛欲顿去杀，将何以惩暴止奸哉？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觉也，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周孔救弊，佛教明本，共为首尾，其致不殊，难曰：周孔以孝为首，而沙门之道，弃亲即疏，利剔须发，生废色养，终绝血食，而云弘道敦仁，广济群生？答曰：故孝之为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若匍匐怀橘，日御三牲，而不能令万物尊己，非养亲之道。昔佛为太子，弃国学道，道成号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游步三界之表，恣化无穷之境，天清地润，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枯槁之类，改悴为荣，还照本国，广敷法音，父王咸悟，亦升道场，以此荣亲，何孝如之。佛有十二部经，其四部，专以劝孝为事，殷勤之旨，可谓至矣！而俗人不详其源，便瞽言妄说，辄生攻难，以萤烛之见，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渊海之量。以诬罔为辩，以果敢为明，可谓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

略录

晋至刘宋



西晋武帝，大崇佛事，广造伽蓝，惠帝于洛下造兴圣寺，常供百僧(出方志)。

东晋元帝，诏沙门竺潜，入内讲经，帝敬其德，令着屐登殿，中人聚观，叹道德高风之盛，帝造瓦棺、龙兴、二寺，以集丹阳、建业、千僧供养。明帝手御丹青，图释迦佛像于大内乐贤堂，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沙门百员，讲论佛道(出六帖并统纪)。

成帝诏会稽宝山法义法师，入禁中，传授五戒，建中兴、尘野、二寺，以居义学千僧(出六帖)。

简文帝，幸瓦棺寺，听竺法汰讲放光般若经。敕长干寺造塔，壮丽殊伟，工毕，光照檐宇，帝每读佛经，以为陶炼精神，即圣可至(出释鉴)。

孝武帝，闻道安法师名，诏曰：法师以道德照临人天，使大法流行，为苍生依赖，宜日食王公禄。所司以时资给，庐山远公。师安。安师佛图澄。秀紫芝编年论曰。佛教之盛。由佛图澄而得安。由安而得远公。是三大士。化仪全伟。帝于内殿立精舍奉佛，召名德沙门居中讲道，造皇泰、本起、二寺。王羲之于庐山建归宗寺，请西天达磨多罗居之，羲谒沙门支遁于会稽，观其风力，谓曰，逍遥可得闻乎？遁作数千言与之，羲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乃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也(出晋史并僧传)。

郗超(字景兴)为桓温府椽，尝着五戒文，自行五戒，年三长斋，月六斋，凡斋日，不尝鱼肉，不御妻妾，过中不食，洗心念道，归依三宝。东晋罗含征，为尚书郎，着更生论，略曰，万物有数，天地无穷，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天地无终，则更生可知矣(出弘明集)。

谢尚晋为镇西将军，尝梦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气至，人当必死，汝宜修福建塔造寺，可禳之。若未暇造塔寺，可于杖头刻作塔形，见气来，可拟之。尚寤，遂刻小塔，施于杖头，恒置左右，后果有异气，从天而下，始如车轮，而渐弥大，直冲尚家，尚以杖头指之，气即回散，阖门获全。气所经处，数里无复子遗。尚遂舍宅为庄严寺(出建康录)。

后秦姚兴，少敬三宝，迎罗什法师归秦，奉之若神，讲经于草堂寺，兴及朝臣，沙门千余人，肃容观听，由是公卿以下，皆奉佛法，州郡受化事佛者，十室而九，僧尼万数。师译经律三百八十卷。大营塔寺。坐禅者常以千数。师于弘始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入灭。寿七十岁。入灭日谓众曰。所译惟十诵律。未及删繁。义契佛心。焚身之日。舌不焦坏。言讫而逝。荼毗舌果不坏。若红莲色(出高僧传及北史)。

魏太祖下诏曰。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歿。神踪遗法。信可依凭。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寺舍令信向之人。有所依止(出魏史

)。

太祖于虞地造十五级浮图。又造开泰定国二寺。写佛经论。造千金佛像。每日法集三百名僧讲道(出弘明集)。

魏太武废释教。遘痲疾两年。为中常侍宗爱所弑。皇孙浚。即帝位。群臣多请帝复释教诏曰。夫为帝王者必祇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着生民。济益群品。虽在往古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喜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教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寻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门。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拨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今制诸州郡县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寺塔其有好乐佛法欲为沙门者。听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于是向所毁佛寺。率皆修复。又敕有司于五级大寺。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铜佛像。各一丈六尺。帝亲。为沙门师贤等。五人下发。以师贤为道人统(出魏书并僧史略)。

献文帝。聪慧夙成刚毅有断。雅好浮图之学。常有遗世之心。传位太子宏。徙居崇光宫。宫在北苑。建鹿野寺于苑中之西山。与僧居之。时谈禅理(出魏史帝纪)。

帝尝造四方诸寺。一千余所。度僧尼七万七千人(出北史并弘明集)。

宋武帝姓刘，以京口故宅，为普照寺，设斋内殿，施赀资三万，帝手书戒经，口诵梵本，造寺五所(出帝纪并稽古略)。

文帝元嘉五年，造禅灵寺，常供千僧，九年幸大庄严寺，设大会，帝亲同四众坐地，及斋，众以过午不食，帝曰：日才中耳，道生法师曰：白日丽天，天既云中，何得非中，举钵便食，众随之，帝大悦。元嘉八年。帝诏求那跋摩尊者(中天竺人)赴京。帝迓劳殊勤。问以佛道。称旨。帝悦。尊之为师。命居祇洹寺。供给隆厚。于寺讲法华经。并十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以听法。法席之盛。前未有也。十九年。西域献帝火浣布袈裟。帝时白衣之(出宋史并弘明集)。

孝武帝于中兴寺建八关斋戒，中食竟，从臣袁敏孙等更进鱼肉，帝怒，并与免官，帝诏昙宗法师忏罪，帝因曰：朕有何罪，而劳师为忏？宗曰：舜称予违汝弼，禹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陛下履道思冲，宁得独异，帝大悦(出高僧传)。

明帝尝造佛丈六金身。旦食常斋。日诵般若。爰感舍利。造普光寺。帝谓道猛法师曰：师非直道益苍生，亦乃有光世望，敕讲成实论，公卿毕集，帝亲临听(出高僧传)。

帝问志公曰：牛首山有何神圣？志曰：文殊领一万菩萨，夏居五台，冬居牛首。云云(出六帖)。

(○四众。比丘。比丘尼。五戒男。五戒女。)

何尚之

出宋史

元嘉十二年，文帝谓侍中尚之曰：范泰、谢灵运、常言六经本在济俗，若求性灵真要，则必以佛理为指南。近见颜延之折达性论，宗炳难黑白论，并明达至理，开奖人意，若率土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矣！尚之曰，渡江已来，王导、周顛、庾亮、谢安、戴逵、许询、王蒙、郗超、谢尚、王坦之、臣、高祖兄弟(何充兄弟)，莫不禀志归依。夫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人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此明旨所谓坐致太平者也。故图澄适赵，二石减暴，灵塔放光，符捷损虐，神道助化，昭然可观。至于土木之功，虽若钜费，然值福报恩，不可顿绝。羊玄保进曰：此谈盖天人之际，岂臣所宜预，窃谓秦楚强兵，孙吴吞并，将无取于此也。尚之曰：夫礼隐逸则战士息，贵仁德则兵气销，以孙吴为志，动期吞并，则将无取乎尧舜之道，岂特释教而已哉！帝悦曰：释门之有卿，犹孔门之有季路，恶言不入于耳也。

范泰(子作)

出汉书

泰博览群籍，好为文章，暮年事佛甚精。子晔，撰东汉书，其西域论略曰，佛道神化兴自身毒，其国则殷乎中土，玉烛和气，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神迹诡异，则理绝人区；感验明显，则事出天外。而张騫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身毒。梵语。即天竺也）。

北魏孝文帝

释鉴并北史正宗记

帝，改姓元氏，上皇敕自今祭天地宗社，勿用牲，唯荐以酒脯。造建明寺，诏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一百人为僧，中州五十，下州二十五，著令以为常，诏懿德法师，听一月三入殿，俾朕餐禀道味，光饰朝廷。帝在位二十九年，手不释卷，暇则自讲，六宫侍女，皆持六斋，度僧造寺甚众。宣武帝，孝文帝次子，诏西域菩提流支，于紫极殿译楞伽经，帝亲笔受。又于式干殿。讲维摩经。国家大寺四十七所。三公等建寺八百四十所。百姓造寺院三万一千所。僧至二百万。时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帝别立永明寺。房舍千余间以处之，远近承风，无不事佛。孝明帝，宣武次子，诏诸郡，立五级浮图，胡太后敕宋云，与沙门慧生等，往西天求经，四年宋云等使西域还，得佛经一百七十部。太和十八年。帝幸徐州白塔寺。寺有道登法师入灭。下诏伤悼。施绢千疋。斋一切僧。京城七日行道。中天竺佛陀禅师。志爱嵩岳。帝敕就少室山

。立少林寺居之。师度弟子僧稠。慧光，孝明帝正光二年。达磨自梁入魏，至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帝三诏不至，就赐摩衲袈裟，金钵，银水瓶，缯帛，师不受，三返然后受之。胡太后。建永宁寺在宫侧。铸金像高一丈六尺者一。如中人者十。王像二。造九层浮图。高十九丈。上刹竿高十丈。塔金铃铎如瓮大。静夜声闻十里。自佛法入中国。塔寺之盛。未之有也。魏国通有佛经。四百十九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

南齐高帝

方志并弘明集

帝在位持斋修十善。诵持般若经。书写法华经。四月八日。铸一千金佛像。七月十五日。普寺供僧。造陟岵正。观二寺。

萧子良

广弘明集

萧子良封竟陵王，与文惠太子，并精佛理，每招致名僧，讲论佛乘，尊法之盛，江左未有，或亲为众僧赋食行水。子良尝梦东方普光世界，天王如来，说净住净行法门，因注净住子二十卷，谓净身口意，如戒而住也。净行者，以诸业净则化行于世也(齐永明八年，感梦乃注法门三十一条，备载广弘明集三十二卷)。

梁武帝

出南史

天监二年癸未，侯景生，即齐东昏侯后身。是日志公在便殿，赐坐，忽攀蹙，引颈叹曰：仇敌生也！帝罔测。三年四月八日，帝舍道奉佛，亲制疏文曰：弟子萧衍，在昔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今舍旧习，归凭正觉，愿使未来生世，童男出家，广化众生，共取成佛，宁在正法，长沦恶道，不乐依老，暂得生天，陟大乘因，永离邪见(云云)。天监十八年。四月八日。帝延慧约法师于等觉殿。受菩萨戒设无遮大会。帝自受戒后。过午不食。膳无鲜腴。唯豆羹。粝饭而已。或遇事冗。不暇就食。日才过中。便漱口而坐。大同元年。法师入灭帝素服临丧哭之。辍朝七日。诏葬独龙山。从师受戒者万八千人。皆服缞麻。哭送葬所。太清三年夏四月，逆贼侯景陷台城，以甲士五百人自卫，带剑上殿拜讫，帝神色自若，使引向三公坐榻，谓曰：卿在戎日久，无乃为劳乎？景惶惧，不能对，出谓左右曰：吾每据鞍临敌，矢石交下，了无所怖，今见萧公，使人畏慑，岂非天威难犯，吾不复见之矣。及景自称大丞相，而征求无已，帝恶，后寝疾，安卧不动，斋戒不衰，日夕念佛，不绝于口。时皇子侍侧。五月丙辰，大渐，不能进膳，久而口苦，索蜜未至，而举手曰：荷荷(荷即莲花，鉴以荷荷为愤怒之声，何毁之太过耶)。遂崩于净居殿，年八十有

六，在位四十九载。帝日角龙颜，舌纹八字，项有浮光，身映日无影，右手纹成武字，幼尝蹈空而行，所居之室，常若云气，人或遇者，体辄肃栗，前后受命符瑞，凡六十余事，及即位，太极殿常有六龙，各守一柱，其神奇异瑞，自书契以来，人君皆所未有。幼而好学，六艺备闲，棋登逸品，至于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并洞精微。虽登大位，万机多务，犹手不释卷，然烛测光，常至戌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经义注讲疏等，合二百余卷，赞、序、诏、诰、铭、诔、箴、颂、笈、奏、诸文，凡一百二十卷。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听览余暇，即于重云殿、同泰寺、讲说，名僧颖学，四部听众，常万余。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五十外，便断房室，不食酒肉，不取音乐，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举乐。勤于政事，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然仁爱不断，每决死罪，常矜哀流涕，然后可奏。性方正，虽居小殿暗室，常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尝褰袒，虽见内竖小臣，如遇严宾焉，谥曰武帝，庙号高祖(四部。即四众)。

释鉴曰：因果之故严矣哉！仁慈之德大矣哉！东昏以武帝为仇，终必致报，武帝道隆德重，东昏但能使其失国，不能复害其身，帝其以身示现，令两义双彰，为天下万世法者乎！元帝承圣元年壬申四月，景败，寻伏诛，传首江陵，暴尸于市，士民争食之，并骨皆尽。

史官魏征曰：高祖固天攸纵，聪明稽古，道亚生知，学为博物，允文允武，多艺多才。爰自诸生，不羁之度，属昏凶肆虐，天伦及祸，糾合义旅，将雪家冤，曰：纣可伐，不期而会，龙跃樊汉，电击湘郢，剪离德如振槁，取独夫如拾遗，其雄才大略，固不可得而称矣！既悬白旗之首，方应皇天之眷。而布泽施仁，悦近来远，开荡荡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学，盛饰礼容，鼓扇玄风，阐扬儒业，介胄仁义，折冲樽俎，声振寰区，泽周遐裔，干戈载戢，凡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

念常曰：魏征公论梁武帝，可谓天下仁人之言也。而新唐史，萧瑀传赞亦曰：梁萧氏，兴江左，实有功在焉，厥终无大恶，以浸征而已，故余祉及其后裔，以此验征公之论，益可详矣！然韩退之尝曰：梁武饿死台城，盖谓其屏嗜欲，绝午后食，至临终斋戒不衰，在恣情丰美享用者视之，近乎饿死耳。犹孔子称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其征意乃所以成其美焉。岂谓不得食而饿死哉！凡谓得失成败，如魏征公之言，乃春秋责备贤者之旨，得不为万世之公道哉！

梁昭明

出梁史

名统武帝长子，卒谥昭明，五岁遍诵五经，天性好佛，于东宫立慧义殿

，招天下名僧居之，凡佛经论，披览略遍，撰诸注述，自出宫二十年，不畜声乐，唯以法为乐。

沈约

广弘明集

约字休文，不饮酒，少嗜欲，居处俭素，仕至尚书仆射。尝着忏悔文，对三宝前忏悔，其词恳切，追自愧责，又着中食论一卷，谓一则势利荣名，二则妖妍靡曼，三则甘旨肥浓，皆使心神昏惑，不能得道，故圣人禁此三事。复有千僧会愿文，慈悲论礼佛愿疏，舍身等文(备载广弘明集)。

家训归心篇

北齐颜之推撰

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素归心，勿轻慢也。其间妙旨，具诸经论，不复于此少能赘述，但惧汝曹犹未牢固，略重劝诱耳。原夫四尘五阴，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慧，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老庄之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之禁，与外书仁义五常符同。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军旅，宴飨刑罚，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耳。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俗之谤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无方，为迂诞也。其二，以吉凶祸福或未报应，为欺诳也。其三，以僧尼行业，多不精纯，为奸慝也。其四，以糜费金宝，减耗课役，为损国也。其五，以纵有因缘，而报善恶，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后世之乙乎，为异人也。又戒杀家训云，儒家君子，尚离庖厨，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高柴曾晰，未知内教，皆能不杀，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含生之徒，莫不爱命，去杀之事，必勉行之。见好杀之人，临死报验，子孙殃祸，其数甚多，不能具录耳。

陈武帝(讳霸先，字兴国，仕梁，灭侯景有功，进位相国，封陈公进爵为王，受梁禅)

辩正录

永定元年，诏迎佛牙于杜姥宅，设四部无遮大会，二年，于扬州，造东安、兴皇、天宫、等寺。五月，帝幸大庄严寺舍身，翌日，表请还宫，设会供僧，布施，放生。金陵七百余寺，侯景焚荡几尽，帝悉令修复。译经讲道，诏写藏经，造金铜佛像，度僧尼各若干(金陵，战国楚威王时，以其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

文帝(讳茜，字子华，武帝兄，昭烈王长子)

广弘明集

天嘉四年，于太极殿，设无碍大会，行舍身法，修治故寺，写经度僧，倍于前朝(出六帖)。

尝制法华忏文，略曰，窃以前佛后佛，种种因缘，已说当说，各各方便，莫非真语，悉为妙法，理无二极，趣必同归。但品位分浅深，觉悟有迟速；法雨一味，得之者参差。法雷一音，闻之者差别，是以小乘顿教，由此各名，声闻菩萨，因斯分路，至如鹿苑初说，羊车小乘，灰断涅槃，分段解脱。以诸佛之善巧，会众庶之根机，是曰半字，未称三点。及夫会三归一，返本还源，说大乘经，名无量义，灭化城于中路，驾宝车于四衢，衣里明珠，隐而还现，髻中珍宝，于焉始得。出宝塔于虚空，涌菩萨于大地，现希有事，证微妙法，最胜最尊，难逢难值。弟子以因地凡夫，属符负荷，欲宪章古昔，用拯黎元，所以凭心七觉，系念四勤，住菩萨乘，显无三之教，学如来行，开不二之门，汲引群迷，导示众惑。今谨于某处，建如干僧，藏法华忏，愿多宝如来，从地涌出，普贤菩萨，乘象空来，并入道场，证明功德，总持性相，同到无生(宣帝，昭烈王次子，于扬州，建太皇寺复造七级浮图，诏僧未满五夏者，皆参律部。帝在位，造金铜佛像，写藏经度僧尼，盛拟先朝，出释鉴)。

隋高祖

三宝纪隋纪辩正录

开皇元年三月。诏于五岳之下。各置僧寺一所。七月诏曰伏惟太祖武元皇帝。间关三代。造我皇基。追仰神猷。事冥真寂。思欲广崇宝刹。经始伽蓝。增长福田。微副幽旨。其襄阳。隋郡。江陵。晋阳。并宜立寺一所。建碑颂德。每年国忌日。设斋行道。八关忏悔。奉资神灵。八月制曰。昔周道既衰。群凶鼎沸。朕出车练卒荡涤妖丑。节义之徒。轻生忘死。干戈之下。每闻殒落。永念群生蹈兵刃之苦。有怀至道。兴度脱之心。思建福田。法力冥助。庶死事之臣。善根增长。悖逆之侣。从暗入明。并究苦空。咸拔生死。可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是冬沙门智周等。自西域还。进梵本经二百六十部。敕付有司召人翻译。三年三月诏曰。朕钦崇圣教念存神宇。其周朝所废之寺。咸可修复。又敕中。好生恶杀。王政之本。佛道垂教。善业可凭。禀气含灵。唯命为重。宜劝励天下同心救护。其京城及诸州官所立寺。正五九月常起八日至十五日。当寺行道。其日远近民庶。凡是有生之类。悉不得杀。五年诏曰。朕夙膺多祉。恭嗣宝命。方欲归依正觉。钦崇圣果。今请经法师于大兴善殿。授朕菩萨戒。然菩萨之教。以解脱为先戒。行之本。慈悲为始。今囹圄幽闇。有动于怀。自流罪以下。悉可原放。又敕曰。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嘱。自今以后。乞朕一世。每月常请二七僧随番上下转经。经师四人。大德三人。于大兴善寺。读一切经文。十年敕曰。自开皇十年己前。诸有僧尼私度者。

及境内之人乐道。并听出家。十一年制曰。如来设教。义存平等菩萨用心。本无差别。故能津梁品庶济度群生。朕位在人主。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诸法豁然。体无彼我。况于福业。乃有公私。自今凡是营建功德。普天之内。混同施造。随其意愿。勿生分别。庶一切法门。同归不二。十方世界。俱至菩提。十三年。皇第三子。蜀王秀。猎政州之野。马突入一古窑。满窑皆佛菩萨之像。帝闻。诏诸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捡括。运送近寺。率土苍生。各施一文。委官装饰。帝立疏文略曰。弟子杨坚。今于三宝前。至心忏悔。周室毁像残经。慢僧破寺。如此重罪。悉为忏悔。敬施一切毁废经像。绢十二万疋。愿三宝证明。受我忏悔(云云)。皇后亦施绢十二万疋。王公已下。台官主将。以至州县佐吏。诸寺僧尼。京城宿老。下逮黔黎。一一施钱。再日设斋。奉庆经像。诏于诸州名山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十四年敕率土之内。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听纶额。私度者附贯。十五年。帝以僧尼时有过失。付内律佛制。不许俗看。帝及皇后。于京师法界尼寺。造连基浮图。下安佛舍利。七月放大光明。请法纯禅师入内。为皇后受戒。十七年正月。沙门宝贵。以开皇已来新所译经奏上。帝亲制序。翻经学士费长房。初为僧。周武废教返俗。帝召预参译笔受词义。长房撰历代三宝纪十五卷。下敕行之。二十年。诏有毁佛经像者。以恶逆论。帝谓灵藏律师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是道人天子，有离俗者，任师度之。由是度僧至数万，帝大悦曰：律师化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意则一也。初帝微时，遇梵僧以舍利一裹授之曰：檀越他日，为普天慈父，此大觉遗灵，与汝供养。及帝即位，尝与法师昙迁，置舍利掌中数之，或少或多不定，迁曰：诸佛法身，过于数量，非世所测。帝始作七宝箱贮之，忽忆其事，诏曰，仰惟正觉，大慈大悲，救护众生，津梁庶品，皈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共修福业，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召沙门堪宣道者三十人，各将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陆香百二十斤，分送舍利，往岐、雍、秦、华等三十州建塔，期以十月十五日午时。同入塔。帝于十月十五日午时。御大兴殿西向执圭而立。延请佛像。及沙门三百六十人。幡盖音乐。自大兴寺迎来至殿。烧香礼拜。率文武百僚斋食及舍利入塔时毕。后三十州表奏，皆有瑞应。二年正月，复敕秦、陕、恒、杭等、五十三州建塔，期以四月八日午时，同入塔，并如前式，各有感验。仁寿二年。五月十五日。雍州天雨金屑宝花。七月十五日。长安延兴寺。铸丈六金铜佛像。天雨宝屑银花。帝在位二十四年。写佛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卷。修治故经四百部。造金铜佛像。六十余万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九千余躯。宫内造绣织像。及画像。五彩珠幡。不可称计。崇缉寺宇。五千余所。译经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经论。垂五百余卷(详载广弘明集。并王邵记)。



王通(字仲淹)

文中子集

隋大业十三年，通疾，闻炀帝被害，泫然而兴曰：生民厌乱久矣！其或者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通卒于家，门人谥曰文中子，弟子薛收等，編集其言，名中说。其周公篇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或问佛？文中子曰：圣人也，其教何如？曰：西方之大教也。或问长生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义不修，孝弟不立，奚为长生。

李士谦喻报说

出隋书

谦少丧父，事母以孝闻，其族伯父瑒，每叹曰：此儿吾家之颜子也！善天文术数，自以少孤，魏广平王赞，辟开府参军事，隋有天下，毕志不仕，未尝饮酒食肉，口无杀害之言。如此积三十年，雅好举止，约以戒定。有谓其修阴德，士谦笑曰：夫阴德其犹耳鸣，唯已知之，人无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知，何阴德之有。善谈玄理，尝有一客在座，不信佛家报应之说，士谦谕之曰：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岂非休咎之征耶？佛经曰：轮转五道无复穷已，此则贾谊所云，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之谓也。佛道未东，而贤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为黄能，杜宇为鷓鴣，褒君为龙，牛哀为虎，君子为鹄，小人为猿，彭生为豕，如意为犬，黄母为鼃，宣武为鳖，邓艾为牛，徐伯为鱼，铃下为鸟，书生为蛇，羊祐前身李氏子，此皆佛家变异形报之验。客人曰：邢子才云，世有松柏化为樗栎，仆以为然？士谦曰：此不类之谈也，变化皆由心业，岂关木乎。又问三教优劣？士谦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难而去。

念常曰：北史，史官蒋沈等，记李君之事，详悉如此，岂非心怀佛德，尽己之诚，不敢欺誅后之来者欤！士谦以日月星方三教，以其照明世界，运转生灵，则一德也。是三者，阙一则安立不成，故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贤哉李君，吾见其深于性命之大原也。

杨素(字处道)

出统纪

素，奇策高文，为一时之杰，封越国公，尊重佛法，造光明寺。尝游华岳道观，见壁间画像，问道士曰：此何图也？道士曰：老子化胡成佛图。素曰：承闻老子化胡，胡人不受，老子变身为佛，胡人方受，是则佛能化胡，道不能化，何言老子化胡乎？老子安用化胡为佛？何不化胡为道？道流不能对。

唐高祖

## 旧唐史并辨正录

帝于朱雀门南街，建道场，设无遮大会。又设千僧斋，舍晋阳旧第为兴圣寺，前后共建七寺，又为太祖元皇帝，造栴檀像三躯，以荐冥福。

## 太宗

### 旧唐史并稽古略

贞观元年正月，诏在京德行沙门，并各于当寺，行道七日，斋供所须，有司准给。二年三月。帝追念初平天下。手所诛戮。将近千人。切以如来圣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杀害为重。受命有司。京城诸寺。为建斋转经行道。七日七夜。竭诚礼忏荐度。所有御服。并用檀舍。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藉此弘济。下敕正五九月。月六斋日。普断屠杀。三年诏曰：有隋失道，九服沸腾，朕亲总元戎，致兹明罚，切恐九泉之下，尚沦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所以树立福田，济其魂魄，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殒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望法鼓所震，变炎火于青莲，清楚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所司量定处所，并立寺宇，具为事条以闻，称朕矜哀之意。五年，以庆善宫，为慈德寺。七年，敕禁堰塞取鱼，并断屠杀，诏曰：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度僧尼，数以三千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华夷，当处所度多少，有司详定，务取德业精明，其往因减省还俗，及私度白衣之徒，若行业可称，通在取限。时天下寺三千七百余所，度僧一万七千余众。诏法师玄琬入宫。为妃嫔及皇太子诸王等。授菩萨戒。琬于十年十二月。将入灭。遗表曰。圣帝明君恭敬三宝。沙门或有犯法。不应与民同科。乞付所属。以僧律治之。并上安养论。三德论。帝嘉纳之。有诏伤悼。遗太子临吊。敕有司给葬具。仍于葬所。建佛塔一区。敕庶子李伯药撰碑。十五年五月戊辰，帝幸宏福寺，召大德道懿等五人，赐坐，谕以创寺，为专一追崇穆太后，言发涕零，懿及左右，皆哽咽逡巡。自制疏，施绢二百疋，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某，令回向罢，顾谓道懿等曰：顷以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名位在前，师等应有恨耶？道懿曰：陛下尊祖宗，懿等蒙荷国恩，安闲学道，诏旨初下，咸皆欢悦，讵敢有恨。帝曰：尊祖重亲，有生之大本，故先老子，以别亲疏之序，非不留心于佛也。朕自有国以来，未尝创立道观，凡有功德，并归僧舍，虽往日操戈临阵，亦未始纵威滥杀，但所在战场，皆立佛寺。至于太原旧第，亦以建寺奉佛，朕存心如此，师等想未谕也。道懿等遽起趋谢，帝曰：少坐，此是朕意，不述则人不知，天时向热，寺宇未备，今所施可别造经寮，令众僧宽展行道。十八年诏曰。如来灭度。以末代浇浮。付嘱国王大臣。护持佛法。然僧尼出家。戒行须备。若纵情放逸触途烦恼关涉人间。动遗经律。既失如来玄妙之旨。又亏国王受付之义遗教经。是佛涅槃所说。戒勒弟子。甚为详要。末俗缙素。并不崇奉。

大道将隐。微言且绝。永怀圣教。用思弘阐。宜令所司。差书手十人。多写经本。务尽施行。其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见僧尼业。行。与经文不同宜公私劝勉。必使遵行。十九年正月，玄奘法师，自西域还，帝曰：师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朕甚嘉焉。奘奏西域所获梵本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乞就少林宣译，帝曰：朕顷为穆太后，创弘福寺，可就彼翻译，敕房玄龄监护，资备所须，一出天府。二十年七月辛卯，法师玄奘，表上新译菩萨藏经，六门陀罗尼经，显扬圣教论，大乘杂集论，凡五部，五十八卷，请帝为圣教序，降手敕曰：省书具悉雅意，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表，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度门，弘阐大猷，荡除众罪。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道幽微，岂能仰赞，侧请为序，非己所闻。奘重表请制，乃许之，手敕答曰：朕才谢圭璋，言惭博达，至于内典，尤所未闻，昨制序文，深惭鄙拙，矜翰墨于金简，标瓦砾于珠林，忽得来书，谬承褒赞，循躬省虑，弥益厚颜，善不足称，虚劳致谢。帝复览新译菩萨藏经，爱其辞旨微妙，因诏皇太子，撰菩萨藏经后序。十月车驾还京师，敕有司于北阙、紫微殿西南，创弘法院，留奘居禁中，昼则陪御谈论，夜分就院译经。十二月，皇太子为文德皇后创大慈恩寺成，诏选京城宿望五十大德，各度侍者六人，入居新寺。是月丙辰，太子备宝车五十乘，迎诸大德，并彩亭宝刹数百，具奉安新获梵夹诸经、及瑞像、舍利等。敕太常九部乐，及长安万年音乐，京城诸寺，花幡导引入寺，帝御安福门楼，执炉致敬，经像过尽始罢，皇情大悦。又断卖佛道像，敕曰：佛道形像，事极尊严，伎巧之家，多有造铸，供养之人，竞来买赎，品藻工拙，揣量轻重，买者不计因果，止求贱得；卖者本希利润，惟在价高，罪累特深，福报俱尽，违犯经教，并宜禁约。自今已后，工匠皆不得预造佛道形像鬻卖，其现成之像，亦不得消除，各令分送寺观，令寺观徒众，酬其价直，仍仰所在州县官司检校敕到，后十日使尽（帝依梵网经，故不许卖佛形像也）。二十二年，上在春宫日，天阴掌疼，问及左右，对曰：应是太子洞玄下针处。于是思报昊天，追崇福业，命有司择地，为母文德顺圣皇后建慈恩寺，凡十余院，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度僧三百员，敕奘三藏为上座，盛事如碑所载。是岁六月。帝幸坊州。玉华宫。召奘法师至。帝曰。比日所译何经。奘曰。近译瑜伽师地论。帝览之。谓侍臣曰。佛教广大。若瞻天瞰海。莫测高深。九流典籍如汀濞方溟渤耳。世言三教齐致者。是妄谈也。敕有司拣秘书手写新译经论各九部。令宣赐九州总管。展转流布。异率土之内。同禀未闻之法。司徒长孙无忌。中书令褚遂良。奏曰。佛教冲玄。天人莫测。言本则甚深。语门则难入。伏惟陛下至道照明。辉光昱日。泽沾遐界。化溢中区。拥护五乘。建立三宝。致法师叔叶而秀质间千载而挺生。陟重险以求经。履危途而访道。见珍异俗。具获真文。归国翻

宣。若庵摩之始说。精文奥义。犹金口之新开。皆陛下圣德所感。臣等愚瞽。预此见闻。苦海波澜。舟航有寄。况天慈广远。使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餐妙法。臣等亿劫忻逢。不胜庆幸。帝问奘曰：法门之益，何所宜先？对曰：弘法须人，度僧为最。帝大悦，由是广度僧尼，二十三年四月，帝幸翠微宫，法师玄奘陪驾，每谈叙渊奥，帝必攘袂曰：与法师相值恨晚耳！未尽弘法之意。夏五月，帝不豫，帝执太子手曰：无忌、遂良在，国家事，汝无忧矣！是年崩于含风殿，年五十有三。

太史令傅奕，善天文历数，在隋为道士，甚不得志。太史令庾俭，耻于术官，荐奕以代，既承命，得志朝廷。自武德贞观年，为太史令，性不信佛，凡七上疏请除佛法，高祖悟奕誉道毁佛，太宗以其疏，付群臣议，大臣皆曰：佛法兴自屡朝，弘善遏恶，冥助国家，理无废弃。萧瑀曰：佛圣人也，而奕非之，非圣者无法，当治其罪。一日太宗谓奕曰：佛道微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汝独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西方桀黠，欺誅夷狄，及流入中国，尊尚其教，皆邪僻纤人，摸写庄老玄言，饰其妖妄，无补于国家，有害于百姓。帝恶其言，不答。自是终身不齿。萧瑀曰：地狱正为此人设。李师政着内德论三篇辩之。奕后临终恶病，并堕地狱事，俱出冥报记，今六道集已载。祥符常禅师曰：尝慨资治通鉴，言贞观中，有僧自西域来，善咒术，能令人立死，复咒之令苏。太宗择飞骑中壮者试之，皆验。因以问傅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干正，请试咒臣，必不能行。令咒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遂不复苏，此必好事者曲为之辞，何则？若使果有是，则僧非真僧，咒非真咒，正谓邪术耳，固不足以张吾教之疵也，而况断无此理。彼自西域远至长安，其术能死人而复苏，乃不暇自能卫其身，对常人无故而僵死，虽儿童莫之信也。又当时京城，有大德僧、慧乘、玄琬、法淋、明瞻诸公，其肯坐视伪僧破坏教门，不请峻治，乃留帝命傅奕辩耶？佛制戒律，虽春蹊生草，犹不许比丘践之，恐害其生也，况肯说断人命咒传于世乎？故余谓好事者曲为之辞，断可见矣！空谷曰：太宗明君也，岂不识破彼邪术乎？况贞观初，有道德高僧，杜顺和尚等十余人，续有三藏玄奘法师、清凉观国师、宣律师等，常居辇下，太宗朝夕聚话论道，无虚日。诸师明通五眼，学贯九流，担荷佛法重任者也，何不破除邪术，而容其迟玩乎。

高宗

旧唐史并高僧传

永徽三年，帝用七宫亡者衣物财帛而建雁塔于慈恩寺。其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仿西域制度，而有五级，并象轮露盘，高一百八十尺，层层中心，皆葬舍利，不啻万颗。上层以石为室，南面立碑，载二圣所制三藏圣教序记，乃

尚书右仆射、河南公褚遂良笔也。永徽五年特旨，度沙弥窥基为大僧。显庆元年，敕天下僧尼有犯国法者以僧律治之，不得与民同科。三年六月十二日。帝创西明寺成。十三日。帝出绣像长幡。送寺安奉。七月。诏迎玄奘法师入居西明寺。四年。帝以玉华宫为寺。追崇先帝。诏奘法师居之。麟德元年二月，奘法师卒，帝哭之恸，辍朝三日，顾左右曰：朕失国宝矣！可谓痛心。敕准如来故事，敛以金棺银椁，塔于浚水之东原。敕搜聚天下化胡经焚弃，不在道经之数。时洛京恒道观，柏彦道士等，奉表乞留。诏曰：三圣重光，玄元统叙，岂忘老教，偏意释宗。朕志欲还淳，情存去伪，理乖事舛者，虽在亲而亦除，义符名当者，虽有冤而必录。自今道经，有记及化胡事者，并宜削除，有司条为罪制(化胡经一百卷，晋道士王浮伪造)。则天武后。闻于阗国。有梵本华严大经。即遣使奉玉帛。往求之。并请彼国善梵学者一人。随经以来。于阗国主以实叉难提(此云学喜)。妙华严宗旨。遣赴命。则天见之大悦。诏入大遍空寺。同三藏菩提流志法师。神测。玄景。复礼等大德翻译。则天幸寺。嚩施供饌。至圣历二年。十月八日功毕。成八十卷。天册元年。诏沙弥法藏。于太原寺开示华严宗旨。方绪经题。感白光显然自口而出。须臾成盖。停空久之。万众欢呼叹异则天命京城十大德。为藏授具戒。赐号贤首。

解惑编卷上之上

音释

𪔐

(音痞。)

迦叶佛

(梵语迦叶。此云饮光。亦名大龟氏。姓也。今此娑婆界。名为贤劫。有一千佛出世。今此住劫有二十个小劫。初从人寿八万四千年。过一百年减一岁。减至人寿十岁复过一百年增一岁。增至人寿八万四千年。此一减增名一小劫。共计一千六百八十万年。谓经十六万八千个一百年。前八个小劫。无佛出世。今当第九小劫减至人寿六万岁时。拘留孙佛出世。减至人寿四万岁时。拘那含佛出世。减至人寿二万岁时。迦叶佛出世。减至人寿百岁。释迦如来出世。如来灭度。已三千余年。今当人寿六七十岁间。减至人寿十岁。复增至人寿八万四千年。又减至人寿八万岁时。弥勒佛出世。此是第十减劫也。从第十一二十三十四。小劫。皆无佛出世。至第十五小劫。有九百九十四佛。相继出世。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小劫。皆无佛出世。至第二十小劫。人寿增至八万四千年。住劫满时。有楼至佛出世。佛说法度众生毕。便入涅槃。即坏劫时至矣。言坏劫者。初火灾。二水灾。三风灾。则山河大地。乃至三十三天。初禅二禅三禅天。皆成空虚也。如是二十小劫。名为一中劫。共计三万三千六百万年。成

住坏空。四个二十小劫。即是八十个小劫。共计一十三万四千四百万年。名为一大劫也。是为天地成坏始终之极数。周而复始。运运无穷焉。)

释迦

(此云能仁。姓也。牟尼。此云寂默号也。)

岚毗尼园

(或作蓝弥尼。梵语也。华言解脱处。)

婕妤

(上音接。下音于。婕妤。女官。亦美称。)

浮图

(或言佛陀声相近也。华言净觉。然佛塔。名塔波。亦名浮图。华言聚。相。谓如来万德所聚之。相也。随文显义。乃能别之。)

尸毗王

(释迦如来。过去劫为大国王。名尸毗。视一切众生。如母爱子。勤修六度。时天帝欲试之。命毗首天。变身作鸽。帝自变身作鹰。逐鸽。鸽入王腋底。时鹰语王言。当还我鸽。王曰。我初发心。一切众生。我皆度之。鹰言。王欲度一切众生。我非一切耶。而夺我食。王曰。汝须何食。鹰言。我须新热肉。王念言。自非杀生。无由得也。云何杀一生。与一生。自思惟已。呼人持刀。王自割股肉与鹰。鹰言。王与我肉。轻重须与鸽等。王令人持秤。以肉对鸽。王割肉尽。始与鸽等。时天地震动。大海波扬。天散香花。时鹰语王言。割肉辛苦。心不恼耶。王言。我心欢喜。鹰言。谁当信汝。王誓曰。我割肉施。以求成佛。心不嗔恼者。愿令我身即当半复。时身半复如本。天帝复■赞叹礼足而去。)

慈力王

(过去世时。释迦如来曾为转轮圣王。发菩提心。为众生故求闻佛法。将有一梵志。言若王身上。剜作千疮。灌满膏油。然灯供养。我为解说佛法。王即命刽子持刀。剜满千疮。然灯供养。梵志即说半偈目。夫生趣死。寂灭为乐。王命诸天书偈传奄。闻者见者。悉发道心。云云。)

萨埵王子

(过去释迦如来。为王太子。名摩诃萨埵。游观山林。过竹林见一虎。新生七子。围绕饥饿。身体羸弱。命将欲绝太子心念。我今当舍此不净之身。以求无上菩提。成妙法身。即自放身。卧饿虎前。虎无力不能食。自以干竹刺颈出血从崖投下虎前。大地震动。天。雨杂花。妙香赞叹。虎即舐血食肉。唯余骨在耳。)

月光王

(亦名大光明住波罗柰国。心慈一切。不逆人意。常行布施。有一小国王。心生疾妒。令一婆罗门。从月光王乞头。王自思惟。我从无始来。未曾为法。空受生死。劳我精神。今以此身。欲求菩提。譬及众生。王即合掌。向十方诸佛菩萨作礼。白言。愿以威神助我。令得成办此事。王即自以发系树。婆罗门持刀寻断王头。持还本国。天地大动。日无精光。云云。尔时王者。即释迦如来也。今人病梁武奉佛失国。比上四王万万不及一也。)

兼纨

(上音兼。并丝绢也。下音完。又音玄素绮也。)

喆

(与哲同)。

桴

(音孚。击鼓杖也。)

[脈-月+角]

(音姑。乡饮之爵)。

耒

(力遂切。音磊去声。耕田曲木也。)

佚

(音逸。荡也。)

向

(音向。往时也。又不久也。)

樽俎

(上音尊。酒器。下音阻。祭器。)

四尘

(人身地。水。火。风而成也。)

五阴

(人身之色。受。想。行。识也。)

六舟

(施。戒。忍。进。定。慧之六波罗蜜。亦云六度。以此自度。度他也。)

三驾

(谓羊。鹿。牛三车。喻声闻乘。缘觉乘。佛乘也。)

分段解脱

(生死有二。一分段。二变易。分段者。谓三界内众生。随其作业。所感果报。身之形段。则有长短。命之分限。则有延促。是名分段也。变易者。谓声闻缘觉菩萨。虽离世间分段生死。而有方便等土变易。如初位为因。后位为果

。又后位为因。后后位为果。以其因移果易。故名变易也。若照见五蕴中。人我空故。灭烦恼障。即得分段解脱。若照见五蕴自性空故。即得变易解脱。)

### 三点

(。天竺伊字。即大涅槃。具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秘藏也。)

### 七觉

(亦名七觉支。亦名七菩提分。支即分也。一择法觉。二精进觉。三喜觉。四除觉。五舍觉。六定觉。七念觉。此七谓觉了所修之法。是真。是伪。各有支派分齐。不相杂乱也。)

### 四勤

(即四正勤。正则不邪。勤则不怠。一已生恶。令永断除。二未生恶。令不生。三已生善。令增长。四未生善。令得生。)

### 泫

(音铉。泫然流涕。)

### 场

(音羊。玉名。)

### 五道

(天。人。阿修罗。鬼。畜。地狱。今以修罗摄天鬼畜。故云五。)

### 黄能

(下音耐。三足鳖。禹父鯀为黄能。)

### 誅

(音戍。誅诱也。)

### 庵摩

(俱云庵摩勒。亦云庵没罗。即系其子。食之除风冷。人时手执此果。昔佛说法。于此闰中。)

### 济

(音铲水名。在京兆。)

### 頽

(音羽。头妍也。)

### 荼毗

(亦云阇维。此云焚烧。)

### 太宗自制疏

(文曰皇帝菩萨那弟子某稽首和南十方请佛菩萨圣僧。天龙大众。若夫至理凝寂。道绝名言。大慈方便。临机摄诱。济苦海以智舟。朗重昏以慧日。开晓度脱。不可思议弟子夙罹愆戾。早婴偏罚。追惟抚育之恩。每念慈颜之远。泣



血崩心。永无逮及。号天蹙地。何所屠身。岁月不居。炎凉亟改。荼毒之痛。在乎粉骨。敬养已绝。方恨不追。冤酷之深。百身何赎。惟以丹诚。归依三宝。谨于弘福道场。奉施斋供。并施净财。以充檀舍。用斯功德。奉为先灵。愿心悟无为。神迁妙喜。策绀马以入香城。蹶金阶而升宝殿。游玩法乐。逍遥净土。永荫法云。尝餐甘露。疾证菩提。早登正觉。六道四生。并同斯愿。)

### 六斋日

(此以上半月。下半月。各三日言之。上半月初八。十四。十五。下半月二十三。二十九。三十。上半月名白月。故月渐白渐圆。下半月名黑月。故月渐缺渐黑。十六日是下半月一日。二十三日是下半月八日。二十九三十日是下半月十四十五日。而天上日月以半月十月为限。海潮亦以半月消盈也。此之六日。天帝典主四天王。各镇一方。常以月八日二十三日遣使者下按行人间考察善恶。十四二十九日遣太子下。十五日三十日四王自下。特日月五星二十八宿。诸天俱下。四王命曰。勤察众生。施行吉凶。其有敬信三宝。守斋持戒。布施诵经。修诸功德。忠孝君亲。俱上奏天帝。帝敕司命。增福益寿。遣神营护。命终迎其神魂上天。住七宝宫。无愿不从。天上寿终。下生王侯之家。乃至成无上道。若有杀。盗。邪淫。妄言。恶口。瞋。痴。嫉妒。不行忠孝。夸佛法僧。不信善恶果报。四天王上奏天帝。使司命灭尊恶还来侵。生罹灾祸。死堕地狱。饿鬼。畜生。罪毕为人。生下贱家。是故应当斋日责心。慎身口意。改往修来。然佛法中。日无好恶。佛随世恶日因缘故。教众生斋戒。以除殃患。原此六日。教令受持八戒。日过中不食为斋。斋戒合称故名八开斋戒。非同世俗朔望不食荤。名为斋也。纵不能六日持斋戒。而依六日不茹荤。亦胜朔望千万倍。以朔望无所出处。上半月素二日。下半月一日皆无。是知世之朔望斋。无事无理。非正教也。)

法弟子陈启执捐资敬梓

解惑编一卷以此功德 四恩总报三有齐

资愿与阅者发菩提心福智圆明早成正

觉

康熙癸亥仲春吉旦识

解惑编卷上之下

广州南海宝象林沙门弘赞在惨编

中宗

旧唐史并传灯统纪

神龙二年，降御札，召六祖入京问法，遣内侍薛简，持诏迎请祖表辞以疾，简回奏，复遣使赐袈裟、瓶、钵，以谕主上向慕之意。诏义净三藏法师，于

内道场译孔雀诸经，御制圣教序，以冠经首，敕造圣善寺，八月诏天下试行童经义，通者度为僧(试经度僧此始)。景龙二年，敕崔思亮，往泗洲迎僧伽大师至京，帝及百僚皆称弟子，睿宗问万回禅师曰：僧伽何人？答曰：观音化身。普度僧尼万数。景龙三年。帝召道岸律师入宫。为妃主受归戒。图形林光宫。御制赞曰。戒珠皎洁。慧流清静。身局灵篇。心融入定。学妙真宗。观通实性。维持法务。纲纪德政。律藏冀其传芳。像教因而光盛(万回生号州闵乡。张氏咸亨四年。帝度为沙门。回幼时。致见书六千里外。朝往暮回。因号万回)。

玄宗

旧唐史

开元元年，敕以寝殿材，建弥勒佛殿。帝问神光法师曰：佛于众生，有何恩德，致舍君亲，弃妻子，而师事之？神光曰：佛于众生，恩过天地，明逾日月，德重父母，义过君臣。帝曰：天地日月，具造化之功，父母君臣，具生成之德，何以言佛并过此乎？神光曰：天只能盖，不能载；地只能载，不能盖。日则照昼，不照夜；月则夜朗，而昼昏。父只能生不能养；母只能养，不能生。君有道，则臣忠，君无道则臣佞。以此而推，德则不全，且佛于众生德则不尔，论盖则四生普覆，论载则六道俱承，论明则照耀十方，论朗则光辉三有，论慈则提拔苦海，论悲则度脱幽冥，论圣则众圣中王，论神则六通自在，所以存亡普救，贵贱皆携，惟愿陛下留心敬仰。帝悦曰：佛恩如此，非师莫宣，朕当生生敬仰。十九年，御注金刚经，颁行天下。天宝六年，诏不空法师入内立坛。为帝灌轮王顶。赐号智藏法师。帝自持宝箱。奉紫袈裟七年。大将军高力士。于西京建宝寿寺成。铸洪钟办斋以庆之。举朝毕集约以击钟一杵。施钱百缗。有乐施者。至二十杵。十二年。西番寇围凉州，帝命三藏不空祈阴兵救之。空诵仁王密语数遍，有神介胄而至，帝亲见之。问曰：此何神也？空曰：北方毗沙门天王长子也。空诵密语遣之，数日凉州捷报。二月十一日，城东北云雾间，有神兵至，威武雄盛，城北门楼有光明，空中鼓角，声震天地，西番贼畏惧，卷甲而去，帝悦，因敕天下城楼皆立毗沙门天王祠(梵语毗沙门，此云多闻长子，即那吒太子也。今道士以太子带骷髅立真武侧，罪大弥天，真武乃北方一神耳)。睿宗景云二年。诏起一行禅师赴阙。辞疾不行。开元三年八月。帝遣礼部赉诏诣当阳山起之至京。帝曰。师有何能。对曰。略能记览。帝命中官。取宫籍示之。师周览方毕。覆其本。记唱数幅。帝不觉降榻稽首曰。师实圣人也。嗟叹久之。帝以麟德历不验。诏师改撰新历。师推大衍数。立术以应之。曰开元大衍历。五十二卷。编入唐书历律志。十一年。师复制水运浑天黄道仪成。古未有也。帝悦。亲为制铭。安武成殿。以示百官。

肃宗(玄宗第三子)

## 旧唐史并稽古略

乾元元年大赦。帝于禁中立内道场。讲诵赞叹。诏五岳各建寺。听白衣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乾元二年。诏天下诸州。各置放生池。敕刺史颜真卿。撰天下放生池碑铭。诏不空法师入内建道场。为帝受转轮王位。七宝灌顶。

## 代宗

### 旧唐史并稽古略论衡

永泰元年，诏天下有司，毋得捶辱僧尼，九月铸金铜佛像于光顺门，率百僚拜祀之，十月吐蕃寇，逼京师，内出仁王经辇送西明诸寺，置百尺高座讲之，寇平，诏不空三藏法师，重译旧本仁王护国经，帝亲为之序，时寇，难屡逼，禄山思明毒流方煽，禁中讲诵仁王经，寇未及战辄去，非人事也。大历元年七月，作盂兰盆会于禁中，设高祖太宗以下七圣位，祈荐冥福，岁以为常，三年诏空，为近侍大臣，及诸镇将帅，悉授灌顶，六年，空进所译经，凡一百二十卷，七十七部，食邑三千户，固辞不已，九年，空曰，白月圆满吾当逝矣，上表辞帝，帝辍朝三日，赐绢布杂物，钱四十万，造塔。道士史华，以术得幸，因请立刀梯，与沙门角法。时沙门崇慧表请挫之，帝率百僚临观，华履刀而上，招慧登之，慧蹶而升，往复无伤。乃命以薪烈火聚于庭，慧入，以呼华，华惭汗，不敢正视。帝大悦，赐慧号护国三藏。帝一日召国师惠忠入内，引太白山人见之。帝曰：此人颇有见解，请师验之。师曰：汝蕴何能？山人曰：忝识山、识地、识字、善算。师曰：山人所居之山，是雄山，是雌山？山人茫然不能对，师曰：识地么？山曰：识。师指殿上地问曰：此是何地？山曰：容弟子算方知。师曰：识字么？山曰识。师于地上画一画曰：此甚么字？山曰：是一字。师曰：土上一画，是王字何谓一字耶？又问能算么？山曰能。师曰：三七是多少？山曰：国师玩弟子，三七岂非二十一。师曰，却是山人弄贫道，三七是十，何谓二十一。复问，更有何能？山人答曰：弟子纵有，亦不敢向国师开口。师曰：纵汝有能，亦俱未是。师却谓帝曰：问山不识山，问地不识地，问字不识字，问算不解算，陛下何处得此懵汉来？帝谓山人曰：朕有国位，不足为宝，禅师乃国宝也。山人曰：陛下真识宝者矣！帝尝与国师在便殿，指天下观军容使，鱼朝恩谓师曰：朝恩亦解些子佛法。朝恩即问师曰：何者是无明？无明从何起？师曰：佛法衰相今现。帝曰：何也？师曰：奴也，解问佛法，岂非衰相今现？朝恩色大怒，师曰：即此是无明，无明从此起。朝恩复抗声曰：有人言师今是佛，得否？师曰：朝廷有人言汝是天子，果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实非天子，师曰：我不是佛，所以二尊不并化。朝恩曰：师长作凡夫，无成佛时耶？师曰：我向后必当作佛，汝姓什么？朝恩曰：姓鱼。师曰：我向后作佛，不名惠忠；汝向后若作天子，改却姓，莫不姓鱼否

？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此去，实不敢向师论佛法。师谓帝曰：几怕杀此奴(出传灯并通载)。

德宗(代宗长子)

旧唐史并清凉本传

贞元二年，诏律师道澄入宫，为妃嫔内侍，授皈戒赐号大圆律师。四年诏迎凤翔法云寺，佛指骨，入禁中供养，传至诸寺，瞻礼。十五年四月，帝诞节，敕有司备仪辇，迎教授澄观国师，入内殿，阐扬华严宗旨。观升高座曰。大哉真界。万法资始。包空有而绝。相。入言词而无迹。妙有不有。真空不空。我佛得之。妙践真觉。廓净尘习。寂寥于。万化之城。动用于一空之中。融身刹以相含。流声光而遐烛。我皇得之。灵鉴虚极。保合太和圣文掩于百王淳风扇于万国。敷玄化以觉梦。垂天真以怡情。是知华严教旨。寂廓冲邃。不可得而思议矣。失其旨也。徒修因于旷劫。得其门也。等诸佛子一朝。帝顾谓群臣曰。朕之师。言雅而简。辞典而富。能以圣法。清凉朕心。仍以清凉赐为国师之号。朕思从来执身。心我人。及诸法定。相。斯为颠倒。群臣再拜稽首。顶奉明命。由是中外台辅重臣。咸以八戒师礼之。开成三年三月。师入寂。寿一百二岁。帝辍朝三日。奉金身塔终南山。未几。有梵僧至阙。表称于葱岭。见二。使者。凌虚而过。问之。答曰。北天竺文殊堂神也。往东取华严菩萨大牙归国供养有旨启塔。果失一牙。茶毗舌根不坏。如红莲色。舍利光明。莹润无数。

宪宗

出韩子外传

元和十四年正月，帝遣中使杜英奇，持香花往凤翔府、法云寺、护国真身塔所，请释迦文佛指骨入内。帝御安福门迎拜，留禁中供养三日，五色光现，百僚称贺。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膜拜，具释部威仪，及太常，长安万年音乐，旌幡鼓吹，伟盛殊特。刑部侍郎韩愈，上表陈谏，引古言今，称帝寿国祚之不延永。帝大怒，持以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诤。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已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尔。于是戚里诸王旧臣，皆为愈哀请，遂贬潮州刺史。既至潮，闻大颠禅师之名，致书请入郡问道，书曰：愈启，孟夏渐热，惟道体安和，愈弊劣无谓，坐事贬官到此，久闻道德，窃思见颜，缘昨到来，未获参谒，已帖县令，具人船奉迎，日久伫瞻，愈白。又书曰：愈启，海上穷处，无与话言，侧承道高，思获披接，专辄有此咨屈，此旬晴明，不甚热，倘能乘闲一访，实谓幸也，不宣。又书曰：愈启，慧匀至，辱答问，珍悚无已，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量。

传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终不可得而见耶？如此而论，读来一百遍，不如亲面对之。又曰：道无凝滞，行无系缚，苟非所恋着，则山林间寂，与城隍无异，大颠师论甚宏博，而必守山林不至州郭，自激修行，立空旷无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劳于一来，安于所识，道故如是，不宣。于是大颠至郡，留师旬日，或入定数日方起，愈甚敬焉。师辞去，不久，愈祀神海上，乃登灵山，造师之庐问曰：弟子军州事繁，省要处，乞师一句。师良久不顾，愈罔措。时三平为侍者，乃敲床一下，师曰：作么？平云，先以定动，后以智拔，愈乃拜三平而谢曰：和尚门风高峻，愈于侍者处，得个入路。师问愈曰：子之貌郁然，似有不怪，何也？对曰：愈之用于朝，享禄厚矣，一旦以忠言不用，夺刑部侍郎，窜逐八千里，播越岭海，丧吾女孥。及至潮阳，飓风鳄鱼，患祸不测，毒雾瘴气，日夕发作，愈少多病，发白齿豁，黜于无人之地，其生讵可保乎！愈之来也，道出广陵庙而祷之，幸蒙其力，而卒以无恙。以主上有中兴之功，已奏章道之，使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倘有意于此，则庶几召愈，述作功德，而荐之郊庙焉！愈早夜待之，而未至，冀万一于速归，愈安能有怪乎？颠曰：子直言于朝也，忠于君，而不顾其身耶？抑尚顾其身，强言之以徇名耶？且子生死祸福不悬之天乎！子姑自修，而外任命，可也。彼广陵其能福汝耶？主上今继天宝之后，奸臣负国，而讨之不暇，粮馈云合，杀人盈野，仅能克乎。而疮痍未瘳，方此之际，而子又欲封禅告功，以骚动天下，而属意在乎己之欲归，子奚忍于是耶？且夫以穷自乱，而祭其鬼，是不知命也，动天下而不顾以便己，是不知仁也；强言以干忠，遇困而抑郁，是不知义也；以乱为治，而告皇天，是不知礼也，而子何以为之？且子遭黜也，其所言者，何事乎？愈曰：主上迎佛骨入大内，愈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三代无佛，而年祚永久，晋宋梁魏事佛，不夭且乱，恐主上惑于此，是以不顾其身而斥之。颠曰：若是则子谬矣！佛也者，荫天人之大器，其道则妙万物而为言，其言尽性命之理，其教则舍恶而趋善，去伪而归真，其视天下犹父之于子也，而子毁之，是犹子而刃父也。吾闻善观人者，观其道之所存，而不较其所居之地。桀纣之君，跖蹠之徒，皆中国人也，然不可法者，以其无道也。舜生东夷，文王生西夷，由余生于戎，季札出于蛮，彼二圣二贤，岂可谓之夷狄而不法乎。今子不观佛之道，而徒以为夷狄，何言之陋也！以五帝三王之代，未有佛而长寿，则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何其夭耶！以事佛之人主夭且乱，则汉明为一代之英主，梁武寿至八十六，岂必皆夭且乱耶？且子尝诵佛书，疑其与先王异者，可道之乎？愈曰：何暇读彼之书。颠曰：子未尝读彼之书，安知不谈先王之法言耶？佛与人臣言，必依于忠，与人子言，必依于孝，及其言之至，无方者也，无体者也，妙之又妙者也。今子自恃通四海异方之学，而文章磅礴

，孰如姚秦之罗什乎？子之知来藏往，孰如晋之佛图澄乎？子之尽万物，不动其心，孰如梁之宝志乎？愈默然良久，曰：不如也。颠曰：子之才，既不如彼矣！彼之所从事者，而子反以为非。然则岂有高才，而不知子之所知者耶？今子屑屑于形器之内，奔走乎声色利欲之间，少不如志，则愤郁悲躁，若将不容其生，何以异于蚊虻，争秽壤淤稿之间哉。于是愈瞠目而不收，气丧而不扬，反求其所答，忙然有若自失。逡巡谓颠曰：师之言尽于此乎？颠曰：吾之所以告子者，盖就子之所能，而为之言，非至乎至者也。曰：愈也不肖，欲幸闻其至者可乎？颠曰：诚尔心，宁尔神，尽尔性，穷物之理，极天之命，然后可闻也，尔去吾不复言矣！愈趣而出。秋八月己未，帝与宰臣语次，久之，因语及愈有可怜者，而皇甫铺素薄愈为人，即奏曰：愈终疏狂，可且内移。帝纳之，遂授袁州刺史。愈复造颠庐，送衣二袭，请别曰：愈也将去师矣！幸闻一言。颠曰：吾闻易信人者，必其守易改；易誉人者，必其谤易发。子闻吾言，而易信之矣！庸知复闻他说，不复以我为非哉！遂不告。愈知其不可闻，乃去。至袁州，尚书孟简知愈与大颠游，以书抵愈，喜其改迷信向。愈答书，称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因与之往还也。近世黄山谷，谓愈见大颠之后，文章理胜，而排佛之词，亦少沮云（详见稽古略并通载）。

念常曰：旧史称退之性愎讦，当时达官，皆薄其为人，及与李绅同列，绅耻居其下，数上疏讼其短，今新史，则以退之排佛老之功比孟子。嘉祐中，有西蜀龙先生者，忿其言太过，遂择退之言行，悖戾先儒者，条攻之。一曰老氏不可毁，二曰：愈读墨子，反孟玷孔，若此类，二十篇行于世，及观外传，见大颠之说，凡退之平生蹈伪于此疏脱尽矣！欧阳文忠公尝叹曰：虽退之复生，不能自解免，得不谓天下至言哉！而荆国王文公亦曰：人有乐孟子拒杨墨也，而以排佛老为己功，呜呼！庄子所谓夏虫者，其斯人之谓乎！道岁也，圣人时也，执一时而疑岁者，终不闻道。夫春起于冬，而以冬为终，终天下之道术者，其释氏乎？不至于是者，皆所谓夏虫也。文公盖宋朝巨儒，其论退之如此，则外传之说，可不信夫。

穆宗（讳恒，宪宗第三子）

旧唐史

长庆元年三月。卢龙节度使刘总。举幽燕二十余郡归朝。乞为僧。诏赐僧衣。号大觉大师。署所居第。为报恩寺。长庆二年三月。帝遣左街僧录灵阜。赍诏起汾州无业禅师赴阙。阜至宣诏毕。稽首曰。主上此度恩旨不同愿师起赴。师笑曰。贫道何德。累烦人主。汝可先行。吾从别往。遂沐浴敷座。告门人慧愔等曰。汝等见闻觉知之性。与太虚同寿。一切境界。本自空寂。迷者不了

。即被境惑。一为境惑。流转不穷。常了一切空。无一法当情。是诸佛用心处。言讫端坐。至中夜而逝。阜回奏其事。帝钦叹久之。赐谥大达国师。师蒙宪宗两朝敬重。凡三诏不赴。师嗣马祖一禅师。

宣宗(讳忱，宪宗第十三子)

旧唐史

大中五年正月。诏弘辨禅师入内。帝曰。禅师既会祖意还礼佛看经否。对曰。沙门礼佛诵经。盖是住持常法。有四种焉。依佛戒修身。参寻知识。渐修梵行。履践如来所行之迹。帝曰。何为顿见。何为渐修。对曰。顿明自性。与佛无二。然有无始染习。故假渐修对治。令顺性起用。如人吃饭。非一口便饱(云云)。是日便对漏下七刻。帝悦。赐号圆智禅师。继有诏旨。增修天下祖塔。应未经赐谥者。所在以闻。太常考。行颁赐。师嗣马祖。

懿宗

出旧唐史等

咸通十二年，赐知玄法师沉檀宝座，高二丈余。十四年，造彩幡花盖，敕往凤翔寺塔，迎佛指骨。四月八日至京，帝御安福门迎拜入内瞻礼。群臣有谏者，言，宪宗迎佛骨，寻即晏驾。帝曰：朕生得之，死无所恨。帝每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旨，手录梵文，而为赞呗(宪宗时，北方天帝降梦，令中兴佛法，帝不承命，爰服金丹，致药性燥急，内竖畏诛而深宫秘邃，故有不测之祸也)。

唐史赞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号称三宗。武王有天下，传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与宣之功，其余无所称焉。虽诗书所载，有时阙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传七十余君，其卓然着见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呜呼可谓难得也！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念常曰：君子谓立言之难，其实非难，特为好恶所欺耳。如欧阳文忠公，作太宗本纪赞，虽笔高语奇，杰出诸史，至贬太宗，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类中材庸主所为而不取。予谓文忠责备之深，而为好恶所欺也。方贞观之世，天下昆虫草木，咸被其泽，至于日月霜露所至之国，皆款关而修职，直独高丽莫离支叛逆阻命，太宗身任千载，道德英雄之主，其肯坐视之，留为子孙忧而不少假经略乎？盖其威德之盛，其势之必然，非好大喜功之谓

也。昔黄帝平蚩尤，七十战而胜其乱。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后克。太宗举偏师而阴山平，临驻蹕而高丽服。然黄帝高宗，经孔子而未尝少贬，文忠特以为太宗之疵，庸詎非责备之过欤！以太宗盛德大业如此，犹曲贬之，将恐后之君子，怀免贬之难，而无意于功名也。文忠徒欲高尚其事，而不知此亦自蹈好大之失矣！至于复立浮图，乃所以和顺道德，而齐天地鬼神之心，以开济天下后世之人，为无穷之益也。文忠以为不当，则是太宗暗于取舍矣。使太宗果暗于此，则当时房、杜、王、魏之流，亦因循尸禄而暗于取舍者哉。或曰：文忠慕韩愈为人，故不得不尔。呜呼！文忠何忍哉，慕人毁佛，而兼弃太宗之道德，是不为好恶所欺耶？孔子立名教者也，老氏则非毁之，及孔子删礼，则曰吾闻诸老聃云。然孔子亦以人而废言乎，亦若世情之好恶耶？况真佛也者耶？圣凡本有之体，毁之乃所以自毁之也，詎伤于真佛哉！尝闻文忠一夕梦为勇士数辈，摄至太宗之庭，太宗怒而责曰：吾文武勋烈如此，不能逃子之贬，何也？文忠震惧，而寤后欲追改之，而业已进书颁行矣，遂不克改，尝慨然，曰：平怀最难，此殆非偶然而云耳（出通载）。

空谷曰：孔子作春秋，太史公作史记，班固作西汉书，范曄作东汉书，陈寿作三国志，唐太宗作晋书，李延寿作南北史，魏征作隋书，刘煦作唐书，司马温，少微江公，皆作通鉴，郑夹漈作通志，马端临作文献通考，揭傒斯作宋史，李焘作宋鉴，曾子野作史略，宋景濂作元史，皆以天地之心为心，是曰是，非曰非，不存私意，诸君史笔，如秉龙泉太阿，杀人活人，无偏无党。佛法大道也，可尚不可排，苟或可排，则太宗诸子，已排之矣，奚待后世擅其己意者，曲排之也。

### 内德论

#### 典仪李师政撰

若夫十力调御，运法舟于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于火宅。劝善进德之广，七经所不逮；戒恶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穷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惊，去惑绝尘，厥轨清邈而难蹈。华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鲜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沉思而察苦空，无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网之疑盖。远则净名妙德，弘道胜而服勤；近则天亲龙树，悟理真而敦悦。罗什道安之笃学，究玄宗而益敬，僧睿慧远之归信，迄皓首而弥坚。迈士安之淫书，甚宣尼之玩易，千金未足惊其视，八音不能改其听，闻之博而乐愈深，思之深而信弥笃，皆欲罢而不能，则其非妄也必矣哉！我皇诞膺天命，弘济区宇，覆等苍旻，载均厚地。扫氛祲，清八表，救涂炭，宁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叙，总万古之徽猷，改百王之余弊。搜罗庶善，崇三宝以津梁；芟夷群恶，屏四部之稊莠。遵付嘱之遗旨，弘绍隆之要术，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缙绅之士，祖述



多途，各师所学，异论蜂起，或谓三王无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损化由于奉佛，益国在于废僧。苟明偏见，未申通理，博考兴亡，足证浮伪，何则？亡秦者胡亥，时无佛而土崩；兴佛者汉明，世有僧而国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释教，而开皇之令无虐。盛衰由布政，治乱在庶官，归咎佛僧，实非通论。且佛唯弘善，不长恶于臣民；戒本防非，何损害于家国。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则刑罚何得而广，祸乱无由而作。骐驎虽骏，不乘无以致远；药石徒丰，未饵焉能愈疾。项籍丧师，非范增之无算；石氏兴虐，岂浮图之不仁。但为违之而暴乱，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观之，亦足明矣！复有谓正觉为妖神，比净施于淫祀，訾而谤之，无所不至，圣朝劝善，立伽蓝以崇福，迷民起谤，反功德以为疣，此深讪上，非徒毁佛。愚窃抚心而太息，所以发愤而含毫者也。忝赖皇恩，预沾法雨，切磋所惑，积稔于兹，信随闻起，疑因解灭。昔尝苟訾而不信，今则笃信而无毁，近推诸己，广以量人，凡百轻毁而弗钦，皆为讨论之未究，若令探赜索隐，功齐于澄什，必皆深信笃敬，志均于名僧矣。师政学匪钩深，识不臻妙，少有所闻，微去其惑，谨课庸短，著论三篇：辩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辩殃庆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断常之执见。核之以群言，考之以众善，上显圣朝之净福，下折淫祀之虚诽。徒有斯意，实乏其才，属词鄙陋，援证庸浅，虽竭愚勤，何宣圣德，庶同病而未愈者，闻浅譬而深悟也。如藩篱之卉，或蠲疾于腹心；藜藿之餐，俛救喂于沟壑。若金丹在目，玉馔盈案，顾瞻菲薄，良足陋矣（三篇详出广弘明集）。

虞世南

出法帖并旧唐史

南字伯施，光禄大夫。贞观八年，自立疏曰：弟子早年，忽遇重患，当时运心，差愈之日，奉设千僧斋。今谨于道场，供千僧蔬食，以其愿力，希生生世世，常无病恼，七世久远，六道冤亲，并同今愿（云云）。其撰帝王纪，略论曰：老子之义，谷神不死，玄牝长存，久视长生，乘云驾鹤，此域中之教也。释氏之教，空有不滞，人我兼忘，超出生死，此象外之谈者也。有问梁武帝，熏修危亡，世南曰，释教出世之津梁，绝尘之轨躅，运于方寸之内，超于有无之表，尘累既尽，攀缘已息，然后入于解脱之门。盖以所修为因，其报为果，人有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行，皆多不全，有一缺焉，果亦随灭。是以黠明丑于貌，而慧于心，赵壹高于才，而下于位，罗褒富而不义，原宪贫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悬绝，兴丧得失，咸必由之，下士庸夫，见比干之剖心，以谓忠贞不可为，闻偃王之亡国，以谓仁义不足法也。若然者，盗跖高枕于东陵，庄跷悬车于西蜀，考终厥命，良足贵乎！后世南卒，太宗梦见之，因诏曰：世南德行纯备，志存忠益，奄从物化，良用悲伤。昨因夜

梦，倏睹斯人，兼进谗言，有若平生之旧，可即其家，造五百僧斋，佛像一躯，以资冥福，以申朕思旧之意(鉴史，只载太宗梦世南，而为彼资冥福，竟不录。又凡王臣敬佛法语，皆削去之，惟载傅奕请除佛法之疏，岂当时诸大名儒之言论，不如一傅奕术官耶？作史者，不但毁佛，而且瞞心不志至于若是乎？又云，太宗本不信佛，惟顺穆太后之心而已。然太宗凡所交兵之处，并建寺刹，树立福田，为义士凶徒，资其魂魄，有六七所，其破晋州，立慈云寺，命褚遂良撰碑；破汾州，立弘济寺，命李百药撰碑；破郑州，立等慈寺，命颜师古撰碑；破吕州，立普济寺，命许敬宗撰碑；破洛州，立昭觉寺，命朱子奢撰碑；破洛州，广平府，立昭福寺，命岑文本撰碑。其余布满天下，乌能掩人耳目，而谓顺太后心可乎？尽信书不如无书，此之谓欤！)。

吴道子

名画记并统纪

道子，阳翟人，初名道子，玄宗改名道玄，工画，下笔有神。玄宗召入内供奉，于景公寺，画地狱变相图，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不售。

张仲素

旧唐史

素为翰林学士，宪宗敕素撰佛骨碑。略曰，岐阳法云寺，鸣鸾阜，有阿育王所造之塔，藏佛指节。太宗特建寺宇，加之重塔，高宗迁之洛邑，天后荐以宝函，中宗记之国史，肃宗奉之内殿，德宗礼之法宫。据本传，必三十年一开，则玉烛调，金镜朗，氛祲灭，稼穡丰。

鲁山令

旧唐史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举进士，谥文行先生。不忍去母左右，自负母入京，母亡庐墓侧，刺血写佛经，数千言，绝笔感异香芬馥，弥日而息，食不盐酪，藉无茵席，不肯婚。人以为不可绝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为？初兄子襁褓丧亲，无资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数日涌流，能食乃止。家贫，擢为鲁山令，岁满，笥余一缣，驾柴车还，爱陆浑佳山水。家无仆妾，岁饥，或日一爨，鼓琴以自娱。及卒，家唯枕履箪瓢而已。弟元结，哭之，或曰：子哭过礼欤！结曰：大夫生六十年，未尝识女色，未尝有十亩之地，十尺之舍，十岁之僮；未尝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餐，吾哀之以诫荒淫贪佞，绮紈梁肉之徒耳。

念常曰：凡诸史杂传，俱未有卓行篇，唐史特设此题，载元鲁山数人而已。观鲁山行己之操，唐史数千人中，遂崭然杰出，顾不美哉！旧史称其居母丧，刺血写佛经数千言，绝笔感异香芬馥，弥日而息，而新史削之。夫鲁山居丧

所为，出乎至诚，宋景文何嫌而削之？若谓恶求福于佛，佛固未尝邀鲁山，鲁山自为之而不疑，何佛之嫌？若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应毁，则乳亦妇人之事，非男子有也。鲁山尚能出乳以食兄之子，独不当以血为母写经，何也？景文深存名教，然君子百行，殊途同归，奚必靳靳然以儒释歉哉(出通载)。

孟简答韩书

附见韩文公集

简字几道，元和中为尚书，素好佛。韩愈与书，有云：积善积恶，殃庆自以类至，何有去圣人之道，从夷狄之教(云云)，简答书云：来云，言积善积恶，殃庆自以类至，若是则释氏辩之精详，尽欲人积善耳。故迦文为大士言六度，为中根言十二因缘，为小根言四圣谛。又云：依法不依人，假如飞廉恶来之所为者，皆亡国灭身之道，故虽华夏，其可从乎？夏禹文王之所作，皆万世受赐，故虽戎狄，其可斥乎？阁下徒以夷狄之说，辱圣贤之身，圣贤之身，必能忍辱，圣贤之法，其可辱乎？深所不取也。但阁下不奉即已，区区毁黜，岂积善之云乎？彼杨墨老氏之书，其所述作，于理偏虚，非中道要。切释氏之教，则不然，大明积恶之根源，核天下神道报应之微细皎然，言善恶之异路为广其道，奈何韩君以愚人下俚翁媪之情见待之耶？然其法行于世，使人人自畏恶修善，岂不大助教化之防欤！

柳宗元

全文载柳集

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第进士，博学宏辞科。贞元中，拜监察御史，送浚上人归省序，略曰：大觉氏之道，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其教曰禅，曰法，曰律。上人专于律行，恒久弥固，其仪型后学者欤！悔于生灵，触类蒙福，其积众德者欤！覲于高堂，视远如迩，其本孝敬者欤！撰南岳大明律师碑，略曰：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送浩初上人序，略曰：儒者韩退之，病予嗜浮图言，訾予与浮图游，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儒教合，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杨子，杨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吾之所取者与儒教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斥者其迹也。又曰：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

李翱

传灯并本集

翱、字习之，后魏尚书左仆射冲十世孙，中进士第。元和初，为国子博士

，史馆修撰，尝为朗州刺史，仰慕药山惟俨禅师道风，屡请不赴，乃特入山致敬。药山端然看经，殊不顾视。翱乃云：见面不如闻名！拂袖便行，药山却召翱，翱回首，山曰：何得贵耳贱目？遂顶拜起。问如何是道？药山以手指天复指净瓶，翱曰不会。山云：云在青天水在瓶。翱拜谢，乃呈偈云：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事，云在青天水在瓶。一夕师登山，忽云开见月，大笑一声，声落澧阳八九十里。翱闻之，复寄偈曰：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翱尝着复性三篇，其一谓情昏则性匿，忘情则复性。其二谓无思则寂照。其三谓昏而不思，终不明道。

庾承宣(于頔)

旧唐史

登贞元八年第，与韩愈欧阳詹等同榜，号龙虎榜。尝撰福州净光塔铭，其序略曰，观察使柳公，监军使鱼公，相与言曰：报君莫大于崇福，崇福莫大于树善，树善莫大于佛教。教之本，其在浮图欤！夫浮图者，上参诸天，下镇三界，影之所荫，如日月之照，破昏为明，铃之所响，如金石之奏，闻声生善。如是之福，尽归人主，谋之既臧，相顾踊跃。食王禄者，乐于檀施，荷帝力者，悦之献工，役无告劳，功用斯毕。皇帝嘉焉，赐额曰：贞元无垢净光之塔。于頔、字允元，贞元十四年，拜山南东道节度使，尝问紫玉禅师，如何是黑风吹其船舫，漂堕罗刹鬼国？师曰：于頔这客作汉，问恁么事作么？頔当时失色。师指云：祇这个便是漂堕罗刹鬼国也。頔闻已信受(出传灯录)。

杜荀鹤(附音释中)。

裴休丞相

传灯录

戊辰二年。观察使裴休守宣城。常与名僧讲道。门人谓公曰：敢问三界之言未立，人不知修行，不见因果，介景福者，不为之少。泊斯教也，行乎中国，愚人畏罪损其恶，贤人望福增其善，增之不己，则至今当尽善矣！损之不己，至今当无恶矣！何昏迷暴虐，无减于秦汉之前？福慧聪明，不增于魏晋之后？归之者殊途辐凑，立之者万法云兴，宜使吾人尽升觉路，不宜蚩蚩庶类，由古至今，若斯之迷也。由之之用，庸非溺乎？公笑谓之曰：大明肇启，法不齐备，圣人继出，代天为工。结绳画卦，文质滋改，一圣立，一法生，天道人事，显若符契。夫燧人氏之未有火也，则天无火星，人无火食，龟无火兆，物无火灾必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则天无金星，人无金用，龟无金兆，物无金灾必矣。及圣人攻木出火，锻石取金，于是乎精芒主宰，腾变上下，则知世法时事，随圣人也。考精神之源，穷性命之表，作大方便，护于群生，群生受之而

不知，盖犹天道运行，物以生茂，皆谓自己，孰知其然也。于是问者廓然自得佛味，及诏许立寺，而宣城士民相鼓以万，请先立之于宣郭，遂复新兴寺焉！休乃礼迎黄檗希运禅师至郡，寓开元寺，朝夕受法。己巳三年，休谒潭州华林觉禅师，问有侍者否？师曰：有一两个。休云：在甚么处？觉乃唤大空小空，二虎自庵后而至。休惊惧，师曰：客在此，且去。二虎遂退。觉嗣马祖一禅师。

李商隐

高僧传并统纪

隐字义山，诗文奇古，其赞佛偈曰，吾儒之师，曰鲁仲尼，仲尼师聃龙吾不知，聃师竺干，善入无为，稽首大觉，吾师师师，商隐慕悟达国师之道，以弟子礼事之。尝苦眼疾，乞达冥祷，达寄天眼偈三章，读讫，疾愈(竺干即天竺)。

非韩篇

藤州鐔津释契嵩撰

叙曰：非韩子者，公非也。质于经以天下至当为之是，非如俗用爱恶相攻，必至圣至贤，乃信吾说之不苟也。其书三十篇，仅三万余言(今略录其一二云)。

韩子与孟简尚书书曰：来示云，有人传愈近少奉释氏者，传者之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要自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与之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噫！韩子虽强为之言，务欲自掩，岂觉其言愈多，而其迹愈见？韩子谓大颠，实能外形骸，而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也者，韩子虽谓人情且尔，亦何免已信其法也矣！夫佛教至论乎福田利益者，正以顺理为福，得性如法，不为外物所惑，为最利益也，韩子与大颠游，其预谈理论性，已厕其福田利益矣，韩子何不思以为感？乃复云云。吾少时，读大颠禅师书，见其谓韩子尝问大颠曰：云何为道？大颠即默然。良久，韩子未及谕旨，其弟子三平者，遂击其床。大颠顾谓三平何为？三平曰：先以定动，后以智拔。韩子即曰：愈虽问道于师，乃在此上人处得入，遂拜之。以斯验韩子，所谓以理自胜者，是也。韩子虽巧说多端，欲护其儒名，亦何以逃识者之所见笑耶？大凡事不知即已，不信即休，乌有知其道之如此，信其徒之如是，而反排其师，忍毁其法，君子处心，岂当然乎？大颠者，佛之弟子也。佛者，大颠之师也。夫弟子之道，固从其师之所得也。韩子善其弟子之道，而必斥其师，犹重人子孙之义方，而轻其祖祢，孰谓韩子知礼乎！又曰：积善、积恶、殃庆。各自以其类至，何有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从夷

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此韩子未之思也。夫圣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劝世，岂欲其乱耶？佛以十善导人，岂欲其恶乎！书曰：为善不同，同归于治，是岂不然哉！若其教人，解情妄，捐身世，修洁乎神明，此乃吾佛大圣人之大观，治其大患，以神道设教者也。其为善，抑又至矣！深矣！广大悉备矣！不可以世道辄较也。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义也者，理也。谓：君子理当即与，不专此，不蔑彼。韩子徒见佛教之迹，不睹乎佛教圣人之所以为教之理，宜其苟排佛老也。文中子曰：观极谏议，知佛教可以一矣，此固韩子之不知也。又曰：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类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祸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灵，云云。此乃韩子疑之之甚也，既未决其类君子、小人，乌可辄便毁佛耶？其闾巷凡庸之人，最为无识，欲相诟辱也，犹知先探彼所短，果可骂者，乃始骂而扬之。今韩子疑佛未辨其类君子之长，小人之短，便酷诋之，不亦暴而妄乎哉！几不若彼闾巷之人，为意之审也。谓：佛为大圣人，犹不足以尽佛，况君子小人耶？虽古今愚鄙之人，皆知佛非可类夫君子、小人，而韩子独以君子、小人类佛，又况疑之而自不决乎？诚可笑也。又曰：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诬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间哉！夫天地神祇，诚不可诬，固如韩子之言，但其欲赖天地神祇，不令鬼作威福，此又韩子识理不至也。苟自知其所知诣理，理当斥，斥之，理不当斥，则不斥，知明则不待外助，理当则天地自顺，吾辈于事是非抑扬特资此矣。不类韩子外引神祇，以为咒矢，而赖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韩子之徒，何尝仿佛见乎圣人之心耶？刘煦唐书，谓：韩辈诋排佛老，于道未弘，诚不私也。史臣云：是非不谬也矣。又韩子读墨，谓：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及与孟简书乃曰：二帝三王群圣之道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祸出于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韩子何其言之反覆如此，惑人而无准也。又韩子序送高闲曰：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谬，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韩子为此说，似知佛之法真奥，有益人之性命焉。夫一死生者，谓死犹生也，生犹死也，在理若无其生死者也。既见其理，不死不生，则其人不贪生而恶死也。夫解外谬者，自其性理之外，男女情污，嗜欲淫惑，百端皆其谬妄也。谬妄已释，死生既齐，故其人之性命，乃洁净而得其至正者也。老子曰：清净为天下正，斯言似之。夫性命即正，岂必在闲辈，待其死，而更生，为圣神为大至人耶？即当世自真，可为正人，为至行，既贤益贤，不善必善。而韩子不须与闲之言，其原道乃曰：绝尔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也。夫清净寂灭者，正谓导人齐死生，解外谬妄情着之累耳，以全

夫性命之正者也。韩子为书，不复顾前后，乃遽作原道，而后生末学，心不通理，视之以谓韩子之意正乎是也。遂循手迹以至终身，昧其性命，而斐然傲佛，不识韩子为言之不思也。就使从闲而言，自闲释氏之所由，非欲推其道为益于世，意苟有益于世，而君子何不称之？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盖言无益于用，而不言也。谓韩子圣贤之徒，安得为无益之言耶？将韩子虽谓文人，于道尚果有所未至乎！吾不知也。又韩子斥潮州，其女孥从之，商南层峰驿遂死，其后移葬，韩子铭其圻，恨其路死，遂至骂佛。因曰：愈之少，为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乱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败，可一扫刮绝去，不宜澜漫。夫华夏有佛，古今贤愚，虽匹夫匹妇，莫不皆知佛非鬼，知其法不教人为凶恶，以乱政治。而韩子独以为鬼乱治，韩女自毙，何关乎佛。而韩子情昵私其女，至乃戾古今天下之人，褻酷乎不测之圣人，诬毁其法尤甚。列子谓：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非此谓三王、五帝、三皇之言圣者也。宋文帝谓其群臣何尚之等曰：佛制五戒十善，若使天下皆淳此化，则朕坐致太平，韩子丛蔽，而固不省此言也。余观韩子之书，见其不至若前之评者多矣，始欲悉取而辩之，近闻蜀人，有为书而非韩子者，方传诸京师，所非谓有百端，虽未睹乎蜀人之书，吾益言之，恐与其理重，姑已。刘煦唐书，谓：韩子其性偏僻刚讦。又曰：于道不弘，吾考其书，验其所为，诚然耳。欲韩如古之圣贤从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识者谓韩子第文词人耳。夫文者所以传道也，道不至虽甚文奚用？若韩子议论如此，其道可谓至矣，而学者不复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其文，而讥沮佛教，圣人大酷，吾尝不平，比欲从圣贤之大公者辩而裁之，以正夫天下之苟毁者，而志未果。然今吾年已五十者，且邻于死矣，是终不能尔也。吾之徒，或万一有贤者，当今天子明圣朝廷至公，异日必提吾书贡而辩之，其亦不忝尔从事于吾道也矣(浮屠即浮图)。

吴越王

出稽古略

姓钱。讳忠懿。留心释教。嗣位之初。凡两浙诸郡。名山圣迹之处。皆赐金帛。创建僧伽蓝。福州支提山。乃天冠菩萨道场王施七宝铸天冠菩萨像一千身。仍创寺宇。弘丽甲于七闽焉。王延永明寿禅师。入府受菩萨戒。署号慈化定慧禅师。建伽蓝于南山曰。慧日永明。请师居之。师着宗镜录一百卷王为制前后两序。颁入大藏流通。

赵王镒(五代)

禅林类聚并语录

镒。帅真定。自称赵王。一日。携诸子入东院。访从谏禅师。值师坐禅不

起。镕礼拜讫。师以手拍膝云。会么。王曰。不会。师云。自小持斋今已老。见人无力下禅床。王尤加敬重。翌日。王命客。将传请。师下禅床接之。侍者曰。和尚昨见大王来。不下禅床。今将军来。为甚么却下禅床。师曰。非汝所知。这里下等人来。出山门接。中等人来。下禅床接。上等人来禅床上接。不可唤大王作中下等人。恐屈大王也。客将传语。王闻欢喜。即请师入内供养。师既届城门。阖城威仪迎之入内。师才下宝辇。王乃设拜。请师。上殿。正位而坐。是日斋筵将罢。各问佛法。师运慈悲。一一开悟。王赞师像曰。碧溪之月。青镜中头。我师化我。天下赵州。

昔北齐文宣帝。尝谒僧稠禅师。稠坐不起迎。侍者劝迎。稠曰。昔优填王。每至问询宾头卢尊者。尊者不下床迎。后为佞臣谗。王怀恶心来。尊者知。起迎七步。七日后。王失国位。吾今虽寡德。冀帝获福耳。宣帝俄受臣谮。帝衔之。将复入寺。按其不敬诛之稠冥知之。五更独出寺十余里候之。须臾帝至。怪问其故。稠曰。恐身血不净。秽污伽蓝。远来就刃耳。帝悚然悔谢。谓尚书令杨遵彦曰。朕不明。几妄黷圣师。帝乃躬负稠身还寺。稠罄折不受。帝曰。弟子负师。遍天下未足谢愆(云云)。因问曰。弟子前身作何等。稠曰。作罗刹王。是以今犹好杀盖余习耳。稠即以盘水咒之。命帝临观。见自形正罗刹状。仍有群罗刹随之。帝大惊。从受菩萨戒。自是绝荤。终日坐禅礼佛行道如旋风焉(出通载并高僧传)。

宋太祖

北山录并欧阳外传疏

建隆元年正月，受周恭帝禅，诏以是年二月十六日圣诞，为长春节，普度童行八千人，十二月诏于广陵战地，造寺曰建隆，赐田四顷(出年录)。

初太祖目击周世宗，镕范镇州大悲菩萨像铸钱，太祖密访麻衣和尚，问曰：自古有毁佛天子乎？麻曰：何必问古，请以柴官家，目击可验(世宗姓柴。讳荣。太祖圣后柴世兄之子也。太祖养为子。封晋王。即帝位。在位六年。寿三十九殁)。又问不知天下何日定？麻曰：甲子将大定。因问古天子毁佛法，与大周何如？麻曰：魏太武毁寺，焚经像，坑沙门，故父子不得其死。周武帝毁佛寺，籍僧归民，未五年，遽紫风疹，北伐，年三十六崩于乘舆，国亦寻灭。唐武宗毁天下佛寺，在位六年，年三十二，神器再传，而黄巢群盗并起。太祖曰：天下久厌兵，毁佛法非社稷福，奈何？麻曰：白气已兆，不逾数月，至申辰，当有圣帝大兴，兴则佛法赖之亦兴，传世无穷，请太尉默记之。及即位，屡建佛寺，岁度僧人，二年圣诞日，京师及诸郡县，咸令有德沙门升座祝圣，永为常准。三年诏，每岁试童行通妙法华经者，祠部给牒披剃。若特诏疏恩。如建隆。太平。兴国。普度僧尼。不限此例也。乾德四年，诏遣僧百人，往西域



求经。开宝元年九月，诏成都府，造金银字藏经，各一藏，敕兵部刘熙古监视。五年，敕雕佛经版印一藏。计一十三万版，帝自用兵平列国前后造金银字，经数藏(出稽古略)。

八年，上自洛阳回京，手书金刚经，常自读诵，赵普因奏事见之，上曰：不欲甲冑之士知之，但言常读兵书，可也。

太宗

国朝会要并统纪

太平兴国元年，敕普度天下童子。三年，敕沙门赞宁，修僧史，四月敕往明州阿育王山，迎真身舍利塔，入禁中供养。得舍利一颗。造浮图十一级。下作天宫以葬之。五年，敕造万尊金铜文殊菩萨像，及普贤像高二丈。七年，诏立译经传法院于东京，如唐故事，宰辅为译经润文，设官分职，西天中印土葱烂陀罗国，密林寺，天息灾、与法天、施护，译经，帝制前序。诏普度天下童行为僧，不限有司常制，自即位至八年，度一十七万余人。敕天下诸路，皆立戒坛，凡九十七所。敕江宁府长干寺曰天禧，塔曰圣感，帝注四十二章经，入藏颁行(真宗之世，西域盛贡梵典，度僧二十四万人)。

真宗(太宗第三子)

稽古略

咸平四年。天竺三藏法师法贤。进新译经。帝制序。五年。西天三藏法师施护。译给孤长者女得度因缘经。帝制继圣教序。祥符二年。公主。太宗第七女。生不茹荤。恳求出家。赐名清裕。号报恩慈正觉大师。建崇真资圣禅院安之。帝赐译经院。修心偈曰。初祖安心在少林。不传经教但传心。后人若悟真如性。密印由来妙理深(出明理正宗记)。

诏天下立放生池。

仁宗

郑景重家集

帝常顶玉冠，冠上琢观音像，左右以玉重，请易之。帝曰：三公百官，揖于下者，皆天下英贤，岂朕所敢当，特君臣之分，不得不尔，朕冠此冠，将令回礼于大士也。嘉祐三年，契嵩禅师进正宗记二十卷，辅教编三卷，定祖图等书。帝览其书，至谋道不谋名，为法不为身，叹爱其诚，赐其书入藏(出僧宝传宸奎阁)。

英宗(仁宗之兄)

出统纪

治平二年，敕大相国寺，造三朝御制佛牙赞碑。翰林学士王圭撰文，太宗赞曰：功成积劫印文端，不是南山得恐难；眼睹数重金色润，手擎一片玉光寒

。炼时百火精神透，藏处千年莹采完；定果熏修真秘密，正心莫作等闲看。真宗赞曰：西方大圣号迦文，接物垂慈世所尊；常愿进修增妙果，庶期饶益富黎元。仁宗赞曰：三王掩质皆归土，五帝潜形已化尘；夫子域中夸是圣，老君世上亦言真。埋躯祇见遗空冢，何处将身示后人；唯有吾师金骨在，曾经百炼色长新(那吒太子送佛牙与南山宣律师)。神宗。英宗子。诏中使梁从政。辟汴京。相国寺。六十四院。为二禅八律。起自元丰庚申。成是壬戌之秋。

### 徽宗

出南渡中兴小历并普灯

崇宁元年，敕书一件，应天下旧来名德僧为众师法。未曾谥名者，仰所属勘会闻奏谥给师号，诏天下军州，创崇宁寺，又改额曰：天崇寺，至高宗改报恩寺，光孝追崇严荐崇宁三年。敕迎相国寺，释迦如来牙，入内供养。隔水晶匣，舍利出如雨点，因制赞曰：大哉释迦文，虚空等一尘；有求皆赴感，无刹不分身。玉莹千轮在，金刚百炼新；我今恭敬礼，普愿济群伦。

### 孝宗

稽古略

隆兴元年。诏蒋山禅师了明住径山。明嗣大慧杲禅师。时杨和王敬之。舍苏州庄田。岁入二万斛。径山因是丰足增益(出明禅师行业碑)。

淳熙二年。夏六月一日。宣若讷禅师入对内观堂。帝曰。近看宝积经。其文何广。讷曰。华严。般若。宝积。涅槃。皆为大机说法。文长义广。帝曰。楞严深造渊微。何故说得如此好。又说得如此澜翻。讷曰。佛乃识达本源者也。从体起用。以无尽藏三昧。说默一如。中使奏未时。讷退。光宗绍熙初。帝居重华宫。许讷肩舆出入。注金刚般若经。进呈。光宗御制赞文。淳熙七年秋。帝召明州雪窦寺禅师宝印入对选德殿。帝曰。今时士大夫。学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语言。不见夫子之道。不谈夫子之心。唯释氏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顿令悟入。不乱于生死之际。此为殊胜。印曰。非独后世学者。不见夫子之心。当其孔门颜子。号为具体。尽平生力量。只道得个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有所立卓尔。竟捉摸未着。而圣人分明八字打开。向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观之。圣人未尝回避诸弟子。而诸弟子自蹉过了。淳熙八年。御制论原道(略目)。朕观韩愈原道。言佛老之相混。三教之相绌。未有能辨之者。但文烦而理迂。揆圣人之用心。则未昭然。何则释氏专穷性命。弃外形骸。不著名相而于世事。了不相关。又何与礼乐仁义哉。然尚犹立戒曰。不杀。不淫。不盗。不饮酒。不妄语。夫不杀仁也。不淫礼也。不盗义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语信也。如此与仲尼何远乎。从容中道。圣人也。圣人所为。孰非礼乐。孰非仁义。又乌得而名焉

。譬如天地运行。阴阳循环之无端。岂有意春夏秋冬之别哉。此世人强名之耳。亦犹仁义礼乐之别。圣人所以设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强名。揆而求之。则道也。道也者。仁义礼乐之宗也。仁义礼乐。固道之用也。杨雄谓老氏弃仁义灭礼乐。今迹老子之书。其所宝者三。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孔门曰。温良恭俭逊。(读避御讳)又曰。惟仁为大。老子之所谓慈。岂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为天下先。岂非逊之大者耶。至其会道。则互相偏举。所贵者清静宁一。而与孔圣果相背驰乎。盖三教末流。昧者执之自为异耳。夫佛老绝念无为。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犹耒耜而耕。机杼而织。后世徒纷纷而惑。固失其理。或曰。当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唯圣人为能同之。不可不论也(出中兴治迹十三朝圣政录)。

吕蒙正(字圣功)

出武库

太宗淳化，真宗咸平间，两入相，封许国公，谥文穆。微时窶甚，尝谒人，有诗云：十谒朱扉九不开，满身风雪又归来；入门懒睹妻儿面，拨尽寒炉一夜灰。有僧怜，且奇之，给其食，弥月又尽。乃令就居房廊，随僧粥饭，遂得安心读书。获荐，僧复备装遣之，竟魁多士。后执政十年，郊祀俸给，皆不请，帝问其故？对以私恩未报。帝诘之，以实对，帝曰：僧中有若人耶？以恩俸与寄食之寺，以酬宿德。公尝晨兴礼佛，祝曰：不信三宝者，愿勿生我家，愿子孙世世食禄，护持佛法。公之侄夷简，简之子公着，并封申公，皆知敬佛法(今世传饭后钟，不但谤僧，而且冤屈吕公不少。竹窗。二笔云。诬枉贤者。则成口业。而世所传。出野史戏文中。不足信也)。

杨亿

出东都并普灯录

真宗朝。诏撰大藏目录。入藏流通，谥文公，其撰清规序有云，或有假号窃形，混于清众，致喧扰之事，摈令出院者，贵安清众也。或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众烧衣钵道具，遣逐从偏门而出者，示耻辱也。一不污清众，二不毁僧形，三不扰公门，四不泄于外。四来同居，圣凡孰辩，且如来应世，尚有六群之党，况今像末，岂得全无，但见一僧有过，便雷例讥诮。殊不知轻众坏法，其损甚大，且立法防奸，不为贤士，然宁可格而有犯，不可有犯而无教。吾儒不遵孔教者尤多，僧有过不玷吾儒，吾儒不遵孔教，自辱更甚。护法论曰。今之浮图。虽千百中无一能仿佛古人者。岂佛法之罪也。其人之罪虽然如是。礼非玉帛而不表乐非钟鼓而不传。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则佛法殆将泯绝而无闻矣。续佛寿命何赖焉。滥其形服者。诛之自有鬼神矣。警之自有果报矣。威

之自有刑宪矣。律之自有规矩矣。吾辈何与焉。盖昔无著。遇文殊时。已有凡圣同居龙蛇混杂之说。况今去圣逾远。求其纯一也。不亦难乎。然念大法所寄。譬犹披沙拣金。衰石攻玉。纵于十斛之沙得粒金。一山之石得寸玉。尚可以为世珍宝也。非特学佛之徒为然。孔子之时。已分君子儒小人儒矣。况兹后世服儒服者。岂皆孔孟颜闵者哉。虽曰学者求为君子。安能保其皆为君乎耶。历观自古巨盗奸臣强叛滑逆。率多高才博学之士。岂先王圣教之罪欤。岂经史之不善欤。由此喻之。末法像教之僧。败群不律者。势所未免也。沙门不畜妻子者。使其事简累轻。道业易成也。易其形服者。使其远离尘垢。而时以自警也。惜乎窃食其门者。志愿衰劣。不能企及古人。良可叹也。且导民善世。莫盛乎教。穷理尽性。莫极乎道。彼依教行道。求至乎涅槃者。以此报恩德。以此资君亲。不亦至乎。故后世圣君为之建寺宇。置田园。不忘付嘱。使其安心行道。随方设化。名出四民之外。身处六和之中。其戒净则福荫人天。其心真则道同佛祖。原其所自之恩。皆吾君之赐也。苟能以禅律精修。于天地无愧。表率一切众生。小则迁善远罪。大则悟心证圣。上助无为之化。审资难报之恩。则不谬为如来弟子矣。苟远佛祖之戒。滥膺素餐。罪岂无归乎。

颜之推曰：开辟以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责其精洁乎？见有名僧高行，弃而不说，若睹流俗凡僧，便生非毁。且学者之不勤，岂教者之为过？俗僧之学经律，何异士人之学诗礼，以诗礼之教，格朝廷之人，略无全行者；以经律之禁，格出家之辈，而独责无犯哉？且阙行之臣，犹求禄位，毁禁之侣，何惭供养乎？其于戒行自当有犯，一披法服，已堕僧数，是三宝中人，岁中所计，斋讲诵持，比诸儒俗，犹不啻山海也。

王安石(字介甫)

武库及行录编年

熙宁间，拜相，封荆公，后罢相，归建康，奏施旧第为禅寺，请沙门克文住持，敕赐额曰报宁，赐文号曰真净。公问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孔孟者。公曰：何人？方平曰：马祖一，汾阳无业，雪峰存，岩头叟，丹霞然，云门偃。王公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公欣然叹服，后以语张商英，商英抚几赏之曰：至哉此论也！熙宁间，公行青苗法，其子雱为崇政殿说书，阴为父佐，务新法必行。雱卒，公亦罢相，宴间中，一如梦寐，见一使领雱，荷铁枷号泣公前，谓获谴由行青苗法，公问使者，乞解脱，使曰：建寺斋僧可免，由是舍宅建寺，为荐冥福。熙宁八年，公复相，一日奏事退，上曰：佛法于中国有补乎？公曰：君子小人，皆知畏罪而从善，岂小补哉（青苗法，起自安石，而子受报何也？曰：安石初心，实欲利民，而不知民之弊，其子不达安石

之心，而左佐之，故受其报，故君子不可而有私心焉)。

司马光(字君实)

统纪并通载

元祐初拜相，封温公，谥文正。尝作解禅偈，其序曰：文中子以佛为西方圣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则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者佞佞然，益入于迷妄，故予广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禅偈六首。若其果然，则虽中国亦可行矣！其一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铦锋；终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狱。其二曰：颜回安陋巷，孟轲养浩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国。其三曰：孝道通神明，忠信行蛮陌；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其四曰：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坏身。其五曰：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光明藏。其六曰：道意修一身，功德被万物；为贤为大圣，是名佛菩萨。公尝书心经以赠僧，复题其后，略曰：退之排佛，而称大颠外形骸以理自胜，要自胸中无滞碍。由是观之，于佛不为无得，而所排者迹耳。

温公不但不识禅，而且不识孔子。孔子曰：吾欲无言。又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岂亦好为隐语，我释迦如来，说法四十九年，而云：吾未尝说着一字，末后拈花示众，人天罔措，惟迦叶一人契旨微笑，即与正法付之。昔维摩示疾，文殊与诸贤圣往问，维摩问诸大士：以何为不二法门？诸大士各各答已，文殊问曰：仁者以何为不二法门？维摩默言不答。所以至道无言，言生理丧，故古德云：口欲谈而辞丧，心欲缘而虑忘。法华经云：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一切声闻缘觉菩萨所不能知，唯佛与佛乃能究尽。三乘贤圣尚不能测佛智，况凡情而能测度哉！故达磨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三教圣人，本无言说，唯以悟明心性而已，奚拘文字语言乎！温公以名言道理，而窥心性，诚未梦见在。所谓对醯鸡而谈浩劫，向井蛙而言沧海，在鸡蛙知见，诚为大言。参军齐王巾，作头陀寺碑云：是以掩室摩竭，用启息言之津，杜口毗耶，以通得意之路。陈瓘忠肃公云：释氏曰：止止勿说。老氏曰：智者不言。孔氏曰：默而识之。此祖宗之所躬行，而非有言之士所能议哉！（瓘，号了翁。）石室论曰：温公广文中子意，作解禅颂六首，其卒章曰：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为贤为大圣，是名佛菩萨。噫！文正公，继孔孟荀杨，为大贤者也。庸有不知佛哉！观其颂，则文正公平生所为，皆佛菩萨之心也。特禅之一法，虽吾门，亦标表以为教外别传，自非积三二十年，息心绝虑，则莫能究其旨。谓之隐语大言，似是而实非也。何则昔薛收子。遇隐士负苓者。谓伏羲氏画卦泄道之密，漏神之机，分张太和，磔裂元气，使知者不知，太朴散矣！矧不立文字之禅，直指人心于语言形迹之表，詎可常程义理，而求其言说耶

？是不独文正公，文中子，杨孟诸贤，未暇留神，吾徒传教大法师辈，固有不知而兴谤者。乃蛊毒达磨。毁害二祖。故先德云：千人万人中，捞捷一个半个而已，夫岂易信也哉！

学士李屏山

出通载

屏山曰：苏轼作司马光墓志云：公不喜佛曰：其精微大抵不出于吾书，其诞吾不信，嗟乎！聪明之障人如此其甚耶！同则以为出于吾书，异则以为诞而不信，适足以自障其聪慧而已。圣人之道，其相通也如有关吁，其相合也如有符玺，相距数千里如处一室，相继数万世如在一席。故孔子曰：西方有圣人焉！庄子曰：万世之后，一遇大圣而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其精微处，安得不同？列子曰：古者神圣之人，先会鬼神魑魅，次达八方人民，末聚禽兽虫蛾，备知万物情态，悉解异类音声，其所教训，无遗逸焉！何诞之有？孔子游方之内，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论。邹衍、列御寇、庄周、方外之士，已无所不谈矣！顾不如佛书之缕缕也。以非耳目所及，光不敢信，既非耳目所及，吾敢不信耶？郭璞日者也，十年于晋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记百万之多劫耶？左慈术士也，变形于魏都，皆同物色，疑吾佛不能示千百亿之化身耶？长房壶中之游，人信之矣，不信维摩丈室容三万座，与纳须弥于芥子中之说乎？邯郸枕上之梦，人信之矣，不信多宝佛塔，住五千劫耶？度僧祇如弹指顷之说乎？若俱不信，不知光亦尝有梦否？瞑于一床，栩栩少时也，山川聚落，森然可状，人物器皿，何所不有？俯仰酬酢于其间，自成一世，此特凡夫第六分离识之所影现者耳。其力如是，况以如来大圆镜智，菩萨之如幻三昧乎！学者当自消息之，毋虚名所劫持也。伊川曰。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余谓程子以艮其所为止。于其所当止。疑释氏止如死灰槁木而止耳。故出此轻语顾岂知华严圆教之旨。一法若有。毗卢堕于尘劳。万法若无。普贤失其境界。竖说之。则五十七圣位。于一弹指。如海印顿现。横说之。则五十三法门。在一毛端。如帝网相罗。德云曾过于别峰普眼不知其正位。逝多园林。迦叶不闻弥勒楼阁善财能入。向非此书之至。学道者堕于无为之坑。谈玄者入于邪见之境。则老庄内圣外王之说。孔孟上达下学之意。皆扫地矣。

云栖竹窗随笔云。宋儒有言。读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此说高明者自知其谬。庸劣者遂信不疑。开邪见门塞圆乘路。言不可不慎也。假令说读一部易经。不如看一艮卦。然且不可。况佛法耶。况佛法之华严耶。华严具无量门。诸大乘经。犹是华严无量门中之一门耳。华严天王也。诸大乘经侯封也。诸小乘经。侯封之附庸也。余可知矣。又新建创良知之说。是其识见学力深造所到非强立标帜以张大其门庭者也。然好同儒释者。谓即是佛说之真知。则未

可。何者。良知二字。本出子舆氏。今以三支格之。良知为宗。不虑而知为因。孩提之童。无不知爱亲敬长为喻。则良知者美也。自然知之而非造作者也。而所知爱敬。涉妄已久。岂真常寂照之谓哉。真之与良。固当有辨。孔丛子云。心之精神是为圣。杨慈湖平生学问。以是为宗。其于良知何似。得无合佛说之真知欤。曰。精神更浅于良知。均之水上波耳。恶得为真知乎哉。且精神二字。分言之。则各有旨。合而成文。则精魂神识之谓也。昔人有言。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认作本来人者是也。慈湖儒者也。不观仲尼之言乎。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则进于精神矣。复进于良知矣。然则是佛说之真知乎。曰亦未也。真无存亡。真无出入也。莫知其乡。则庶几矣。而犹未举其全也。仲尼又云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泯思为而入寂。是莫知其乡也。无最后句。则成断灭。断灭则无知矣。通天下之故。无上三句。则成乱想。乱想则妄知矣。寂而通。是之为真知也。然斯言也。论易也。非论心也。人以属之着卦而已。盖时未至。机未熟。仲尼微露而寄之乎易。使人自得之也。甚矣仲尼之善言心也。信矣仲尼之为儒童菩萨也。然则读儒书足了生死。何以佛为。曰。佛谈如是妙理。遍于三藏。其在儒书。千百言中而偶一及也。仲尼非不知也。仲尼主世间法。释迦主出世间法也。心虽无二。而门庭施設不同。学者不得不各从其门也。

或言父母之丧。不作佛事。此晦庵家礼也。嗟乎。世遂有生子登枢要。饶财宝而不得其为己礼一佛。诵一四句偈。饭一沙门。复于七七日中。宰牲牢。致胙于宗族交游。以为崇正道。辟邪说。不知祇以增亲之业。助其沉沦。死者有知。当抚膺痛哭于泉下矣。反不及贫人之子。得报其亲也。岂不重可哀哉。颜氏家训。古今人所赞叹。而其间独曰必作佛事。颜朱皆贤者也。试合而观之。

解惑编卷上之下

音释

愎

(音辟。戾也。狠也。刚愎自用也。)

十力

(如来证得实。相之智。了达一切。无能坏。无能胜。故名十力。一知是处非处智力。二知过去现在未来业报智力。三知诸禅解脱三昧智力。四知诸根胜劣智力。五知种种解智力。六知种种界智力。七知一切至处道智力。八知天眼无碍智力。九知宿命无漏智力。十知永断习气智力。)

调御

(是佛十号之一。)

𩇛

(音宗。釜属。又众也。)

浸

(音浸。阴阳精气相浸。渐成灾祥也。)

擢

(音浊。拔也。抽也。举也。用也。)

六度

(即六波罗蜜。以此自度度他也。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进。五禅定。六智慧。)

十二缘生

(亦名缘起又名因缘。谓无明等。展转感果名因。互相由藉为缘。三世相续。无间断也。一无明。二行。三识。四名色。五六入。六触。七受。八爱。九取。十有。十一生。十二老死。言三世相续。无间断者。谓由过去世。无明。行。二者为因。感现在世。识。名色。六入。触。受。五者为果。由现在果。起爱。取。有。三者为现在因。出现在因。感未来世。生。老死。二者为果。如是循环。无间断也。)

四圣谛

(苦。集。灭。道也。苦是世间果。集是世间因。知苦即当断集。灭是出世间果。道是出世间因。欲得寂灭涅槃之乐果。即当修出世之圣道也。)

黷

(音读。黑也。垢也。囿也。蒙也)。

讪

(音结。而斥人以为有者。)

姬媵

(上音鸡。称美妇女曰姬。下音孕。送女从嫁也。)

石室

(宋志磐。字灵芝。号石室。作佛祖统纪。)

栩

(音许。栩栩忻畅貌)。

逝多园

(梵语逝多。旧日祇陀。此云战胜。是舍卫国。波斯匿王道王之子园。亦云林。给孤长者。金钱布地。与太子买此地为佛建寺。太子施此林树供佛。二人同心。故名祇树给孤独园。)

澧



(音里。州名。)

四部

(即四众。比丘。比丘尼。五戒男。五戒女。)

杜荀鹤

(唐员外。郎杜荀鹤。自号九华山人。送僧诗曰。利门名路两无凭。百岁风前短焰灯。只恐为僧心不了。为僧心了总输僧。)

敕写新译经

(自秦汉晋齐梁隋唐以来。未有刊字。故敕写之。后至五代。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刻九经板。于是传布甚广此刊字印板上之始。)

念常

(嘉兴。祥符寺。华亭念常禅师。集佛祖通载。)

嘉兴大藏经 解惑篇

解惑编卷下之上

广州南海宝象林沙门弘赞在惨编

欧阳修(字永叔)

出诸集传

嘉祐初，参大政，谥文忠，晚年卜居于颖，号六一居士。游庐山，入东林圆通，谒祖印禅师居讷。修初至，讷揖就坐，相与论辩，修慕韩子有攘斥佛老之言，讷因谓曰：退之以排佛为功，自比孟子之距杨墨，其好胜取名之甚。退之斥佛为夷鬼者，请略辩之：佛圣人也！降自兜率，托生中天圣王之家，何以夷称？佛之不生不灭，旷劫常存，人天宗仰，何以鬼称？此非大慢之语乎？退之七世祖讳耆，当后魏永兴，自赫连，屈丐来，降于拓拔氏，由西戎而归北狄，退之独不为祖讳，而敢讪佛圣人乎？退之畏修史褒贬之祸，而不知讪佛之过为尤可畏。退之唱排佛老，足下今又和之，将使后世好名之士，援韩氏欧阳氏以为法，岂不为盛德之累？谚曰善骂人者，人亦善骂之。足下着本论，孳孳以毁佛为务，安得众口不毁公于天听之前乎？足下之言，以搜狩丧祭乡社之礼为胜佛之本，是犹退之作原道论，而实未知道也。修惊赧谢曰：修胸中已释然，师将何以见教？讷曰：佛道以悟心为本，足下屡生体道，特以失念，生东华为名儒，偏执世教，故忘其本。诚运圣凡平等之心，默默体会，顿祛我慢，悉悔昨非，观荣辱之本空，了生死于一致，则净念常明，天真独露，始可问津于此道耳。修自此有省发，及参大政，每誉讷于公卿之前，岁时书问未尝绝(出欧阳外传)。

韩琦以明教嵩禅师辅教编示公，公览其文，谓韩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即黎明当一识之。琦同师往见，公与语终日，大

喜(出辅教编序)。

公昔官洛中，游嵩山，却仆吏，放意而往，至一寺，修竹满轩，风物鲜明。公休于殿陛，旁有老僧阅经自若，与语不甚顾答，公异之曰：住山久乎？僧曰：甚久。又问：诵何经？曰，法华。公曰：古之高僧，临死生之际，类皆谈笑脱去，何道致之？曰定慧力耳。又问：今乃寂寥无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人念念在定慧，临终安得散乱？今人念念在散乱，临终安得定？公大叹服(出资治鉴)。

嘉祐六年，闰八月公为参政，兼译经润文使，既登三府，多病，尝梦至一所，十人冠冕环坐，一人曰：参政安得至此？宜速返舍，公出门数步，复往问之，君等岂非释氏所谓十王者乎？曰：然！因问，世人饭僧诵经，为亡人追福，果有益乎？曰，安得无益。既寤病愈，自是深信佛法。丹阳葛胜仲，得此说于简斋陈与义，与义得于公之孙恕，昭然也(出欧公状及韵语阳秋)。

浮山法远禅师。号圆鉴。时师住舒州。欧阳修公闻师奇逸。造其室。未有以异之。与客棋。师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请因棋说法。师即令。挝鼓升座曰。若论此事。如两家着棋相似。何谓也。敌手知音。当机不让。若是缀五饶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闭门作活。不能夺角冲关。硬节与虎口齐彰。局破徒劳绰鞞。所以道。肥边。易得。瘦肚难求。思行则往往失黏。心粗而时时头撞。休夸国手。漫说神仙。赢局输筹即不问。且道黑白未分时。一着落在甚么处。良久曰。从来十九路。迷悟几多人。文忠嘉叹久之。从容谓同僚曰。修初疑禅语为虚诞。今见此老机缘。所得所造非悟明于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此僧宝传并塔碑)。

公居颖州，捐酒肉，彻声色，灰心默坐，令老兵往近寺，借华严经，诵至八卷，乃薨(出王性之言，性之名铨，汝阴人，其父从学于公，故得其实)。

○鞞(音管。转也。旋也。运也)。

南唐刘煦授司空平章事。撰旧唐史。凡佛祖异迹皆载之。宋欧阳修撰唐书。始皆删去。静斋学士刘谧曰：欧阳文忠公，今之韩愈也。后世经生学士不及详考韩欧之是非，而徒效韩欧之诋佛，凡唐人归向佛教，而钦从敬信者，公则极其贬斥。其名卿贤大夫，多与禅衲游，有机缘事迹者，公则愤愤削去而不书。铠庵曰，君举必书，故曰史，史者所以记当时失得之迹也。以故恶如弑君必书，丑如蒸母必书，岂以其丑恶而不之记耶？是知修史者，不没其当时善恶之事，斯可为信史也。昔范曄着汉书西域传，始论佛法。陈寿志三国则忽而不录。唐太宗修晋书，于沙门高行，时有所取。魏收于北史着佛老志。李延寿于南史作顾欢传。凡帝王公卿毁赞佛老者，莫不悉载。其于二教之偏正优劣，当年今日，未尝不明识所归。欧阳氏之修唐书，五代史也，于佛老之事，则删之。

夫唐书，唐家之正史，非欧阳之私书也。假使不足法，论之可也。岂当以己所不好，而悉删之耶？是知无通识者，不足以当修史之任也。夫佛法之取舍，大较系乎人之好恶，韩欧司马，始不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诋诃，及退之问道于大颠，永叔闻法于圆通，君实广文中子之言，而作解禅偈六首，可见矣！（出统纪）。

周惇颐(字茂叔，号濂溪，谥元公)

出性理群书

濂初扣黄龙南禅师教外别传之旨，南谕濂，略曰：只消向你自家屋里打点，孔子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毕竟以何为道，夕死可耶？颜子不改其乐，所乐者何事？但于此究竟，久久自然有个契合处，濂一日扣问佛印元禅师曰：毕竟以何为道？元曰：满目青山一任看。濂拟议，元呵呵笑而已，濂脱然有省，有偈呈师，濂闻东林总禅师、得竹林寿涯禅师，麻衣道者，二师心传易学，穷神极性，由是扣之，总谕濂，其略曰：吾佛谓实际理地，即真实无妄，真而无妄，即诚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资此实理，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正此实理，天地圣人之道，至诚而已。必要着一路实地工夫，直至于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语上会(云云)。横渠曰：东林性理之论，惟我茂叔能之，濂问太极，总曰：易在先天，无形有理。盖太极即易也，无形之理，即无极也。天地间只是一气，进退而为四时，以一气言之，皆元之为也。濂问太极图之所由，总曰：竹林寿涯禅师，得国一禅师之心传，其来远矣！非言事物，而言至理。当时建图之意，据吾教中，依空立世界，以无为万有之祖，以无为因，以有为果，以真为体，以假为用，故云：无极之真，妙合而凝，濂谕学者曰：吾此妙心，实得启迪于南老，发明于佛印，易道义理，廓达之说，若不得东林开遮拂拭，断不能表里洞然，该贯弘博矣！濂往潮州灵山，见韩子上大颠书，累幅并存，及留衣亭，故题诗曰：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释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濂晚年悉屏文字，依东林教人，惟务静胜，终日端坐，于是静中有得，道学性理之始，实倡于涯师，而至于总师，总以授周子。后村刘先生诗云：濂溪学得自高僧。又云，始知周孔外，别自有英豪。濂传太极图於穆修，修传于种放，放传于陈抟，此其学之师也。盖抟师于麻衣，今正易心法，是抟注麻衣涯公之传，东林总公广之也。总公门人弘益，有书曰纪闻云：性理之学，实起于东林涯总二师，总以授周子，后虞伯生亦云：宋儒惟濂溪康节二公，于佛书早有所得(出公行状并指要)。

程颢(字伯淳，弟颐，字正叔，号伊川)

出云盖寺石刻

神宗朝，为监察御史，谥曰明道。公深味华严合论，自谓有所心融意会为

喜，以其所由，书于云盖寺，公每见释子读佛书，端庄整肃，乃语学者曰：凡看经书，必当如此，今之读书者，形容先自怠惰了，如何存主得？（出性学旨要）。

明道以亡母寿安院君忌辰，往西京长庆寺修冥福，躬预斋席，见众僧入堂，周旋步武，威仪济济，伐鼓敲钟，内外肃静，一坐一起，并准清规。公叹曰：三代礼乐，尽在是矣！（出弘益纪闻）。

伊川，元丰末，以通直郎，授崇政殿说书，入侍经筵，一日言，闻陛下宫中盥而避蚁。有是乎。帝曰然。深恐伤之耳。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尝致书于灵源清禅师，叩问禅要，师答书略曰：妄承过听，以知道者见期，虽未一奉目击之欢，闻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匠，历叩殆遍，乃犹以鄙人未见为不足。顷年间，有闻先师言公见处，今览法要后序，深观信入真实不虚也（出灵源语录）。

绍圣二年。六月九日。韶州南华重辩禅师。请苏轼书柳宗元撰六祖禅师碑。轼题其后曰。释迦以文设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于儒之能言者。故大乘诸经至楞严则委曲精尽胜妙独出者。以房融笔受故也。柳宗元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自唐以来。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宗元者。盖推本其言。与孟轲氏合。其可不使学者。昼见而夜诵之（出稽古略）。

杜衍

出统纪

衍，字世昌，越州山阴人，庆历中，拜相时，号清白宰相，封祁国公。以张方平好佛，常笑怪之。有医士朱生，游二公门，一日公呼朱诊脉，朱谓使者曰：往白公言，看楞严经未了，及到，揖坐，谓曰：老夫以君疏通，不意近亦鬬茸，圣人微言，无出孔孟，所谓楞严，何等语耶？朱曰：公未读此经，何知不及孔孟？因袖中出其卷，公观之，不觉终轴，大惊曰：方平知之，不以告我！即命驾见之，方平曰，譬如失物，忽已得之，但当喜其得，不必悔其晚也。

李遵勖（字用和）

出传灯录

探索宗要有年，顿明大法，偈曰：参禅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趣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又赞佛诗云：仲尼推大圣，老氏称古皇；天上及天下，应更无比量。

（老子西升经云：吾师古皇先生，化游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师，名释迦文。）

（○佛不出家，为金转轮王，统四天下，随轮飞行，名飞行皇帝，故云古皇也。）

李觏(字泰伯○陈师道)

莹中文集

觏，盱江人，时称大儒。皇祐间，充太学说书，尝着潜书，力于排佛。嵩公携护教编谒之，觏方留心读佛经，乃怅然曰：吾辈议论，尚未及一卷心经，佛道岂易知耶？

陈师道，号后山居士。元符三年，诏治泰陵，又修少林寺为记略曰。孔氏之门。颜闵冉皆无传。仲弓之后有荀卿。曾参之后有孟轲。端木赐之后有庄休。而荀孟庄之后无闻焉。李氏之传关尹。尹之传复无闻焉。释自能仁。二十八世。而为达磨。又六世为曹溪。至于今又十有五世矣。而儒老子之徒。欲校源委。误矣(出后山集)。

刘安世(字器之，号元城)

鸣道集

元祐中，为中书舍人，尝曰：古今大儒，著论毁佛法者，盖有说也，且彼尾重则此首轻。今为儒佛弟子者，各主其教，犹鼎足也，令一足失，可乎？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见前辈或毁佛教，亦从而诋之，以为佛法，皆无足取，非也！今士大夫多以禅为戏，此事乃佛究竟之法，岂可戏而为一笑之资乎？此亦宜深戒，乃至云：世事有大于生死者乎？此事独一味理会生死，有个见处，则贵贱祸福轻矣！

护法论

丞相张商英无尽居士撰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以仁义忠信为道耶？则孔子固有仁义忠信矣！以长生久视为道耶？则曰夕死可矣！是果求闻何道哉？岂非大觉慈尊，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也。不然，则列子何以谓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列子学孔子者也，而遽述此说，信不诬矣！孔子圣人也，尚尊其道，而今之学孔子者，未读百十卷之书，先以排佛为急务者，何也？或曰：梁武一生奉佛，后致亡国丧身，何也？无尽曰：不明定业之人，诚为可愍！昔日嵩岳圭禅师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万法智，而不能既灭定业；佛能知群有性，穷亿劫事，而不能化导无缘；佛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尽众生界。是谓三能三不能也。今有心愤愤，口悻悻，闻佛似寇仇，见僧如蛇虺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且佛尚不能化导无缘，吾如彼何哉！议者皆谓梁武奉佛而亡国，盖不探佛理者，未足与议也。国祚之短长，世数之治乱，吾不知其然矣！尧舜大圣，而国止一身，其禅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后禅也。其子之不肖，岂天罪之欤！自开辟至汉明帝以前，佛法未至于此，而国有遇难者，何也？唐张燕公所记梁朝

四公者，能知天地鬼神变化之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太子亦圣人之徒也，且圣者以治国治天下为绪余耳，岂无先觉之明，而慎择可行之事，以告武帝哉！盖定业不可逃矣！呜呼！定业之不可作也，犹水火之不可入也。其报之来，若四时之无爽也。如西土师子尊者，此土二祖大师，皆不免也。又岂直师子二祖哉！盖修也者，改往修来矣，且宿业既还已，则将来之善，岂舍我哉？今夫为女形者，实劣于男矣，遽欲奉佛而可亟变为男子乎？必将尽此报身，而愿力有待于后世乎！梁武寿高八十有六，不为不多，以至病卒，不至大恶，但舍身之谬，以其先见祸兆，筮得乾卦上九之变，取其贵而无位，高而无民，以此自卑，欲图弭灾召福者，梁武自谬耳！于佛何有哉！但圣人创法，本为天下后世，岂为一人设也。孔子曰：仁者寿，而力称回之为仁，而回且夭矣，岂孔子之言无验欤？盖非为一人而言也。梁武之奉佛，其类回之为仁乎？抑又安知梁武前定之业，祸不止此，由作善以损之，故能使若是之寿也。帝尝以社稷存亡久近，问于志公，公自指其咽示之，盖讖侯景也。公临灭时，武帝又复询诘前事，志公曰：贫僧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公灭后，奉敕造塔已毕，武帝忽思曰：木塔其能久乎？遂命撤去，改创以石塔，贵图不朽，以应其记。拆塔才毕，侯景兵已入矣！至人岂不前知耶？如安世高，帛法祖之徒，故来毕前世之对，不远千里自投死地者，以其定业不可逃也。如晋郭璞亦自知其不免，况识破虚幻，视死如归者乎，岂有明知宿有所负，而欲使之避，詎苟免哉（徐俯。字师川。七岁能诗。为其舅黄山谷所知。靖康初。为尚书员外郎。跋护法论曰。无尽居士护法之心。可谓至矣。于三教中。皆有劝戒。然苦口者是良药逆耳者是忠言。其实指欧阳修之过者。余知无他。亦罚一诫百之谓也。览者宜悉焉）。

鐔津契嵩禅师云。梁武之事。吾原教虽顺俗稍评之而未始剧论。如较其舍身。于俗则过。于道则德。非尔人情辄知。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当梁武舍身之际。而地为之振。此特非常之事。而史臣不书。而后世益不识知梁武帝幽胜之意也。其发志固不同庸凡之所为。未可以奴胝之也（胝音低视也）。

武帝幸同泰寺，讲金刚经，设无遮大会。太子，王侯，百官，六百九十八人，义学沙门一千人，其余僧尼居士五众，及外国使人，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武卫宿值数万人，同心听受。先东储请讲，止许七日，诸僧欲罢不能，更延二七，而请益之众，喁喁不已，乃终三七日。解讲之辰，正殿大像，忽放光明，左右菩萨，续复放光，帝躬虔礼，大众咸瞩。帝复于华林园，重云殿，讲金字般若三慧经。太子王侯，宗室，外戚，百辟卿士，外域杂使，义学千僧，外国僧众，莫不肃容观听，凡二十三日，宫中佛像悉放光明，夜必澍，朝则霁，天地震动，异香满触，十种灵异，具载广弘明集，此难详录。释迦如来，往劫行菩萨道时，多生皆作国王，以十善化民，至于舍国城妻子，如弃

涕唾。有一生曾为长生国王，被邻国梵授王，夺国害身，临终之际，犹嘱太子，以怨报怨，怨终不除，唯有无怨，而除怨耳。后梵授王还国与长生太子，武帝亦大菩萨，故其讲经，感诸灵瑞，又愿生生为僧，化度一切，宁在正法，长沦恶道，不乐依老，暂得生天，岂希一身一国，以失大愿哉！鉴史，谓武帝讲佛经于同泰寺，老而饿死，何不畏天刑人祸，而乖刺之甚！临终口苦，尚有蜜可索，而无饮食可得耶？时太子内宦侍侧，何不先饿死，而至帝先死？虽三岁竖子，亦未之信也！先齐明帝，次子名宝卷，字正严，即位，与潘妃奢侈后宫，一年而库匮，倍价买金，与妃作金步莲花。武帝在齐为大司马，和帝命司马举兵伐之太后令，废为东昏侯。而武帝既与东昏侯有深冤，若常人必有杀身之祸，岂但亡国而已。佛尚放光证其讲经，岂不能救其横祸，正以定业难逃，故无尽居士曰：安知梁武前定之业，祸不止此，由作善以损之，故能使若是之寿，诚哉是言也！言定业不可逃者，如来尚有金创马麦之报。目连位登罗汉，被诸外道，打身如淤麻，归寺，众僧谓曰：佛记汝神通第一，何不升上虚空？连曰：业报既至，尔时神尚不见，何得有通？又迦留陀夷尊者，已证阿罗汉果，誓化一千家，夫妇俱证须陀洹果以报佛恩。已化得九百九十九家，最后一家，其夫外出，妇与贼通，杀尊者，藏尸于马粪堆里。佛夜半入城，命王臣取出其尸，以香木焚之，建塔供养。岂佛知而不救？正以其定业难逃，尊者已证无生，以此最后身偿之，如弃弊屣，佛乃为僧俗说其宿因。又西域县无讖法师，至北凉，译经毕，三月，知凉将灭，固辞西归，蒙逊怒，密遣刺客，中路害之，讖出关时，谓送者曰：业期至矣！虽上圣不能逃也。未几，逊白日见鬼，以剑刺之，四月逊卒，国寻灭。讖亦安世高之俦，远投死地，故佛常诫恶不可作，而说偈曰：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忘；因缘聚会时，果报还自受。倘报未定，作福可以禳之，或有余祉，修善可以续之。如晋简文帝，咸安年，彗星现，法旷法师，劝帝勤修德政，以赛天谴，帝乃斋忏，灾星遂灭。梁智藏法师。初游建康。帝召见。深加敬礼。一日遇异人曰。师寿止三十一岁。藏乃竭精修道。专诵金刚般若。若波罗蜜经。至厄之年。俄空中曰。承般若力得倍寿矣。果然寿终六十二岁。敕葬独龙山。宝公寺之左。由是江左道俗。皆持诵金刚般若经。又昔天台智者大师兄陈针，路遇张果，相其死在期月，大师教修方等忏法，后遇张果，骇曰：服何药而至相易？针曰惟修忏耳。果曰：若非法力所加，安能超死。竟延十五年而终，临终生天，如沙弥渡蚁，得越天年等也。

王十朋

出资鉴

十朋字龟龄。永嘉人。绍兴。中廷试第一。号梅溪先生。官至侍御史公。尝谒处州南明雪堂。行禅师曾一夕梦游天台石桥。神僧数百出迎。指公与众曰

。彼前身严首座也。曾写此碑。后亲到石桥。与梦中所见之境无异。遂留诗云。石桥未到已先知。入眼端如入梦时。僧唤我为严首座。前身曾写石桥碑。

朱熹(号晦庵)

出朱子语录并易解

理宗朝，赠太师，封徽国公，谥文公。公少年，不乐读时文，因听一尊宿说禅，直指本心，遂悟昭昭灵灵一着。十八岁请举，时从刘屏山，屏山意其留心举业，暨搜其篋，只大慧禅师语录一帙耳。公于竹林小轩，诵佛经，作诗曰：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息尘累牵，超然与道俱(云云)。公尝致书于开善道谦禅师云：向蒙妙喜开示，应是从前记持文字，心识计较，不得置丝毫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话，时时提撕，愿受一语，警所不逮。师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无疑之地，后忽知非，勇猛直前，便自一刀两断，把者一念提撕狗子话头，不要商量，不要穿凿，不要去知见，不要强承当。公有省，师卒，公祭以文，略曰：我昔从学，读易语孟，究观古人之所以圣，既不自揆，欲造其风；道绝径塞，卒莫能通。下从长者，问所当务；皆告之言，要须契悟。开悟之说，不出于禅；我于是时，则愿学焉。师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岭闻之，但有瞻仰。丙寅之秋，师来拱辰；乃获从容，笑语。日亲一日焚香，请问此事；师则有言，决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去道日远，无所问津。未及一年，师以谤去；我以役行，不得安住。往还之间，见师者三；见必款留，朝夕咨参。师亦喜我，为说禅病；我亦感师，惟不速证。别其三月，中秋一书；已非手笔，知疾可虞。前日僧来，为欲往见；我喜作书，曰此良便，书已遣矣！仆夫遑言，同舟之人，告以讣传；我惊使呼，问以何故？於戏痛哉！何夺之遽！恭惟我师，具正遍知；惟我未悟，一莫能窥。挥金办供，泣于灵位；稽首如空，超诸一切(出资鉴)。

或问朱子曰：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禅家引去者，何故？答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读许多书，记诵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禄之计者，到者里，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他底且省力，人谁不悦而趋之乎？王介甫平生学许多道理，临了舍宅为寺。又云：只缘他打并得心下清洁，所以本朝李文靖公，王文正公，杨文公，刘元城，吕申公，都是甚么人，也都去学他。又云：佛书说六根，六识，四大，十二缘生之类，皆极精妙，故前辈谓此孔孟所不及。又曰，四大即是魂魄，十二缘生，出华严合论。佛说本源，尽去世间万事，后却说出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事门头，不舍一法。熹又曰，金刚经大意，只在须菩提问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两句上，故说不应住法生心，不应住色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说：若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所谓降伏其心者，非谓欲遏伏此心



，谓尽降伏世间一切众生之心，入无余涅槃，只是一无字，自此以后，只是者意，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此谓离相，即名为佛。又曰：释氏之学，与吾儒有甚相似处，如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又曰：扑落非也物，纵横不是尘；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看他是甚么见识？今区区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为他挥下也。叶适号水心先生。与朱文公书曰。适在荆州无事。读佛书。乃知世外环奇之说。本不与道相乱。良由学者。不深考也(出资鉴)。

(○今时学者，尽被鉴史，宋儒知见，而牢笼住，孰能出得其范围乎？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然则古之淳儒硕学，不及欧阳数人之知见耶？惟有智士，深察其病，始不堕彼坑塹，失却千生福善也。)

屏山李居士鸣道集说序

中书真卿湛然居士撰

屏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阅复性书，知李习之，亦二十有九。参药山而退著书大发感叹，日抵万松，深攻亟击，退而著书，会三圣人理性蕴奥之妙，要终指归佛祖而已。江左道学，假于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余家。涉猎释老肤浅一二，着鸣道集，食我园榘，不见好音，窃香掩鼻于圣言，助长揠苗于世典，饰游辞，称语录，学禅惠，如敬诚，诬谤圣人，聋瞽学者。噫！凭虚气，任私情，一赞一毁，独去独取，其如天下后世何！屏山哀矜，作鸣道集说，廓万世之见闻，正天下之性命。张无尽谓大孔圣者，莫如庄周，屏山扩充，渺无涯涘！岂直不叛于名教，其发挥孔圣幽隐不扬之道，将攀附游龙馭馭乎！张无尽又谓小孔圣者，莫如孔安国，鸣道诸儒，又自贬屈，附韩欧之隘党，其计孰愈乎尊孔圣与释老鼎峙也耶！鸣道诸儒，钻仰藩垣，莫窥户牖，辄肆浮议，不亦僭乎！余忝历宗门堂室之奥，恳为保证，固非私心昧诚之党，如谓不然，报惟向影耳！屏山临终出此书，付敬鼎臣曰：此吾末后把交之作也，子其秘之，当有赏音者。鼎臣闻余，购屏山书甚切，不远三数百里，徒步之燕，献的稿于万松老师，转致于余，余览而感泣者累曰：昔余尝见鸣道集，甚不平之，欲为书纠其芜谬而未暇。岂意屏山先我着鞭，遂为序引，以针江左书生膏肓之病，为中原之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发药矣！

(念常曰：诸儒鸣道集，二百一十七种之见解，是皆迷真失性，执相循名，起斗争之端，结惑业之咎。盖不达以法性融通者也。屏山居士，深明至理，悯其瞽智眼于昏衢，析而论之，以救末学之蔽。使摩诃枣柏再世，亦无以加矣！姑录一十九篇，附于通载之左。)

(○文备通载)。

三教平心论

宋静斋学士刘谧撰

孝宗皇帝制原道辨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诚知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一之不治，则三教岂容有一之不立。无尽居士作护法论曰：儒疗皮肤，道疗血脉，佛疗骨髓，诚知皮肤也，血脉也，骨髓也，不容有一之不疗也。如是则三教岂容有一之不行焉！世之学儒者，到收因结果处，不过垂功名也，世之学道者，到收因结果处，不过得长生也；世之学佛者，到收因结果处，可以断灭生死，究竟涅槃，普度众生，俱成正觉也。其优劣岂不显然可见哉！故尝试譬之，儒教之所行者，中国也；道教之所行者，天上人间也；佛教之所行者，尽虚空，遍法界也。儒犹治一家，威令行于藩墙之内，若夫藩墙之外，则不可得而号召也。道犹宰一邑政教，及于四境之中，若夫四境之外，则不可得而控制也。佛犹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溥天率土，莫非臣民，礼乐征伐，悉自我出也。此三教广狭之辨也。学儒者，死而后已，盖百年间事也；学道者，务求长生，盖千万年也；学佛者，欲断生死，湛然常住，盖经历尘沙劫数，无有穷尽也。儒犹一盏之灯，光照一夕，钟鸣漏尽，则油竭灯灭也；道犹阿闍世王，作百岁灯，照佛舍利，经百岁已，其灯乃灭也；佛犹皎日照耀，万古常明，西没东升，循环不息也。此三教久近之辨也。明道曰：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所以为祸害甚于杨墨之害。抑不思万形皆有弊，惟理独不朽，既曰近理，而复谓其为害可乎？明道曰：释氏之说，若欲穷其说而去取之，则其说未能穷，固已化而为佛矣！明道于此，始知释氏之说，非儒者所能穷也。晦庵曰：就使其说有实，非吾儒之说所及者，是乃过乎中正，而与不及者无以异。晦庵于此，始知释氏之说，非儒者所能发也。夫释氏之说，既非儒者所能穷，亦非儒者所能及，孰谓其可毁哉？韩愈毁之，不知佛者也。先儒毁之，效韩愈者也。尝于韩愈别传，见其与大颠问答甚详，不知何者为可非，何者为可毁乎？见闻不广，而妄肆非毁，是不免为舜犬妾妇而已矣！张无尽曰：韩愈谓作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夫作史者，采摭人之实迹，设或褒贬不公，尚有刑祸，况无故轻薄，以毁大圣人哉！一切重罪，皆可忏悔，谤佛法罪，不可忏悔。故法华经中，载谤法之罪，至极至重。今人只是谤佛，已种无量罪因，况佛以善道化人，信佛者必为善，不信佛者必为恶，恶积则灭身，身没之后，罪报愈重，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谓也。愈又曰：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盖以佛身之舍利，而比凡庶之朽骨，何其无忌惮一至此哉！涅槃经曰：尔时世尊，以大悲力，从心胸中，火涌棺外，渐渐闍维(焚化)碎金体，成末舍利，以是知佛骨者，佛之舍利也。秀州精严院，有一舍利，一日行道，一日入定。行道者，旋转不息；入定者，寂然不动，嵩祖师作行道舍利记，盖以其道之验也。九流百

家，纷然谓之道，则与佛未始异也，稽其验，则天下无有也，竟尊其师，谓佛不足与其圣贤校。及其死也，不数日而形腐，不百年而骨朽，其神则漠然乌有乎恍惚，岂其道亦有未臻于佛者乎？然舍利之见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盘空而翔者，有无端而至者，发光而并日月者，不可闻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昼夜振之而不息，天下未始见也。捧其塔而敬之，则金铎益转，若与人意而相应，异乎美哉！然则舍利之神奇若此，而以之比凡骨可乎？列子曰：生则尧舜，死则腐骨，故虽褒称嘉美，以为大而化，圣而不可知者，俱不免乎腥臊臭秽，与草木同腐也。其能若佛骨之更数千载，而神奇特异，与世为祥为福者耶？张无尽居士，初问大慧禅师曰，尧舜禹汤，皆圣人也，佛竟不言之何耶？师曰，尧舜禹汤，比梵王帝释有优劣否？士曰：尧舜禹汤，岂可比梵王帝释。师曰：佛以梵王帝释为凡夫，余可知矣！公乃击节，以为高论。由是观之，则尧舜禹汤不及梵王帝释远矣！而梵释犹为凡夫，自尧舜禹汤，至于文武周公孔子，儒家皆以圣称也。彼伯夷伊尹柳下惠，各以一善自著者，亦谓之圣也。而群圣之中，必有大者焉！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是孔子者，儒家之大圣人也，然佛又圣中之圣也。佛自修因于亿劫，而证果于今生，六度万行，罔不齐修，恒沙功德，皆悉圆满，列子援孔子之言曰：丘闻西方有大圣人，不治而不乱。范蔚宗着西域论曰：彼土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裴休曰：佛为大圣人，其教有不思议事，叠而观之，则世之所谓圣人者，孰有过于佛哉？彼不信佛而谤佛者，生为愚人，死为愚鬼，舍身受身，愈趋愈下，善择术者果如是乎？程颐儒者也，其论佛也，则以为邪诞妖异之言，涂生民之耳目。盖佛之说无涯，而颐之见有限，对醯鸡而谈浩劫，宜其以邪诞妖异目之也。然颐亦尝反而思之乎？邪诞妖异，于儒教则有之，易曰：见豕负涂，载鬼一车。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曰：甲申乙酉，鱼羊食人。传曰：齐侯见豕人立而啼，至于神降于莘石言于晋，魏颗见老人，狐突遇申生，谓之邪可也，谓之妖可也，谓之异可也。诗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夫天不言也，久矣！偶有言焉，人乌得而闻之。今也予怀之语，若见其口耳之相接，不谓之诞可乎？因程颐邪诞妖异之谤，而求儒家邪诞妖异之实，盖有不可得而掩者。今取议佛者观之，唐有傅奕者，精术数之书，掌司天之职，前后七上疏，谤褻佛教，时有李师政者，着内德论。夫以傅奕而肆诬谤之言，以师政而着辨惑之论，是非曲直，坦然明甚，万世之下，可以观矣！厥后有韩愈者，其见犹傅奕也，原道佛骨，其作奕之章疏也。奕谤佛于前，即有师政以辨其惑。愈谤于后，曷为无人以议其非？盖奕为太史令，特艺者耳。愈以文章显，乃儒者也。艺者之言，夫人固得与之辨是非，儒者之论，世俗每不敢以致可否。吾则曰：言之而当理，虽非儒而可遵；言之而涉

诬，虽果儒而可辨。愈不明吾道一贯之理，可不明而辨之，使其言之误后世乎？愈又曰：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孔子曰：智者不惑，谓天下之可惑者，皆愚者也。智者既明且哲，洞属是非，凡所作为，必真见其理之可为而后为之。以明主而奉佛，谓之受惑，不可也。若宪宗者聪明果决，得于天性，是岂愚者，岂是易惑者乎？非特宪宗为然也，唐世人主，如太宗之聪明英武，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而其笃信佛教，始终如一，而太宗之奉佛，尤不止如宪宗之迎骨也，是岂为佛所惑乎？使太宗果愚而受惑，则当时房，杜，王，魏直言无隐，胡为不谏？不惟不谏其奉佛也，若房梁公玄龄，则相与命玄奘译经。杜莱公如晦，则以法尊京兆玄琬法师，其钦崇归向之心，君臣同一德，又不惟房杜二公为然也。宋璟刚介，为唐朝第一，则以佛法师于昙一，裴晋公以身系天下安危，则执弟子礼于径山法钦。抱大节忠于国家，死而不变更者，孰若颜鲁公，则以戒称弟子于湖州慧明，问道于江西严峻。至于张说撰心经之序，孟简结尘外之交，杜鸿渐，参无住之禅，权德舆，着草衣之记。彼诸圣贤，皆表表然不世出者，使佛教果能感人，亦安能惑如是之圣贤耶？唐之君臣，决非受惑，而愈之惑亦甚矣！虽然愈之惑不足论也，而其惑天下后世，则非细故也。盖愈以儒自负，经生学士，视之如泰山北斗，愈之所是从而是之，愈之所非从而非之，谁复详审谛察。虽其文章高天下，何足道乎？周子通书曰：不知务道德，而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矣！由是言之，则愈与奕等，皆艺者耳，孰谓愈得为儒哉？愈曰：佛者夷狄之一法，彼徒见佛法来自西域，遂从而夷之。殊不知佛生于天竺，而中天竺为南瞻部洲之正中，是佛家固以彼为中也。后汉书曰：佛道神化，兴自身毒，其国则殷乎中土，玉烛和气，是儒家亦以彼为中国也。由是知此固一中国也，反彼亦一中国也，而谓之夷可乎？愈之见但知四海九州之内为中国，四海九州之外为四夷，外此更无去处矣！岂知四夷之外，复有非夷者哉！愈之见，坐井观天之见也。不然，北史所载大秦国者，去幽州数万里，而居诸夷之外，其国衣冠礼乐，制度文章，与中华同一般盛，故号曰大秦而与大汉齿。由是观之，则四夷之外，固有中国，而汉书以身毒为中国，信不诬也！井蛙不足以语海，固非愈之所能知也（大秦，身毒，即天竺也，）。原道谓老子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谓道，其师说乃谓孔子师老聃，审如是，则孔子之道，乃出于老氏之道，亦可谓之道其所道也。与孟简书，谓群圣之道大坏，其祸出于杨墨。其读墨子，乃谓孔墨相为用，审如是，则孔子之道，本同乎墨氏之道，亦可谓之坏群圣之道乎？夫老也，墨也，异端之道也，愈既诋排之矣，而乃指孔子以为老，又指孔子以为墨，不亦叛孔子之甚乎？学孔子而叛孔子，犹陈相之背师，逢蒙之射羿也。后世经生学士，以愈诋佛为可效，则愈之叛孔子，亦可效乎？抑愈虽诋佛，而又取于佛，其作马汇行状也，则取其刺血写

佛经，且诋之而且取之，既非之而又是之，愈可谓不常其德者矣！盖愈之中心，初无定见，是非取舍，莫知适从，故肆口所言，随时迁就，前不顾后，后不顾前，而不复虑其遗臭于万世也。识者于此，毋以私心论，毋以爱憎之心论，试乎其心而评之，则愈之为人也，果君子乎？抑小人乎？果儒者乎？抑非真儒乎？（傅奕本是道门，起家贫贱，投僧乞货，不遂所怀，蓄愤致嫌，故七上疏，）。

大慧禅师，答无尽居士，可谓言简而义彰矣！宗本禅师曰：书云：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天中至尊，无非玉帝，玉帝比声闻罗汉，犹吏比状元，况佛乎，佛乃菩萨，缘觉，声闻，之师，是为诸圣之师也。或问仙道比佛道何如？答：神仙尚受玉帝控制，岂可比于佛也。况以仙道难修，又有堕落之日，佛道易学永无退转之时。楞严经，有十种仙，报尽还堕诸趣，故洞宾弃却瓢囊，而归依于黄龙禅师也（帝释儒云上帝，道云玉帝，俗云天帝，是欲界忉利天主，梵语具云释提桓因，华言能天主，谓能为三十三天主。昔姓憍尸迦，建迦叶佛舍利塔，三十二人助修，俱生忉利天，帝释为君，三十二为臣，共为三十三天。梵王是色界天主，居欲界之上，菩萨是大乘圣人，缘觉是中乘圣人，声闻罗汉是小乘圣人）。

元世祖

弘教集并通载

庚申即位，大赦，普度僧尼。二年赐僧子聪，并怀孟荆州田各五十顷，赐庆寿寺陆地五百顷。三年大作佛事于昊天寺，七昼夜，赐银一万五千两。至元元年，都燕设会度僧，诏国师扮弥登座，授秘密戒。帝印大藏经三十六藏，遣分赐天下，普令得瞻佛日。帝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普令缁侣安心办道。帝召群臣曰，朕以本觉无二真心治天下，如观海东青取天鹅，心无二故。一日，上问帝师曰：施食至少，何能普济无量幽冥？帝师曰：佛法真言力，犹如饮马珠。上问帝师云：修寺建塔，有何功德？答云：福荫大千。由是建仁王护国寺。帝命帝师斋竟，天雨金花，缤纷而下。帝曰：何故有此祥瑞？答云：陛下心花内发，天雨金花赞叹。蜀僧元一，游西天回，持佛铁钵献帝，帝悦宝之，帝诏遍天下每岁中行布施度僧，读大藏经，随处放光现瑞，祯祥不一。帝一日问众臣每日还有放间也无？众臣无对，帝乃袖中出数珠示之，由是内外百官皆归至善。帝见僧有过，不加王法，止令阅经忏悔。帝御北征，护神现身阵前，怨敌自退。宋主以王位来归，学佛修行，帝大悦，命削发为僧宝焉。宋太后削发为尼，诵经修道，帝深加敬，仰四事供养。帝以金为泥，命僧儒缮写大藏经一藏，贮以七宝琅玕，流传后世。一日帝以佛铁钵，取食前珍味，碎置钵中，内外侍臣，数满千人，各赐一粒，普令得沾如来钵中之禅悦。又外邦

贡佛舍利至，帝曰：不独朕一人得福，乃令于城南彰义门建塔，普使往来，皆得顶戴。初帝居潜邸时闻西国有绰理僧道德，愿见之，遣使往请于廓丹大王，王谓使者曰：师已入灭，师有侄癸思巴(此云圣寿)，深通佛法，请以应命，既至都，旬日即乞还西。帝曰，愿为朕留，当求戒法。寻礼为国师，王公咸禀妙戒，诏居五台寿宁寺。壬申留京师，初天兵下襄城，居民请真武降笔云：有大黑神，领兵西北方来，吾亦当避。于是列城望风款附，兵不血刃，至于破常州，多见黑神出入，居民罔知，故实询知，乃摩诃葛刺神也。盖师祖父七世，事神甚谨，随祷而应，此助国之验也。有旨，建神庙于涿水之阳，神像威严，凡水旱蝗疫，民祷响应。壬申年，遣使诏师，问曰：海都军马犯西番界，师于佛事中，能退降否？奏曰，但祷摩诃葛刺，自然有验。复问曰：于何处建坛？对曰：高粱河西北瓮山，有寺，僻静，可习禅观，敕省府供给严护，于是建曼拏罗，依法作观，未几，捷报至，上大悦。世祖在位三十五年，寿八十，有实录百余篇，字字句句，以弘教为己任。国语曰：薛禅皇帝(摩诃葛刺，亦作摩诃迦罗，此云大黑神，斯乃大天之将，手把金囊，事之，能令财宝丰盈，故天竺僧寺库中，塑像奉事。余今令鼎湖，象林，二处皆塑像事之，刺音辣啰，转舌道之二字同一音也。曼拏罗，此云坛)。

成宗(世祖之孙，裕宗第三子)

元史并通载

帝即位，诏悦堂禅师至阙，入对称旨，赐号通慧，并金襴法衣，于五台山建寺，赐曰万寿祐国寺。武宗顺宗长子，即位，发军千五百人，修五台佛寺，又施银七百五十两，钞二千二百锭，币帛三百疋，于昊天寺作水陆大会，赐元叟端禅师，号慧文正辩，并金襴法衣(出元史并塔铭)。

仁宗顺宗次子，以西僧班八为国师，敕建栴檀瑞像殿。三年，设水陆大会于金山，命元叟禅师升座说法。竣事，入便殿奏对，深契帝衷，赐号并金襴袈裟。帝闻天目中峰之道，聘之不至，制金纹袈裟赐之，号曰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出元史并塔铭)。

英宗，仁宗嫡子，即位，作佛事于光天殿，铸铜佛像，作金塔，藏佛舍利。敕各寺作水陆胜会七昼夜，诏僧儒，书金字藏经，帝重天目中峰之道，封香制衣，遣使即其居修敬(出广录并塔铭)。

王磐(字文炳，封洛国公)

通载并金汤编

世祖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焚毁道藏伪经，敕磐等撰碑文，略曰：昔宪宗朝，道家者流，出一书曰：老君化胡成佛经，及八十一化图，镂板传布，其言鄙陋诞妄，意在轻蔑释门，而自重其教。时世祖居潜邸，宪宗有旨，令

僧道二家诣上辩析，二家自约，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僧问道曰：汝书化胡成佛，且佛是何义？道曰：佛者觉也，觉天觉地，觉阴觉阳，觉仁觉义之谓也。僧曰：所谓觉者，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觉圆明，故号佛陀，岂特觉天地阴阳仁义而已耶！上谓侍臣曰：吾亦先知仁义，是孔子之语，谓佛为觉仁义，其说非也。道士又持史记诸书以进，而欲取胜，帝师达癸，问曰：此是何书？道曰，前代帝王之书。帝曰，汝今特论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师曰：史记有化胡之说否？道曰无。又问：老子所传何经？答曰：道德经。问曰：道德经中有化胡否？曰无。帝师曰：史记中既无，道德经中又无，其为伪妄明矣！道士辞屈。尚书姚枢曰：道者负矣！帝命如约行罚，遣近臣将道士樊志应等十七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焚伪经四十五部，天下佛寺，为道流所据者，二百三十七所，悉命归寺，有道家伪经化图尚存，多隐匿未毁，帝命枢密副使等，暨诸道流，考证真伪曰：虽卷帙数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老子所著，余悉汉张道陵，后魏寇谦之，唐吴筠，杜光庭，宋王钦若辈，撰造演说，凿空架虚，诋毁释教。假阴阳术数，以示其奥；哀诸子医药，以夸其博。所载符咒，妄谓佩之，令人商贾倍利，子嗣蕃息，伉俪和谐，如鸳鸯之有偶，将以媒淫乱，而规财贿至。有教人佩符在臂，则男为君相，女为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剑不伤，徒以诳惑愚俗，自道德外，宜悉焚去。臣等同辞以闻，帝曰：道家经文，传讹踵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自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试之，俟其无验，焚之未晚也。遂命枢密副使等，谕道士张宗演，祁志诚，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择一人佩符入火，自试其术。四人奏言，此皆诞妄之说，臣等入火必为灰烬，实不敢试，但乞焚道藏庶几澡雪臣等。帝可其奏，遂诏天下道家诸经，留道德二篇，其余一切焚毁，隐匿者罪之。今后道士，不遵老子之法，如好佛者，削发为僧，不愿为僧者，听其为民。命百官于悯忠寺，焚道藏伪经，诸路俾遵行之。臣磐等，闻老氏之道也，以清静为宗，无为为本，谦冲以处己，捐抑以下人，非有欲好胜之事。厥后支分派列，徒属寔盛，袭讹成伪，夸诞百出，清静一变而为污秽，无为一变而无所不为。如汉之文成五利，致身求仙，恍惚诞妄，帛书饭牛之诈，黄金可成之妄，一旦败露，为武帝所诛。三张之徒，以鬼惑众，倡乱天下。晋王浮居宝篆宫，与女冠为奸。林灵素自称神霄紫府仙，敕禳大水不验，并为徽宗诛窜而死。迨今末年，复有麻被铁笠李二人，以奸谋秘计，出入时贵之门，肆为淫污之行，咸受显戮。历代以来，若此之类，不可胜数，固已悖老氏不争不盗之禁矣！及陷刑辟，皆是孽自内作，悔将谁咎哉？且释氏之教，宏阔胜大，非他所拟伦，历百千世，圣帝明君，莫不尊崇，东冒扶桑，西极昧谷，冰天桂海，山河大地，昆虫草木，胎卵湿化，有情无情，百千万

类，皆依佛荫，生息动止于天地之间。故天上天下，惟佛为尊，超出乎有生之表，归极乎无碍之真，智周法界，神妙诸方，泽及大千，功用不宰，其大有如此者。慈航所至，无溺不援；法雨所沾，有生皆润。臣罄等敬为之书，俾学老氏者有所警焉！道士胡提点等，舍邪归正，罢道为僧，七八百人，挂冠于上永寺，帝师殿之梁拱间。昔唐太宗高宗，敕搜聚天下化胡经，尽火其书矣！由古而今，历代帝王制之，时祥迈禅师，奉敕撰辩伪录五卷(详出通载)。按甄鸾笑道论云：道家妄注诸子，三百五十卷为道经，如此详之，代代穿凿，人人妄制，采他佛教，标为道书。试问当今道士，推勘后所出经，为是老子别陈？为是天尊更说？若也更说，应有时方，师资传授，为是何年何月？何邦何代？若在上天而说，何人传来？若西域而谈，何人译出？如其有据，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须焚剪。钦奉圣旨，收取道藏伪经，三十九种，卷有数千(经目附后)，就大都大悯忠寺，命报恩禅寺，林泉从伦禅师，下火焚道藏伪经，举火法语，出通载，文多不录。

二教论云，按蜀记，汉献帝末，张道陵避疟丘社中，得咒鬼之术，自造符书，作灵宝经，及醮章等道书，二十四卷，以诳百姓，受其道者输米肉布绢器物，纸笔荐席，五彩，后生邪浊，增立米民，令畏鬼带符，曰：左佩太极章，右佩昆吾铁；指日即停暉，拟鬼千里血。妄造黄书，咒癩等事，自称天师。若受黄书赤章，即是灵仙。又造方术，秽浊不清，乃以扣齿为天鼓，咽唾为醴泉。三五七九日，天罗地网，男女合气，不异禽兽，以此用消灾祸，毒流汉室，惑乱民间。后道陵入鹤鸣山，为蟒蛇所吞。其子衡奔入，寻尸无所，畏人耻之，乃妄云：白日升天。衡即遣使告民曰：正月七日，天师升玄都，米民山獠，遂因妄传，贩死利，生逆莫过此。衡之子名鲁，三代皆自称天师，以鬼道化人。三张鬼法，自此始。时有谚言，黄衣当王，鲁遂令其部众，改着黄衣巾帔，代汉之征，黄帔横披，窃僧袈裟法服之像，前加两带，结寇数十万众谋叛，世号黄巾贼。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凡三十六方。大方万余。大小方六七千人。并为曹操皇甫嵩讨灭，余潜不灭，今犹披之。珠林云：道家真步虚品经，六十四卷。齐永泰间，道士陈思明妄造太清经，及众醮仪，十卷。梁天监年，陶弘景伪造，周武时张宾之，焦子顺，马翼，李运，挑揽佛经一千余卷，为道书。广弘明集云：太玄经杨雄所造，洞玄经前汉王袖所制，又隋末道士辅惠祥，改佛涅槃经为长安经，后事发被诛。三皇经晋鲍静所撰十四纸，永康年中被诛，后人讳之，改为三洞。至唐二十年，贞观间敕追诸道士及百姓，有此文者并集得之，遂于礼部厅前悉焚之。指归经，严君平造。黄庭，元阳，上清，等经，及三皇之典，并改换法华，及无量寿等经而作，或取盘古之传，或取诸子之篇，假认俗书以为道教，偷窃释典，特作老经。唐麟



德年，道士造伪经。天皇甲子，西京诸观道士，郭行真等，东明观李荣，姚义，刘道，合会圣观，田仁惠，郭盖宗等，将隐没道书，重更修改，私窃佛经，改换文句，人，法，名，教，三界，六道，五阴，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品，大小法门，并偷安道经，改为太上灵宝元阳经。改余佛经，别号胜牟尼经。或云太平经等。及改酒脯祭祀，用干枣香水，以惑后人。按卢景裕戴洗韦等集，及梁元帝，周弘政等义类云：太上有四，谓三皇，五帝，及尧舜，是也。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临万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庄云，时之所贤者为君，材不称世者为臣，老子非帝非皇，不在四种之限，有何典据，辄称太上耶？二教论云：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典，典号为内。释教为内，儒教为外，备彰盛典，非为诞谬，详览载籍，寻讨源流，教唯有二，宁得为三，何则？昔玄古朴素，坟典之诰未弘；淳风稍离，丘索之文乃着。故包论七典，统括九流，咸为治国之谟，并是修身之术。故艺文志曰，儒家之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五德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其道最高者也。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术，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若有位无才，犹亏弘阐，有才无位，灼然全阙。昔周公摄政七载，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为教主？孔虽圣达，无位者也，自卫回轮，始弘文轨，正可修述，非为教源。柱史在朝，本非谐赞，出周入秦，为尹言道，无闻诸侯，何况天子。既是仙贤，固宜双缺，道属儒宗，已彰于前矣！按炖煌实录云：汉桓帝二十九年，幸闲豫庭，与群臣对论古今，帝曰：老聃父，何如人也？天水太守索绥对曰：老聃父姓韩，名虔，字元卑，胎生无耳，一目不明，癯跛孤单，年六十二无妻，与邻人益寿氏宅上老嫗合，怀胎八十年而生，生时皓首，故曰老子，此本实迹也。今道士偷窃他能，欲张老圣，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言信欤！（老子生于李树下，故改姓李，）敬王元年，老子年八十四，时当七雄分霸，天下纷扰。老子闻天竺佛圣人教，不治而不乱，欲适天竺而处之，胡曾先生咏其诗曰：七雄戈戟乱如麻，四海无人得在家；老氏却思天竺住，便将徐甲过流沙。出关未至流沙，死于扶风之槐里，即而葬之。秦佚往吊，三号而返，故庄子内篇云：老聃死，秦佚吊之，三号而出。怪问非夫子之徒欤？佚曰：向吾入，见少者哭之如哭其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谓之遁天之形，始以其为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隐也，天者免缚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为免缚隐形之仙，今则非也。嗟其谄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又考梁陈齐魏之前，道士唯以匏卢盛经，本无天尊形像。按任子道论，及杜氏幽求云：道无形质，盖阴阳之精也。陶隐居内传云：在茆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王淳三教论云：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制立

形像，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凭衣食。宋陆修静，亦为此形。辽阳高宪字仲常，游东京白鹤观，见三清像，指其右曰：此何像也？观主对曰：老君像。曰：何代人？曰周定王时。又指左曰：此何像也？主曰：道君像。曰：此何代人？主仓惶未答。宪指中像曰：且饶者元始天尊。闻者传以为笑。又汉晋之代译经，称佛为天尊。由佛生七日，父王抱往礼大自在天王庙，天像倏起，顶礼佛足，父王赞曰：我子天中天，因号天尊。今道士窃安老子之号，后来译经法师，见其浑称，故弃天尊，而称世尊，谓天上人间，所共尊敬故。又古来译经僧，称道士寇谦得志，僭冒道士之名，故后译经弃道士而称沙门，今道士又称为法师，愈为矫饰。法师之号，原出佛经，万卷百家，本无此语。且为法之师，名为法师，法即是师，名为法师，名义不知，妄安己号，如山羌偷王衣，不解披着，诚可笑也(出通载)。

言三清者，初道士立玄清，元清，始清，妄拟太极，太初，太始，为三清，以一清生三天，三清生九天，不解天名，乃窃佛经欲色二界天名，增减字号，矫安道书。然三界共有二十八天，云九天者谬也。后张道陵以三清为精，气，神。解精，为淫泆之精；气，为呼吸之气；神，为念虑之神。诬惑男女，以色身臭皮囊为精气神。张紫阳曰：先天地之元精元气元神也，玄宗直指云：戒以养精，定以养气，慧以养神，是则以戒定慧，养本元之心性也。今道士不达本，立三清之义，而妄装塑三清为像，故王淳谓其立形像以凭衣食，高宪诘之而仓惶结舌，足见其谬也矣！（余详归元直指诸书，此不繁录。）稽夫历代已来，至于元世，并无玉皇宝诰，北斗经，受生经，三官经，等文。此皆明初道士贪利惑俗，伪撰之者。其南斗经，在三十九种内，已尽焚之。言三官者，子史无文，不审出何年代何邦人氏？又非西域之人，奚作梵语，而云阎浮提，乃偷佛经文，杂以俚语，智人阅之，自知其谬。如罗祖无为教，五部六册，亦窃佛经及诸语录，参以魔言。复妄造法华经后三卷，言词鄙陋，如山歌野语。又造金刚纂，金刚经议论，安文殊菩萨之名在内，用人取信。复有血盆经，救苦经，妙沙经，皆不畏罪福无知之徒妄造，不足信也！尚直编云：世有后三卷莲华经，此是妄无知匹夫所造樵歌牧唱也。金刚经议论，是金天教之人伪造，魔语也。复有一卷注解金刚经，题名曹溪六祖大师解义口诀，此是宋神宗元丰间，天台罗适所注，假圣师之名也。无深理，有浅义。盖因浅俚之故，世人多爱之，谬矣！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第十付嘱章曰：师一日唤法海转相教授，勿失宗旨，共计七百七十七字，此是金天教之人伪造邪言，增入刊板，未革之弊也。呜呼！妄谈性理，坏人心法，玷辱佛祖，罪莫大焉！（罗祖谋叛改名无为；无为复叛，改为青莲；青莲又叛，改为白莲；白莲复叛，改为圆通，大乘，等教，其名不一。闭门发誓传授，不许外知愚俗受惑，智者自不受其瞞也。）

赵孟俯(字子昂)

元史并广录本传

宋太祖，秦王德芳之后也。俯才气英迈，神彩焕发，如神仙中人。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得俯，入见世祖，甚喜，累官至翰林学士。至治元年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国公，谥文敏。俯四五岁，闻母丘夫人说临月梦一僧入寝室，觉而生俯，故年十二三岁，便好写金刚经，后但与僧语，便若眷属。至年六十五，日扰扰人事，不能有所悟入，恒以自叹。重天目中峰之道，每受师书，必焚香望拜；与师书必自称弟子。叩师心要，师与说防情复性之旨。遣问金刚经大意，师答以略义一卷。中峰净业偈一百八首，俯作赞，复作偈重赞之，曾跋华严经合部(云云)。

胡长孺(号石塘，常与子昂、韩明善、段吉甫、郭斯道诸公论道斋中)

大同论

着大同论，有曰：孟子没一千四百年，道潜统绝，子周子出，然后潜者复光，绝者复续。程氏二子得周子传，周子之传，出于北固竹林寺寿涯禅师。程子四传，而得朱文公，文公后得张钦夫，讲究此道，方觉脱然处，前日所闻于竹林而未契者，皆不我欺矣！元来此事与禅学十分相似，学不知禅，禅不知学，互相排击，都不曾割着病处，亦可笑也！（临终坐逝）。

韩性(字明善)

性学指要

性隐居不仕，谥庄节，淹贯经史，精通内典，尝曰：佛居西土，风教有异，然极能劝化得人，观今凡修佛事，未有不端心正念者，虽愚夫愚妇，欲闻经礼像，必预斋戒，持敬捐欲，然后从事，虽吾圣人复生，劝人为善，不过如此，正恐未能也。尝谓门人朱仲弘曰：佛去世已久，后人如此恭敬他，诵他的言语，汝道佛要人如此耶？教人如此耶？若强人从己，谁人肯从。如今人一句言语，要行一乡，亦不可得，且佛之言语，奚翅数百万里，凡日月光临所及处，无不信服。仲弘闻之默然。

解惑编卷下之上

音释

搜

(音搜。猎也。)

彻声色

(彻同撤。除去也。)

鬬茸

(上音塔。下音冗。鬬茸。猥贱也。史贾谊传云。鬬茸尊显兮。谗谀得志。

)

虺

(音毁。蛇细。颈大头大者。长七八尺。)

喁

(音颀。喁喁然。谓众口向上。延颈举踵也。)

阿罗汉

(此云无生。谓其已断九十八种烦恼惑。不受三界生死矣。)

正遍知

(是佛十号之一。)

印度

(此乃天竺之称。旧云身竺。又云身毒。亦云贤豆。皆取音不真。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称。良以其土。圣贤继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义故。谓之印度。诸国皆称云圣方。谓彼土圣贤多所产生也。五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划野区分。七十余国。成光子曰。中天竺国。东至震旦。五万八千里。南至金地国。西全阿拘遮国。北至小香山。亦各五万八千里。则知彼为中国矣。宋沙门慧严。与校尉何承天。共论华梵中边之义。承天问曰。佛国将用何历。严云。天竺夏至之。日日正中时。竖晷无影。所谓天中。后婆利国人来。果同严说。乃引周公测影之法。谓此土夏至之日。犹有余阴。天竺则无也。周公摄政四年。欲求地中。而营王城。故以土圭测影得颍川阳城。于是建都。土圭长尺有五寸。夏至日昼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影尺有五寸。影与土圭等。此为地中。郑司农云。凡日影。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当知阳城。盖就此土。自为中耳。既有表影。岂求余阴耶。况此土东垂大海。三方且非。由是观之。边义彰矣。)

海东青

(女真国东北邻于五国。五国之东接大海。出名鹰。自海东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能擒鹅鹳。白爪者尤以为异。辽人酷爱之。○鹳音务。野鸭。)

涿

(音捉。)

徐甲

(昔老子过关雇徐甲御薄板輶之车也。○輶音盘上声。车上篷。)

九天

(道士伪造化胡经云。天地有形之大者。太上老君。乃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浊。开辟天地。连玄元始三气而成天上为三清。三境。即始

气为玉清境。元气为上清境。玄气为太清境。又以清之气。各生三气。合成九气。而为九天。一郁单天。二上神寿无量寿天。三梵蓝须延天四寂然兜术天。五波罗尼蜜不憍乐天。六洞玄化应声天。七灵化梵辅天。八高虚明天。九无想无爱天。此之九天。各生三气。每气为一天。合二十七天。通此九大。为三十六天。则三界四民。上极三清。是其数也。○道士既无才能自立天号。乃偷窃佛经。欲色二界天名。妄加增减。郁单乃是北俱卢洲。亦名郁单越。此云胜生。色界二禅。无量光天。无量净天。而改为无量寿天。梵蓝。窃梵音之不真。初禅梵辅天。而加灵化二字。欲界第四天。名兜术陀天。亦名兜率陀华言喜是而加寂然二字。不憍药天。亦名化业天。是欲界第五天礼语波罗尼蜜。华言他化自在天。是欲界第六天而牵为第五天。华梵既乖。穿凿失次。复加洞玄二数字化应声天。即是他化自在天。此是欲界顶天。无想天。乃四禅天之无想天。是外道修无想定。得生彼天。寿五百劫。而加无爱二字如此无智。偷窃杂乱。安置鄙拙。以诳愚俗。老君既是周定王柱下史官。孰不知之。何云混沌祖宗。开辟大地运成九天。复为三十六天。妄夸罔谈。真无耻矣。)

附林泉伦禅师 钦奉圣旨焚道藏伪经目化胡经(王浮撰)犹龙传圣纪经西升经出塞经九天经赤书经上清经南斗经玉纬经纪胜赋辨仙论(梁日广撰)龔邪论三破论(齐人张融段托他姓撰)明真辨伪论(吴筠撰)太上实录十山论青阳宫记玄九内传帝王师录三天列记十异九迷论(傅奕吕玄卿撰)历代应现图佛道先后论钦道明证论(唐员半子撰)辅正除邪论(吴筠撰)辟邪归正论(杜光庭撰)十二虚无经藏天隐月经赤画度命经楼观先生内传谤道释经(林灵素杜光庭撰造破大藏经)三教根源图(金天长观李大方撰)历代帝王崇道记高上老子内传灵宝二十四生经混元生三清经五公问虚无经混元皇帝实录(今俗言杜撰者杜光庭也)

解惑编卷下之下

广州南海宝象林沙门弘赞在轡编

明太祖高皇帝

皇明护法集

天下大道，惟善无上，其善无上者，释迦是也。固大慈忍志，立大悲愿心，行无所不至，化无所不被。论性原情，谈心妙理，洁六尘之无垢，净六根之无翳，去诸魔而清法界，制外道以乐人天。斯行斯修，而历劫无量，乃降兜率至于梵宫，既舍金轮而犹苦行。于雪岭时，道成午夜，明星相符，朕观如来，以己之大觉而欲尽觉诸法界众生，其为慈也大，其为悲也深，可谓无上者欤！昔释迦之为道，孤处雪岭，于世俗无干。及其道成也，善被两间，灵通上下，使鬼神护卫而听从，故世人良者愈多，顽恶者渐少。所以治世人主，每减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减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所以柳子厚有云，阴翊

王度，是也(梵宫，即天竺迦毗罗国净饭王宫，天竺人语，同梵天语，书同梵天书，故云梵宫)。

### 游寺记

朕因忧虑既多，特入寺中，与禅者盘桓，暂释几冗之一时。入寺既行，凡所到处，无不有佛，及至方丈，平视两壁，皆悬水墨高僧，凡四轴六人，一轴三禅海水，一轴了经松下，一轴抚鹿溪边，一轴乐水于岩前。呜呼！住持者志哉，所以设此，意在感动心怀，坚立寂寞之机，甚得其宜也！何以见之？如三禅海水者，其海泼天飞浪，烟海四际，其高僧凝然，举尘而挥，鼎足而坐，可谓奇矣！动修者一也。又了经于松下，对月于昊穹，可谓清之极矣！复有一僧，前抚鹿于溪，后山神以密护，可谓行至矣！又坦然而无虑，乐然而无忧，乐水于山根，可谓寂寞而已！斯四轴六人，足可坚修者之心，朕为斯而乐，至暮而归。余月复至寺，由东庑而入，见画像图形，皆男女夹杂，浓梳艳裹者纷然，将谓动小乘，而坚大乘也。徐至苑中，见有数架修上蔷薇，朕亦谓非宜也。少时憩方丈，顾左右壁，亡其前日所有高人四轴，不觉兴叹矣！何哉？所以叹者不惟画，于蔷薇不合有而有，四轴高僧当悬，除去皆非所宜，故兴叹息焉！

### 祭宝志禅师文

昔者师能出世异人，性备六通，景张佛教，使凶顽从化，善者愈良。及其终也，择地于钟山之阳，阴其宅而居之。经今八百六十七年，今朕建宫在迩，其为师焚修者俯而视之，因敕中书下工部，造浮图于山之左，今将完成，徙师于是。於戏！漏尽毋生人我，劫终勿堕尘埃，惟师神通，尚飨！

### 维摩居士赞

狮子座中花蕊遍，厨间香积味新鲜；谁人问病踌躇去，铁马嘶风牛策鞭。

### 禅海罗汉赞

尔怪且玄，海气如烟；拂尘荡垢，鼎足而禅。薄天飞浪，何处宿缘；宜哉尊者，处危自然。

洪武九年，试经，给沙门度牒。十年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长老注释颁行。又敕一切南北僧及有道善人，但有愿归三宝，或受五戒十戒，持斋戒酒，习学经典，明心见性，僧俗善人，许令赍持戒牒随身执照。不论山林城郭，乡落村中，恁结坛，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日则讲经说法，化度一方；夜则取静修心。十四年，命度僧一千名，悉给与度牒，贍僧田二百五十顷有奇。十八年，敕建鸡鸣寺，造浮图五级，祠宝志公，岁遣官祭祀。时云南有十僧来，欲往浙江，游玩寺院，敕礼部与文书咨兵部，应付脚力，递送至镇江府交卸，听从游玩。又护持朵甘思。乌思藏诏。大矣哉大觉金仙。行矣哉历无量阿僧祇下兜率。生梵宫。异哉雪岭之修。世人过者乎。

天上人间经劫既广忍辱愈多方成佛道。善被人世。法张寰宇。人有从斯道者。天鉴神扶。身后同游于佛境若违斯道而慢佛者。则天鉴神知羈困地狱与鬼同处。直候拂石劫尽而方生。其斯忧乎苦乎。一念同佛。则百祸烟消化为诸福。今朵甘思乌思藏。两卫地方。诸院上师。踵如来之大教。备五印之多经。代为阐扬。化凶顽以从善。启人心以涤愆。朕谓佛为众生若是。今多院诸师。亦。为佛若是。而为暗理王纲。与民多福。敢有不尊佛教。而慢诸上师者。就本处都指挥司。如律施行毋怠(五印度。即五天竺)。十一月十八日，僧录司讲经法师如玘卒，诏礼部办素馔，库内支价，买祭物件完备，祭祀及葬，遣礼部侍郎章祥致祭。御亲制文十九年八月八日，出榜张挂。禁治诸色人等，毋得轻慢佛教，骂詈僧人，非礼搅扰，违者本处官司约束，钦此钦遵！给出榜文颁行天下，各寺张挂禁约。二十一年，敕僧录司于天禧寺，试经度僧，给与度牒，乌蛮曲靖等处每三十里，造一座庵，自耕自食，化他一境的人。六月十四日，敕今后但有不守戒律僧，发往天界能仁寺工役。二十四年旨曰：曩者民间世俗，多有仿僧瑜伽教者，呼为善友，为佛法不清，显密不灵，为污浊之所污，今后止许僧为之。敢有似前如此者，罪以游食。二十七年，诏曰：自佛去世之后，诸踵佛之道，所在静处不出户牖，明佛之旨，官民趋者，累代如此，效佛宣扬者，智人也！所以佛道永昌，法轮常转。迩年以来，奸邪无籍之徒，避患难以偷生，更名易姓，潜入法门。由是奔走市村，无异乞觅者。致使轻薄小人，毁辱骂詈，有玷法门。特敕礼部条例，所避所趋者，榜示之：凡僧不许具僧服入公厅跪拜，设若自身有犯，即预先去僧服，以受擒拿。敢有连僧服跪公厅者，处以极刑。又钦赐田地税粮全免，常住田地，虽有税粮，仍免杂派。僧人不许充当差役。官司有将寺物没官，及改充别用者，即以脏论。一切官民，敢有侮慢于僧者，治之以罪。

天子之量，犹太虚沧海，无所不容，无所不纳，故僧有不守戒律者，不加刑罚，唯遣寺作役，令其自惭改悔。如元世祖，但令阅经忏悔。所以圣人，心同一德，岂同世俗蚊蚋之胸襟，见一僧有过，如冤如仇，不思三教中，孰能无过，尧舜尚有四凶，况其余者！即如族间，岂得人人贤善，如有过者，何以舍而不诫，反责他非？古德有云：他非不用频频举，己过还须渐渐除。能服此语，则人我除，是非息矣！又不但太祖世祖，即魏梁唐宋，代代敕约，僧有过犯，皆以佛律治，不得与民同科。如魏宣武帝景明二年，诏僧有犯，悉付昭玄都统法师，以内律僧制判之。梁武帝制僧尼犯过，依佛律行罚。唐高宗永徽并显庆年，二次下敕，天下僧尼犯国法者以内律治，不得与民同科。宋徽宗宣和，敕吴国公主，敬重空门，品官庶民，有毁辱僧尼者，照祥符三年指挥。宋真宗年，敕品官无故毁辱僧尼，口称秃字者，勒停见任，庶民流千里。元世祖曰

：以俗制于僧，失其崇敬，遍谕天下，各主纲维，主掌教门，护持佛法。臣下闻，奏云：有俗僧人，宜令同民。帝令修补寺院，以遮其过。阿合麻丞相奏：天下僧尼，颇多混滥，精通佛法，可允为僧；无知无闻，宜令例俗。胆巴帝师奏云：多人祝寿好，多人生怨好。帝曰：多人祝寿好，其事乃止。即如■太祖高皇帝，僧犯国法杀盗奸，尚先去僧服，方许擒拿，不令辱于僧体，可谓护法之至极。其余小罪，但令作役而已！此乃上合天心，下滋黎庶。如大集经云：佛言其有王臣见有于佛法中出家者，作大罪业，但摈令出国，不得鞭打，何况鞭打出家持戒者！时在会一切天龙八部神众，而白佛言：若诸国王见有，为佛出家持戒不持戒，鞭打之者，我等不复护持养育如是国王，舍离国去。其国即有疾疫，饥馑刀兵俱起，非时风雨，亢旱毒热，伤害苗稼。若有宰官鞭打彼等，其王不遮护者，我等亦当出其国土。所以历代帝王，皆以天心佛心，而护持三宝，致使天龙八部，卫祐国土，一切人民，离诸殃患。如唐朝历代王臣，皆信敬三宝，故致夜不闭门，斗米三钱。今人不知，辄轻三宝，触彼天龙威怒，致令风雨失时，三灾叠作，不自省悔，而反怨王天，罪莫大焉！（三灾：疾疫。饥馑。刀兵。）

### 续原教论

沈士荣撰

洪武十八年，翰林待诏沈士荣撰，上卷七篇曰：原教论，观心解，内教外教辨，执迹儒者，参禅辨，论禅辨，作用是性解。下卷七篇曰：名儒好佛解，自私辨，庄老异同辨，错说诸经解，较是非得失辨，三教论，诸师人物雄伟论。其序云：夫情智相违而后有教，识趣相违而后有辨，故分别是非，所以立教，不辨何以立理哉？昔人欲理之明，乃设难以为问答，使读之者，了然不疑。今儒者疑难于佛，必当辨之，所以立教明理也。昔诸佛出世，诸大菩萨化为外道，各执异说，问难于佛如来，乃破其邪执，立如是义，说如是经，则诸教皆由论辨而起也。若唐宋大儒，各执所见，疑难于佛，毁訾排斥，或有甚焉！亦或菩萨化身儒门，故尔相违，使有以辨之，以彰至理欤！果亦未造佛之阃域，实有所疑欤！自是以来，数百年间，以儒名者之于佛教，或为敬信，或为非议，毁赞不常，是非莫辨，使至道不明，诚可悲矣！士荣自知愚陋，所学不及先儒之万一。又未得吾佛证入之门。伏念二教之相违久矣！而智者则默然而不为之辨。坐视求学之士，循习旧闻，或生诽谤，丧内学之家珍，伤名教之根本。故不自揆度，辄以其所非斥之言，具录于前，为之辩解于后：著论三篇，解五篇，辨六篇，通十四，原其异同谓之论；释其疑惑谓之解；明其是非谓之辨。理学君子，幸决择而去取焉！固不碍于圣贤之学也。时洪武乙丑季夏上弦，建安沈士荣谨序。



太宗文皇帝(高祖第四子)

皇明护法集

永乐四年，迎西僧尚师哈立麻至京师。先是上在藩邸，闻乌思藏有尚师哈立麻者，异僧也。及即位，遣中官侯显，赍币往迎，五历寒暑乃至，车驾躬往接之。五年，直隶及浙江诸郡，军民子弟披剃为僧，赴经请度牒者，千八百人，礼部以闻。二月命西僧尚师哈立麻，于灵谷寺，启建法坛，荐祀皇考皇妣。尚师率天下僧伽，举扬普度大斋科，十有四日。庆云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鸾白鹤，连目毕集。一夕桧柏生金色花，花遍于都城，金仙罗汉，变现云表，白象青狮庄严妙相；天灯导引，幡盖旋绕，亦既来下。又闻梵呗空乐，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称贺，学士胡广等，献圣孝瑞应歌颂。自是之后，上潜心释典，作为佛曲，使宫中歌舞之。三月初六日，文武等官，奉天门早朝奏准，奉圣旨，着落礼部知道，新出榜晓谕，该行脚僧，持斋受戒，恁他结坛说法，有人阻当，发口外为民，钦此！三月封西僧尚师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分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金百两，银千两，彩币宝钞，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赐仪仗与郡王同。其徒孛罗等，皆封为大国师，并赐印诰金币等物，宴之于华盖殿。十一年，敕江宁造大报恩寺及塔，其塔始晋孝武中，并州刘萨诃暴死七日而苏，观音菩萨教于建业(即江宁府)，洛阳，临缙，鄞阴(今宁波府阿育王塔)，成都，五处，皆阿育王塔。往礼拜者，不堕地狱，诃方至丹阳望见长干有异气，于光处掘地，得舍利三颗，爪发各一，造塔一级藏之，后稍增至三级。梁天监元年，改阿育王塔，造长干寺，出塔中舍利及爪发，发青绀色，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屈为螺形，乃高大其塔。帝幸寺，设无碍大会法食，老少士女，莫不欣悦，远近驰仰，冠盖云集。凡天下罪无轻重，皆赦除之。塔元末毁，永乐十一年重建，毕工于宣德初，纯用五色琉璃砖瓦，凡九级，级级八门，举高一十四丈，照耀云日。刹表高数丈，上设黄金珠宝顶，奇制极工，世所希有。每放光明，种种异相非一，或有声如雷焉(长干即报恩寺前街名)。十七年，御制诸佛菩萨名称歌曲大小五十卷，佛名经三十卷神僧九卷，入藏。敕僧一如，编汇禅宗语录。奏曰：中间合无去取。上曰：祖师说的，都是佛法，不要去取。宣一如等八人，校勘藏经，重刊藏板，着众僧用心，看中书写藏经。敕问：藏经校勘好否？奏：已七番校过，御制经序十三篇，佛菩萨赞跋十二篇，为各经之首。上问经板着几人完？奏云：看工匠多少？上曰：着二千五百，一年了得么？不敢对。上曰：经板刊后留在何处？亦不敢对。上曰安一藏者里，安一藏南京，石上也刻一藏，于大石洞藏着。向后木的坏了，有石的在。是年秋，御制佛曲成，并刊佛经以传，九月十二日，钦颁佛曲至大报恩寺，当日夜本寺塔见

舍利光如宝珠。十三日现五色毫光，庆云捧日，千佛观音菩萨罗汉妙相毕集。续颁佛经佛曲，至淮安给散，又现五色圆光，彩云满天，云中现菩萨罗汉，天花宝塔，龙凤狮象，又有红鸟白鹤，盘旋飞绕。十八年三月初六日，宣僧扩思等，道士袁仁等，同进，旨曰：道家经好生纰缪，且老子称净乐国王，在于何时？袁对云：无年代。旨问扩思，且如有报恩重经等，不是佛说的，休入藏里，钦此！上曰：止如分数珠经血盆经，高王经等，皆非佛说不可入藏。奏曰：道家有太上实录谤佛。上曰：向年间着收来，还也不曾，这刘渊然该杀的。道士袁奏曰：太上实录，多有好言语在内。上曰：我敬佛，他谤佛，留了我心不喜，钦此！（昔元世祖，焚道藏伪经时，实录隐匿故魔邪流至于今也。）续又命尚书吕震，都御史王彰，赍捧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往陕西河南颁给。神明协应，屡现庆云，圆光宝塔之祥，文武群臣上表称贺，上甚嘉悦。中宫因是益重佛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遍两京城内外云（余详载护法录，及稽古略）。

神宗显皇帝

万历四十五年，上于五台山，建龙华大会，御赐锡杖衣钵，一千二百五十副。盛阐宗猷，月川承芳二师住持，如是三年三次云。

尚直尚理编

中吴沙门空谷景隆述

太原王先生，名中，字克平，问空谷禅师曰：中也闻诸先达曰：佛是圣中之至圣，佛之教法，大道之学也。不识晦庵先生之本意，何为而排之？乞师一言，以为启迪。空谷曰：据直言之，子则有所嫌忌，逮欲无言。又辜子问：但请力学至于扩充之地，而无迫隘之量，然后彼之短长，了然可见，何待发问而后知乎？孟子谓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不其然欤！今夫儒之论道经邦，老之归根复命，佛之明心见性，皆明道而弘善也。书曰：为善不同，同归乎治。汉牟子曰：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此之谓也。是故达人大观，庶几明道理，识言语，乌可死于一人半人之语乎！吾辈心宗之学，微用文义，贯穿道理而已。子读万卷经书，始为通方达士。太原曰：非一朝而可造诣，吾师于理，明切至当，得相扣也。空谷曰：然则为汝隐然指归，令汝自见，韩子未知佛法，所以排佛。及见大颠禅师后，深敬佛法，晦庵潜心佛学，可谓博矣！其排佛者心病也，苟不排佛，则后学多看佛书，凡看佛书，则见其心病矣！由是密设墙堑，关住后学，令走不出，识不破也。太原曰：晦庵墙堑，设在何处？空谷曰：指程子云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令如淫声美色以远之。大学中庸序文，或问诸书注语文公家礼丧礼篇有云：不作佛事，复指司马温公语注云，世俗信浮图诬诱等语，全是晦庵心之所

之，不是温公之语，如是用心，是其设墙堑也，所以皮肤之学者，偏要排佛，才读数十卷书，心忿忿然，遽以排佛为急务。呜呼！学至宏博，自然通泰，排佛之心，稍觉轻矣！学而至化，出彼墙堑之外，自知排佛之非，追悔不及矣！当知三教之学，乃至琴棋书画，百工技艺，学而至于变化之地，始得活机之妙。不然，则在死杀法里。遽伯玉六十而化，始得处心之要，学而至化，卒难得也！太原曰：学而至化，固难得也，且言墙堑谁能出焉？空谷曰：能出者是儒也，未造此地者，恬然受其瞶昧而不知，争能出也。太原曰：曾有能出者乎？空谷曰：有简而言之，若屏山李公，石塘胡公，乐轩陈公，希逸林公，西山真公，海粟冯公，松雪赵公，须溪刘公，德机范公，曼石揭公，邵庵虞公，仲弘杨公，大朴危公，天锡萨公，兼善达公，潜卿黄公，廉夫杨公，季迪高公，欧阳玄公，斯道乌公，仲举张公，景濂宋公，叔能戴公，伯温周公，伯昂叶公，大章徐公，达善王公，君羽钱公，介山王公，性学李公，广孝姚公，节庵高公，仪之王公，子启曾公，等是也。司马温公，与元城刘先生曰：佛家言天堂地狱，且夫实有此否？元城曰：佛之说此，俾人易恶向善也。且邹衍谓天地之外，如神州赤县者八九。庄子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凡人耳目所不及，安知其无？温公动容而服膺，自此敬佛。温公手书一卷心经赠僧，复题其后云：退之排佛，而称大颠外形骸，以理自胜，且胸中无滞碍。由是观之，于佛不为无得，而所排者迹耳已！而元城曰：温公老先生，深知佛法，所以资治通鉴，未始排佛。温公着大同集，解禅偈，古文，孝经旨解，潜虚拟太玄等书皆正直之辞，断无排佛之语。文公家礼所注温公之语，虚架而无根矣！濂溪二程，是佛法中人，争肯排佛？温公程子排佛之言，显是晦庵所造，载于二家名下，以为自己排佛之本也。道余录，收二程子排佛二十八条，晦庵排佛二十一条，总是晦庵胸中所蕴，不是程子见识。程子苟存此见，争能着易传耶？易传辞理俱胜，不失东林总禅师。濂溪周元公口传心受之意，一模脱出，浑无睽舛，未尝有此僻隘之心。温公程子，不肯排佛，通鉴易传，良可征也！晦庵非惟曲排佛法，抑亦曲指温公程子，损其名德也。太原曰：程子排佛之语，出于程子文集，岂是晦庵所造？空谷曰：横渠与濂溪同问道于东林总禅师，今来横渠西铭正蒙二书，皆有排佛之语，二书皆是晦庵打点，并加注语，集为朱子成书。西铭正蒙排佛之语，未必出于横渠之口，多出晦庵之笔。程子文集排佛之语，同此筹也。横渠与周子，同问道于东林性理群书等。又谓横渠问易于程子，噫！横渠年虽少于周子，亦是同时人也，何不问易于周子，却问易于程子？此或实事，亦未可知，或是后人欲尊程子，矫立此事，亦未可知已。而凡著书者，互引此事，泛而说之，是以此事遍于群书，遂为实事。岂不见晦庵凡造语，要人信伏，便指为程子所说。呜呼！证龟成鳖，此之谓也！太原曰：何由

知为晦庵之语乎？空谷曰：言语若认不出，何以知人乎？太原曰，既谓知人，濂溪何人也？空谷曰：履德君子也！故无味佛之言耳。太原曰：诚知人矣！夫温公正人君子，二程子慎德君子，吾知三子不肯谤佛，如保曾参不杀人也，通鉴易传，诚为证据。中也亦知周程道学得于禅宗，传至晦庵不越其教。不知晦庵何以昧佛之德，反而排之？所以问也，获聆斯语，已知其心矣！空谷曰：濂溪穷究道学于黄龙佛印东林三禅师也。程子多游禅室，多读佛书，固知程子必是慎德君子，不肯叛佛，晦庵立言，泛用佛理，反而排之者，俾人不识也。是故遮掩周程学佛之根，然亦遮掩不尽，中庸或问，谓杨氏等，受学于程门，其言皆佛老之余绪，多说游杨谢氏等言出于佛老，晦庵明知周程杨等，道学出于禅宗，适之所谓其所排者，设墙堑耳。太原曰：朱子注书，多引佛语，不知何书，佛语注之？空谷曰：晦庵所用佛语，若虚灵不昧(此句出智度论并禅书)，不可限量(出华严宝积大集等经)，似是而非(出潭津集)，大学补阙(全是禅语，略翻变之)，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真实无妄，真实之理，有是理而复有是事，天地之理，至实无妄，圣人之心，至实无妄(皆是东林口授周子语意)，能知觉，所知觉(出楞严等经)。千圣相传心法，脱然有悟处，又非见闻思虑之可及也。物我一理固有之性，心之体用，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万物之本源，一心之妙用，活鱗鱗地，彻头彻尾，做工夫到者里，咬菜根，无缝塔三句语，劄着病处，一刀两段，一棒一条痕，一捆一掌血(皆出禅书并诸经)。注复卦引楞严经语为证据云，非惟年有变，月亦有之云云(出周易附录纂注)。

晦庵注书，唯毛书一经，乃是学力注成，简用佛法自余四书等注，并诸制作，皆用佛法，泛以佛经禅语，改头换面，翻变其语，而取其意，如是用者，遍于群书。晦庵如是所用佛语，又讳周程明露佛语，不识晦庵是何心哉？盖欲遮掩心病，尽力拦住后学，不看佛书，意欲灭尽佛法，不显露其心病，故作感兴诗云：谁哉继三圣，为我焚其书噫，亦有不受他瞒，拦不住者，识破他矣！适之所谓希逸林公，文献黄公，景濂宋公等，是也，惜乎后学被前人指昧佛者为道学之传，不昧佛者，不为道学之传，如是笼住后学，不敢转动，故不识抱德明理正人君子也。呜呼！此之智识，欲望林黄宋公，何异污池之下，望苍天也！苟不能撒藩篱于大方之家，破识情于真性之府，不免区区缚于常人言语里。宋人昧佛者，惟横渠以至晦庵数人而已，不昧佛者还多焉！濂溪，二苏，张九成，吕东莱等，是也。昔者汉唐已来，而至于宋黄龙佛印，东林晦堂灵源，大慧诸禅师等，不以儒释相分，平等开导，体佛之心也。岂料他人将我佛法作儒法用，欲归功于自己，所以转身排佛，文中子用孔孟之学著书，却敬佛法，宋人用佛法著书，却排佛法，欲令后学不看佛书，庶不识其用佛法著书所

以然也。宋人于佛法中所得者，如以一毫蘸水，所得极少，以此极少之水，令后学取足受用，不复入海，教坏人心，违悖佛法，失于大善，过莫大焉！至于文公家礼，沮人供佛，不作佛事，从其说者失诸善利，深可愍伤！夫汉唐已来，君臣达士，皆遵佛法，岂非高明贤德乎！后人不省察古今言语之是非，故溺于宋人之诡计也。范文正公，舍宅为寺，寺名天平，公凡莅所守之地，必造寺度僧，兴崇佛法，贤德之僧，必与友善。公之子孙蕃衍，代代为官，迨今不绝，苟非佛福田中，所植阴德，感动天心，能若是乎？太原曰：除晦庵外，亦有排佛者，此复何如？空谷曰：自无主见，不能识其道之深浅，唯凭晦庵之说，从而排之，是为随人脚跟转，亦如水母以虾为目，鲋以蟹为足。后人从晦庵而排佛，犹二者之倚他物，若失所倚，则茫然罔措。太原曰：亦有不因晦庵之说，而自排者，此复何如？空谷曰：譬如世人，唯识常见之物，不识难见之物，忽遇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光华璀璨，流辉夺目，不识是宝，疑之为怪，寻握利剑猛力而拒之，争知此物，能使贫者富，贱者贵，有如是功与德也。韩子见大颠后，所有敬佛之辞，后人删而去之。晦庵校韩文，尚留韩子上大颠三通书，后人再刊，又将此三书一并删去。故知后人既服晦庵之药，执迷于排佛，尤甚于晦庵。争知晦庵设此关窍，曲排之也！后人不识其所以然，将为是实，从实而排之，所谓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嗟乎！晦庵设个关窍在此，后人尚识不破，争得如薛简，张拙，白居易，杜鸿渐，李习之，韩昌黎，陆亘，陈操，李驸马，富郑公，杨次公，郭公辅，赵清猷，冯济川，张九成，吕居仁，杨大年，沈休文等诸大名贤，能参吾宗之禅关乎？佛法苟非大道，曷能感诸名贤，如是崇尚也！若不取诸贤之大公，甘屈于一人半人之己意者，实未思之误也。太原曰：晦庵非惟排佛，抑亦排老，此复何如？空谷曰：其于老子之教初无干涉故不欲排老，若独排佛，则有讥议，故以二教，同而排之，谓为排抵诸宗，扶树儒宗而已。曾不知天生三教，推不向前，捺不向后，为世模范，不可无也。如太空之有天地，非天地则无覆载也。太原曰：或谓佛学为九流之墨家然否？空谷曰：子胡不知也，九流载于史记，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之所述也，此时未有佛法。言墨家者，墨翟也，墨以行事为教耳。佛以大道为教，统天地三教之极祖也。惜相如之不遇乎，遇则推尊而尚之，必有可观者也。太原曰：佛有兼爱，近乎墨也。空谷曰：慈悲喜舍，佛之德也，岂是溺情汨志之爱乎！慈悲之爱者，德也；溺情之爱者，私也。韩昌黎曰：博爱之谓仁。此流于情而混淆也。孔子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必也圣乎！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孔孟非溺情汨志，亦非真妄混淆，故可与慈悲之爱相表里。呜呼！儒宗以纲常为先，明道兼之，释宗以明道为先，纲常兼之，众人观之似乎不同，达人观之而实同也。夫既慈爱于众，以及鸟兽昆虫者，岂不忠于君，不孝于

亲，不修道德，不弘仁义乎！凡如是者，未之有也。太原曰：晦庵所恶虚无寂灭之教，新安陈氏曰：老氏虚无，佛氏寂灭，此说何如？空谷曰：虚无寂灭，有权实二义，以权言之，则虚无寂灭，是空幻之语，凡夫执有，小乘执空，中乘执不有不空，大乘当体即空，不堕众数，妙有非有，真空不空，不立一尘，不舍一法，纵横逆顺，法法全真，是故大觉世尊，为破凡夫之有故乃曰：此身虚幻，令心寂灭，为破小乘之空故，乃责其陷于解脱深坑，令求出离，为破中乘之不有不空故，乃责其缚于幻有，令求大乘，此皆善权方便之术也。以实言之：则虚无寂灭，是万有之母，出生天地人物，动植飞潜，而至万法者也。佛教曰：从无住本，立一切法，乃至无有少法可得，然灯佛为我授记。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孔子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礼曰：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子思子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三教圣贤之旨，皆是真常寂灭真空不空，初无少异，佛说生灭灭已，寂灭为乐，盖令空其妄情也。夫天地人物，以及万类，皆一气展缩，初无间然，展而为阳，缩而为阴，阴极而阳，阳极而阴，静为阴基，动为阳体，静极而动，动极而静，静即虚无寂灭也。静极而动，动即虚无寂灭中出生万有也。晦庵读佛书，可只见得破凡夫方便语乎？可是不识虚无寂灭是万有之母乎！可是不识三教圣人之旨，皆是真空寂灭之理乎！可是自欺其心，特尔曲说，疑误后学乎！所以恶佛老为虚无寂灭之教也，其脱于大理，岂小小哉！太原曰：理学类篇程子曰：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所惧，故不论死生；佛氏之学，为怕生死，故只管说不休，此说何如？空谷曰：世人识情系缚，循环生死，莫之能已。佛说诸经指而谕之，依法修行，悟明生死，岂是怕生死乎？世人只见幻身生死，不见佛性不生不死，不知生从何来？死从何去？设使欲知，亦无所措手，是以强说此言，修饰而已。大似不得饭吃，强言不饥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原始反终。老子曰：归根复命。贾谊曰：化为异类。王逸少曰：死生亦大矣！圣贤岂不言生死耶？此章问端，若是程子之语，则程子见识自纳败阙矣！若是后人谬指程子所说，则玷辱之咎，其在后人也。李平山曰：圣人原始反终，知生死之说，岂不论生死乎？程子之不论生死，正如小儿夜间不敢说鬼，病人讳死，其症难医者也。空谷曰：晦庵言死者，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且无所施，此则虚无寂灭，至于空荡无归矣！且如有人，卧于武林，梦居金陵与彼亲友，同席饮食，是时惟知有此饮食之身，不知亦有幻身卧于武林也。梦饮食者，神识也，亦名精魂也。凡人思善思恶，生死不绝者，即此神识也。死者受苦，剉烧舂磨，即此神识也。是时惟知有此受苦之身，不知亦有幻身死于人间也。如彼梦饮

食者，不知亦有幻身卧于武林也。当知幻身犹房屋也，神识犹屋中之人也，人既出之，不顾房屋，神识既出，不顾幻身，晦庵所谓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剝烧舂磨，且无所施，是则惟见幻身生灭，不知神识不消灭也；是犹惟知房屋倾颓，不知屋中之人，先出屋外，浑无损也。此不消灭之神识，随业受报，出壳入壳，或苦或乐也。晦庵谓死者形朽灭，神飘散，然祭祀是谁受飨耶？周礼礼记，皆以祭祀为先，祭祀之道，是虚设耶？宜省察之。又言范文正公曰：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理学类编，晦庵又曰：死则气散，泯然无迹，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凑着那生气，亦能再生。晦庵既谓形朽灭，神飘散，泯然无迹，何人羞见祖宗于地下乎？何物凑着生气而再生乎？自相矛盾莫能解释也。史记等书曰：魏武子谓儿颖曰：吾死后，可嫁吾妾。未几，又曰：吾死后，须杀吾妾，以为从葬。已而颖从前命嫁之。后颖为晋将，临敌秦将杜回，忽有一老人，结草以抗回，颖乃擒回，颖于夜间，见老人来告曰：我即嫁妾之亡父也，公嫁我女，故来报德耳！唐太宗早闻武后欲坏其法，故欲杀之，袁天罡曰：其人年将老，若杀之，则再生人世，年月日长，怨怒愈深。太宗然之。天罡谓再生人世，晦庵谓形朽灭，神飘散，两家之言，天地悬隔，孰是孰非？夫天罡明理之人也，岂众人可同日而语哉！问曰：论语云：攻乎异端，斯害也矣！晦庵指佛老为异端，此说何如？空谷曰：异端者，杂学也。孔子谓习于杂学，则害于正道之学，直言而已，且无蕴奥，何以拗直为曲乎？孔子存时，佛法未至中国，孔子惟闻佛之道德，故称西方有大圣人。汉明帝时，佛法才至中国，孔子已没六百年矣！是以孔子不见佛法也。既不见佛法，指佛何法为异端乎？佛法既为异端，孔子何以指佛为圣人乎？老子既为异端，孔子何以言曰，老聃博古知今，则吾师也。是以博问老子之后，传诵其语，以示门弟子焉！晦庵非惟曲排佛老，亦悖孔子崇尚佛老也。后世指佛老为异端者，徒掩其德，设此逢蒙之计也。后学自无所烛者，未免随人指呼，效而言之，唤钟作瓮也。一朝学到李屏山，林希逸，而至景濂，大章，诸公之地，自能识破矣！夫佛老者，道学也，指道学为异端者，其为智乎？不智乎？其为善心乎？瞞人乎？汝亦学理者，犹未识破也，今识破之后，不可死一人半人之语乎。唐太宗，笃志尚佛，迨无加矣，玄奘法师，没世之日，高宗顾左右曰：朕失国宝矣！辍朝三日。玄宗，肃宗，代宗，宣宗，尚佛尤甚。代宗指南阳忠国师曰：国中无宝，此僧乃国宝也。宋朝一十六主，合三百七十年之天下，王王尚佛，身为帝王，心为佛祖，倾诚至矣！惟徽宗信林灵素之言，敬老求仙后无验，赐死，灭其家属也。相国韩公琦，侍郎欧阳修，张端明，秘书关彦长，章表民，员外郎陈舜俞等，未读佛书，未知敬佛，逮乎明教嵩禅师并鐔津集一出，诸公自此敬佛，后有好佛之甚者。礼曰：虽有嘉肴，弗

食不知其味；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岂不其然乎？自晋以来，谢安石，才德之量，经纶之手，孰能加焉？王羲之，识量高古，才思逸群，孰能加焉？陶渊明，性情之正，去住之高，孰能加焉？谢灵运，风规潇洒，文章之精，孰能加焉？崔公群，相天下而天下贤之，孰能加焉？衡阳庞蕴，识见之高，道学之胜，孰能加焉？裴晋公，树大勋业，著于盛唐，孰能加焉？颜鲁公具大节义，文章书法，孰能加焉？相国裴公休，文章之古，道学之至，孰能加焉？二苏子，黄山谷，儒学之至，禅学之胜，孰能加焉？陈忠肃公，道学政事，高识美德，孰能加焉？状元王日休，博学智识，高明正大，孰能加焉？未暇广而论之，略言此诸名贤，笃志尚佛，天下孰不知之？此诸名贤，道德明敏，岂不逮于晦庵乎！岂不逮于后世排佛之人乎！盖为意诚心正，公而无私，重于佛圣人之至道也。晦庵多注书，故后学敬之，不识其心病，故不择其言，皆从其说也。太原曰：近思录，理学类编，北溪性理等书，皆以凡情度量佛法，乞师明辩之。空谷曰：彼皆不识佛，随人猜忌而已，以世人心，测度佛圣人境界，不啻太空粒粟，天地毫芒，何足辩也？岂不见晦庵，临诀困笃，自悔曰：到此时节，输黄面老子一着，斯自供款也。晦庵排佛老，笔于书中，其来三百余年矣！沮人多少善心了也？沮人多少阴德了也？日后天地气数，翻变其说，亦未可知。或有公而无私者，恶其偏见，鸣鼓而攻之，亦未可知也。太原曰：中也虽不敏，亦知佛法不可排也，世之排者，致令后学失其善心，于天理何如？空谷曰：佛法者生育天地之大本，主宰万化之灵机，上穷空界，下彻地轮，莫非佛之所摄，如是大道，何惧排乎？观其排意，速欲去尽争知愈排愈盛，愈抑愈扬，犹一掌拟掩太阳徒奋身力；如仰面嚙天，自污其首；逆风扬尘，自盆己身，然则何益矣？太原曰：谤佛法者，有罪乎？无罪乎？空谷曰：万般罪过，惟谤佛法者，最为极重。夫佛法者，超度三界万灵之大法也，粉骨碎身，尚不能报佛恩之万一，况欲谤乎？惜乎佛法来迟，老子素王不相会遇，是故佛法不得老子素王发挥其道，指谕后学也。是以后学不识佛圣人，超三界之大道，辄恣其情，互加诽谤，自损其德，自罹其殃，可胜道哉！可胜道哉！（尚直编，正统间作，姚广孝撰，道余录，以辩明道晦庵之言，此不繁录。）

三宝犹世间沃壤良田，种甘栽而得甘果，种苦栽而收苦果，蒔良稻而刈粳米，植荆棘而饶棘刺。然田无憎爱，亦无增减，惟自获其美恶。又如净地，以香涂之，地亦不欣，以秽涂之，地亦不怒，惟自手而招香臭耳。佛亦如是，毁之佛亦不嫌，敬之佛亦不爱，惟自身感其殃庆，而于田于佛，何有损益哉？或护法天龙善神见而谴谪；犹傍观者，见以秽涂净地，良田种荆棘，即愤而嫌责，祸在目前矣！若见以香涂净地，良田而种粳稻，即赞仰而匡护，祯祥自至



，而殃祸远矣！其有智者，当自思之，佛于我何仇，轻之获何德？僧于我何冤，毁之得何利？豁然自省，则排毁之心，当下泮消矣！晦庵临诀困笃，自悔云：到此时节，输黄面老子一着，则其已种于善因矣！昔者调达，藏毒药于指甲，往礼佛足，欲将甲刺伤佛足，令毒攻佛，而佛足变为琉璃，地即坼开，生身陷落时，心生悔敬，欲称南无佛，未及佛字，身已入地狱佛即与之授记，于当来世，成辟支佛，号曰南无。晦庵谤佛，罪虽极重，而其临终自悔之善根，将来必与调达把臂同游也。

优婆塞戒经云。佛言。善男子。为破诸苦。断除烦恼。受于无上寂灭之乐。以是因缘。受三归依。云何三归。谓佛法僧。佛者能说坏烦恼因。得正解脱。法者即是坏烦恼因。真实解脱。僧者禀受破烦恼因。得正解脱。故论云。归依佛者。谓一切智。五分法身也。归依法者。谓灭谛涅槃也。归依僧者。谓诸贤圣学无学功德也。由此三宝常住于世。不为世法之所陵慢。以称宝者。如世珍宝为众生所重今此三宝。为诸群生三乘七众之所归仰故名三归也。

彦琮法师。着福田论曰。夫福田者何耶。三宝之谓也。功成妙智。道登圆觉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诚者法也。禁戒守真。威仪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导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逾金石。譬乎珍宝。劣相拟议。佛以法主标宗法以佛师居本。僧为弟子。崇斯佛法。可谓尊卑同位。本末共门。语事三种。论体一致。

李卓吾

卓吾，讳贇，万历间，官至刺史，挂冠祝发，住持龙湖，率众焚修，为人豪爽英敏，著述颇多，有华严合论简要，及焚书几卷，多论佛法性理等学。

竹窗二笔云：唐宰相杜黄裳，临终自悔，不得为僧，命剃染以殓。又宋名执政某，遗命亦然。此非宿世坚持正因，焉能居大位？而醒然不昧，风火散时，具如是耿耿操略。然有二说，或一念之迷，至死反本。或故为示现，警悟同流，是未可知也。

晦庵云。佛经说。六根。六尘。六识。四大。十二缘生。皆极为精妙。又云。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春磨。且无所施。大十二缘生者。乃三世因果。循环不灭之定理。既知三世循环不灭。而复云神亦飘散。虽有剉烧春磨。且无所施。如此议论。前后相违。诚无主宰定见。何能判断三教是非。而为智者立言无谬也。

附简诸宰辅叙佛教隆替状

唐释道宣

汉明帝永平中。上梦金人飞行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寻佛法。遂获三宝。东传洛阳。画释迦立像。是佛宝也。翻四十二章经。是法宝也。迦竺来仪

。是僧宝也。立寺于洛城西门。度人开化。自近之远。展转住持。终于汉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渐深。不闻拜毁。吴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孙权创开佛法。感瑞立寺。名为建初。其后孙皓虐政。将事除屏。诸臣谏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时军国谋猷。佛教无闻信毁。晋司马氏。东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极。不闻异议。唯东晋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导。太尉庾亮薨后。庾冰辅政。帝在幼冲。为帝出诏。令僧致拜。时尚书。令何充。尚书谢广等。建议不合拜。往反三议。当时遂寝。尔后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书令拜。尚书令桓谦。中书王谧等。抗谏曰今沙门虽意深于敬。不以形屈为礼。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内。是以外国之君。莫不降礼(如育王等。礼沙弥之事也)。良以道。在则贵。不以人为轻重(如魏文之轨于水。泪光之遇子陵等)。寻大法东流。为日谅久。虽风移政易。而弘之不异。岂不以独绝之化。有日用于陶渐。清约之风。无时害于隆平者乎。玄又致书庐山远法师。序老子均王侯于三大。远答以方外之仪。不隶诸华之礼。乃着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其事由息(论载广弘明集)。及安帝返政。还崇信奉。终于恭帝。有宋刘氏八君五纪虽孝武晚年。将隆虐政。暂制拜君。寻依先政。事还停息齐。梁。陈氏。三代。一百一十一年。隆敬尽一。信重逾深。中原魏氏。十有余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备。见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听谗灭法。经于五载。感病而崩。还兴佛法。终于静帝(传载广弘明集。及魏书释老志)。自晋失御中原。江表称帝。国分十六(谓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夏。蜀。也)。斯诸伪政。信法不亏。唯赫连勃勃。据有夏州。凶暴无厌以杀为乐。佩像背上。令僧礼之。后为震死。及葬。又震出之。其子昌袭位。寻为北魏所吞。妻子刑刻。具如萧子显齐书。高齐在邺。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国无两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造寺建塔。度僧二千。写经十余部。后纳道士张宾之惑。便受道法。将除佛教。有安法师。着二教论。以抗之。论云。九流之教。教止修身。名为外教。三乘之教。教静心惑。名为内教。老非教主。易谦所摄。帝闻之。存废理乖。遂双除屏。不盈五载。身歿政移(帝感病疾。身疮大发而殁)。太子赞。即帝位。诏曰。佛法弘大。前古共崇。诘宜隐沉。舍而不行。自今应王公下至黎庶。并宜修事。知朕意焉(出周纪)。

帝造像一万余躯。命写般。若经三千部。大斋八戒。念佛不替(出辩正录)。

隋氏承运。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载兴佛法。海内置塔。百有余州。皆发休瑞。具如图。传。炀帝初年。深敬佛法。后因嗣策。改革前朝。虽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东渐。六百余年。三被诛除。五令致拜。既乘经国之典

。又非休明之政。刳斫之虐。被于乱朝。抑挫之仪。扬于绝代。故使事理乖常。寻依旧辙。良以三宝为归戒之宗。五众居福田之位。虽信毁交贸。殃咎推移。斯自人有窟窿。据道曾无兴废。所以一千大圣。出贤劫之大期。寿六万年。住释门之正法。况乃十六尊者。行化于三洲。九亿应供。护持于四部。据斯以述。历数未终。焉得情断同符儒典。且易之蛊爻。不事王侯。礼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况弃俗从道而便责同臣子之礼。又昊天上帝。岳渎灵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飨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仪。天龙八部。奉其道而仰其容。莫不拜伏于僧者。故得冥祐显征。祥瑞杂沓。闻之前传。岂复同符老氏均王侯于三大者哉。故沙门之宅生也。财色弗头荣禄弗縻。观时俗若浮云。达形命如阳焰。是故号为出家人也。所以出家不存在家之礼。出俗无沾处俗之仪。其道显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极广。故略述之(应供即罗汉)。

广弘明集云。内经称沙门拜俗损君父功德。及以寿命。梵网经云。出家人。不向国王父母礼拜。顺正理论云。国王君主。于诸比丘。定无希求礼敬者。惧损其德。及寿命故。诸天神众。于优婆塞边(在家受佛五戒者)。亦无敢希求礼敬。时北方多闻天王。请目连。舍利弗尊者。并五百圣僧。至自天宫中。设供养。

复启尊者曰。从今后。诸出家在家受佛戒者。至我庙中。皆应施我颂愿(或佛所说偈。或自作颂。祝愿天增福寿也)。我等眷属。专诚护持正法。令出家在家佛弟子。于一切时。常无恼害。如昔优陀延王。纳佞臣谗谓宾头卢尊者。王每至问讯。不起迎逆王遂生恶念。今往不起。当夺其命。时尊者知王恶念而来。即自思惟我若起迎。彼便失位。若不起迎。彼夺我命。即堕地狱。宁令失位。不令堕地狱。便起远迎。王后七日。被慰禅国王。擒捉锁脚。七年乃脱。出家乃佛之子。尘外之宾。虽未得道。已是三宝中人。故其受戒之日。天魔震慑。天帝归依。设若反敬。僧宝失尊。三宝既缺。人天无依。出家祇当立身行道。以报君亲。代君亲礼敬三宝。以祝遐宁。是为出家尽忠尽孝。敬君爱亲之大礼。岂同世俗。以擎拳屈膝小节。而为忠孝者乎。

唐高宗。下敕令僧拜父母。程士颢等。上沙门不应拜亲疏臣闻佛化所资。在物斯贵。良田拔沉冥于六道。济蒙识于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为法王。幽显之所归依。法为良药。烦惑由之清荡。僧为佛种。弘演被于来际。遂使历代英主重道德而护持。清信贤明。度子女而承继。固得僧尼遍于区宇。垂范导于无穷。佛有诚教。出家不拜其亲欲使道俗殊津。归戒以之投附。出处两异。真俗由之致乖。法纲悬殊。敬相全别。太常伯刘祥道曰。剃发有异于冠冕。袈裟无取于章服。出家故无家人之敬。舍俗岂拘朝廷之礼。高尚其事。

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盖此之谓也。

司戎奏曰。释与尧孔殊制。伤毁与礼教正乖。莲花非结绶之色。贝叶异削圭之旨。人以束发为华饰。释则落而不容去国不为不忠。辞家不为不孝。出尘滓割发于君亲。夺嗜欲弃情于妻子。理区分于物类。不可涯检于常涂。生莫重于父母。子则不谢。施莫厚于天地。物则不答。君亲之恩。事绝名象。岂稽首拜首。可酬万分之一者欤。南山曰。夫以出处之迹。列圣齐规。真俗之科。百王同轨。干木在魏。高枕而谒文侯。子陵居汉。长揖而寻光武。彼小道尚怀高蹈之行。岂此沙门不乘闲放之美。但三宝向位。用敷归敬之仪。五众陈诚载启福田之道。若削同儒礼则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则僧非可敬之色。是则三宝通废。归戒绝于人伦。儒道是师。孔经尊于释典。在昔晋宋备有前规。八座详议。足为龟镜也。又沙门不拜俗论。夫沙门不拜俗者何。盖出处异流。内外殊分。居宗体极。息虑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区区以顺化情超宇内。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礼宸居。背恩天属化物不能迁其化。生生无以累其生。长揖君亲。斯其大旨也(出广弘明集。藏中有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六卷。北藏县字函。南藏冠字函)。

冯神德。上释在道前表。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极。御一飞贞乘大道以流谦。顺无为而下济。因心会物。教不肃成今乃定佛道之尊卑。抑沙门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礼。未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岂曰无为之妙。陛下道风攸阐。释教载陈。每至斋忌。皆令祈福。一依经教。二者何独乖违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称陛下以至极之重。犹停拜敬之仪。所生既曰人臣。何得曲伸情礼。舍尊就爱。弃重违经。缘情犹尚不通。据教若为行用。陛下统天光道。顺物流形。形物尚不许违。净教何宜改作。愿陛下因天人之志。顺万物之心。停拜伏之新仪。遵尊卑之旧贯。庶望金光东耀。不杂尘俗之悲。紫气西辉。无惊物我之贵。即大道不昧。而得相于明时。福业永贞。庶重。彰于圣日。谨言。

释崇拔上亲同君不令致拜表。伏闻道俗宪章。形心异革。形则不拜君父。用显出处之仪。心则敬通三大。以遵资养之重。近奉恩敕。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则隆于爱敬之礼。阙于经典之教。僧宝存而见轻。归戒没而长隐。岂有君开高尚之迹不悖佛言。臣取下拜之仪。面违圣旨。可谓放子。为求其福。受拜仍获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愿从君敬之礼。以通臣下之仪。轻黜宸旒。弥增陨越。谨言。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议奏曰。窃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当其为师。尚有不臣之义。况佛之垂法。事越常规。剃发同于毁伤。振锡异乎簪绂。出家非色养之境。离尘岂荣名之地。功深济度。道极崇高。何必破彼玄门。牵斯儒

辙。披法服而为俗拜。践孔门而行释礼。存其教而毁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详稽理要。恐有未愜(云云)。

唐武宗。废释教。服金丹。受符篆。丹发背遍体恶疮。狂乱旬日不能言而崩(东晋哀帝。在位四年。饵长生药。药发不能亲政。太后临朝。帝寿二十五崩。又南唐主李升。饵方七药。疽发背。召齐王璟。入侍疾。谓璟曰。吾饵金石。欲益寿。乃更伤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宣宗即位。大复佛教。诏曰。会昌五年。所废寺宇。厘革过。当事体乖谬。诸宿旧僧。可仍旧修复住持。有司毋得禁止。敕两街四寺。各置戒坛。剃度僧尼。帝以道士盍先朝。毁佛教。敕功德使杨钦义。捕赵归真。刘玄靖。邓元超等。十二人。并集朝堂诛之。陈其尸首。又诏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佐毁佛教罪恶。贬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恶疾而卒。先有僧谓裕曰。公当万里南行。平生应食万羊。今九千五百矣。羊若尽。不可还也。裕不悟。又梦行晋山。尽目皆羊。牧人曰。此公平生所食也。犹不悟。至是振武节度使李暨馈羊四百。前僧曰。满公羊数。令公不还。岂非业耶。正月十五日。长安有人夜行。经穆宗陵下。见朱衣执版。从空下曰。冢尉。何在。有二吏从墓出应曰。在矣。朱衣曰。录海西君使者至也未。吏曰。计程可十八日方至。朱衣曰。何稽。吏曰。李炎坐毁佛教。夺寿去位。当与海西君同录其魂而至。时有贾客铃声东来。朱衣二吏。忽不见。数日帝果崩(出太平广记。李炎字德裕。海西君。即武宗)。

宰相李训。奏罢殿内道场。沙汰僧尼。是夜暴风起。含元殿鸱吻俱落。拔殿前三大树。坏金吾仗馆舍。内外城门楼。观数十余所。光化门西城俱坏。士民震恐。帝知忤天意。亟下敕停沙汰。诏复立大内仪像。风顿息(出旧唐史。并五行志)。

宋天台法师智磐曰。人君毁佛。必有济恶。魏武以崔浩。周武以张宾。唐武以李赵。究之大法。如日在天。不受毁辱。而君臣俱蒙恶报。何不幸欤。至若沙汰。如桓玄在晋。传奕在唐。姚崇于明皇。李训于文宗。皆牵时事。不遂所志。若周世宗。天性毁佛。不得其佐。韩欧天性排佛。不逢其君。使世宗得崔浩。当甚太武。韩欧逢三武。不减李训。崔浩凌迟。德裕窜死不令之终。亦足为报。然则韩欧非藉善知识道力挽回。不能善其后也明矣。

宋徽宗(神宗第十三子)帝向敬佛。后有道士林灵素。善妖术。宿于亳淮泗间。乞食诸寺僧薄之。府官石仲。闻其吐纳烧炼之术。仲携往谒宰相蔡京。京致见帝。灵素大言曰。帝即天上长生帝君。帝忻然信之。赐金门羽客。建通真宫以处之。帝自号教主道君皇帝。改天下寺为神霄玉清万寿宫。改院为观。命近臣取佛经焚弃之。每一宫观给田数千顷。皆外蓄妻子。置姬媵。美衣玉食者。几二万余人。十一月有星如日。南行而落。光照人物。与月无异。改佛号大

觉金仙。僧称德士。尼为德女。而冠服之。群臣谏者。酷虐诛之。逐僧出寺。不令带衣钵财物。而使道士安心住坐。夏五月都城水高十余丈。诏林灵素禳水无验。时泗州僧伽大士降。上命禳水。大士登城。水势顿竭。赐号巨济大士。水未至前。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气。数十道亘天。犯紫宫北斗。仰观星皆若隔绛纱。方起时。拆裂有声。然后大发。后数夕。又作声益大。且久。更猛。而赤气出西北数十百道。其中闻以白黑。自西北俄入东北。又延及东南。其声亦不绝。迨晚方止。秋九月。诏佛德士复释氏。所赐神霄宫并田产。尽还僧寺。冬十一月。放林灵素归温州赐死(出宋史并通载)。

### 三报论(因俗疑善恶无现验作)

晋释慧远撰

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受之无主。必由于心。心无定司。感事而应。应有迟速。故报有先后。先后虽异。咸随所遇而为对。对有强弱。故轻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赏罚。三报之大略也。非夫通才达识人要之明。罕得其门。降兹已还。或有始涉大方。以先悟为着龟。博综内籍。反三隅于未闻。师友仁匠。习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请试论之。夫善恶之兴。由其有渐。渐以之极。则有九品之论。凡在九品。非其现报之所摄。然则现报。绝夫常类可知。类非九品。则非三报之所摄何者。若利害交于目前。而顿相倾夺。神机自运。不待虑而发。发不待虑。则报不旋踵而应。此现报之一隅。绝夫九品者也。又三业殊体。自同有定。报定则时来必受。非祈祷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将推而极之。则义深数广。不可详究。故略而言之。相参。怀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积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庆。此皆现业未就。而前行始应。故曰。祯祥遇祸。妖孽见福。疑似之嫌。于是乎在。何以谓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时。道济生民。拟步高迹。志在立功而大业中倾。夭殃顿集。或有栖迟衡门。无闷于世。以安步为兴。优游卒岁。而时来无妄。运非所遇世道交沦于其间习。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爱体仁。慕上善以进德。若斯人也。含冲和而纳疾。履信顺而夭年此皆立功六德之舛变。嫌疑之所以生也。大义既明宜寻其对。对个有本。待感而发。逆顺虽殊。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契定于在昔。冥符告命。潜相回换。故令祸福之气。交谢于六府。善恶之报舛互而两行。是使事应之际。愚智同惑。谓积善之无庆。积恶之无殃。感神明而悲所遇。慨夭殃之于善人。咸谓名教之书无宗于上。遂使大道扇于小成。以正言为善诱。应心求实。必至理之无疵。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生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寻理者。自乖于视听之内。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为关键者也。如今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则知理会

之必同。不惑众途而骇其异。若能览三报以观穷通之分。则尼父之不答仲由。颜冉对圣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缘起而缘生法。虽预入谛之明。而遗爱未忘。犹以三报为华苑。或跃而未离子渊者也。推此以观。则知有方外之宾。服膺妙法。洗心玄门。一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伦匹。宿殃虽积。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报之所及。因兹而言。佛经所以越名教。绝九流者。岂不以疏神达要。陶铸灵府。穷源尽化。镜万象于无象者也。

颜之推曰。夫信谤之征。有如影响。耳闻目见。其事已多。或乃精诚不深。业缘未感。时傥差阙。终当获报耳。善恶之行。祸福所归。九流百氏。皆同此论。岂独释典为虚妄乎。项橐颜回之短折。原宪伯夷之冻馁。盗跖庄矫之福寿。齐景桓魋之富强。若引之先业。冀以后生。更为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钟祸报。为恶而倘值福征。便可怨尤。即为欺诡。则亦尧舜之云虚。周孔之不实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 三报证验

现报者。如崔浩。奉道士寇谦之道。浩不喜佛。谓佛法虚诞。劝魏太武帝。除灭佛法。诛沙门。毁经像。浩路行见遗像。必停车尿之。见妻郭氏。诵金刚经。乃夺而焚之。捐灰弃厕。不久帝身殃恶疔。追悔无由。视浩若仇。使有司执浩槛车。置于城南道侧。使卫士十人。路人行尿其面。呼声嗷嗷。彻于道路。自曰。此吾投经尿像之现报也。凌迟而死。浩时年七十矣。崔门既诛。崔姓无远近。及卢氏。郭氏。柳氏。皆浩亲姻。悉夷五族。尸无收者。崔寇二家亲戚坐罪及于僚属。凡百二十人。又积怨在人。人竞尿尸。至糜溃乃止。帝遭疔疾两年。遍身发疮。脓血交流。遇弑(出魏史。详载广弘明集。元魏释老志中)。

后周世宗。乙卯九月。敕毁天下寺观钟磬。钹。铎。佛像。铸周通钱。时镇州大悲像。极灵应。诏下。人莫敢近。帝自往持斧钁破面胸。众方毁背。毁未竟。群力皆堕腕死。遂停其半。观者为之悚栗。己未六月。帝北伐疽发胸。糜溃。而殁于道。又黑连勃勃(赫连氏。名勃勃即屈丐。匈奴种也)。称夏国。对僧曰。勃者佛也。佛者即吾也。佩佛像于背后。令僧致拜。是年雷震死。国亦寻灭。又宋元嘉年。谢晦镇荆州。沙门僧昌。于城内立塔。晦躬役介夫。令撞击堕坏。龕像摧损。倏有暴风连天云雾作昏。骁烈为之胆寒。晦被尘土以手拭尘。肤随指落。溃烂疮痍。体无完肌未几坐反状。斩于市。夷九族(右二出北五录)。

释明琛。每以征难为心。时有法师讲经琛往征诘不胜。怀忿。与一僧同伴。回至中途。坐树下。觉内热。解衣卧。须臾。两脚合成蛇尾。语伴曰。速上树。蛇心至。则恐吞噬。便全身作蛇。惟头未变。在地自打。倏成蛇头。身长

五丈。举首四视。日如大星。诸蛇总集。相随趣谷。同伴目验。至邺说之(因忿心故成蛇。出高僧传)。又颜之推曰。梁时江陵刘氏。以卖鱠为业。后生一儿。头具是鱠。自颈已下。方为人耳。又王克。为永嘉郡。有人饷羊。集宾欲宴。而羊绳解。来投一客。先跪两拜。便入衣中。客竟不言。固无救请。须臾。宰羊者为煮。先行至客一窗入口。便下皮肉。周行遍体痛楚号叫。方乃说之。遂作羊鸣而死。又杨思达。为西阳太守。值侯景乱。时复旱俭。饥民盗田中麦。思达遣一部曲守视。所得盗者。辄截手腕。凡戮十余人。部曲后生一男。自然无手。又齐国有一朝奉。家甚豪侈。非手杀牛。则啖之不美。年三十许。病笃。大见群牛来。举体如被刀刺。叫呼而终。又江陵高伟。随吾入齐。凡数年。向幽州淀中捕鱼。后病每见群鱼啖之而死。尚直编云。浙右有人。印造佛天三界纸马。开张店业。店屋楣间。平铺阁板。作卧室于阁上。一夜触翻尿器。淋漓污马。仍将此马晒干卖之。本年从店中提出此人雷打死于门前。又一贫家夫妇二人有绝粮忍饿之患。夫携一鹅入市鬻之。得米二斗。饥苦迫甚。以二升沽酒饮之。回至中途醉卧于地被人窃去其米。及醒惺惶归家。妻知之。不胜哀苦。夫乃投水而死。妻曰。夫既死矣。我何存之。亦投水而死。明日天雷打死一男子。掷置于二尸之旁。书其背云窃其米者。此人也。松江有人为雷打死。书其背云。十年前与一妇人入寺。登塔第二层行淫。故诛竹窗三笔云。报之迟速。盖各有因缘。但世人见恶者不报。或更昌隆。乃愤愤不平。未知三世之说故也。夫后之二报。人不及见。惟重现报。今姑记现报数事。目击而非传闻者。一人挝笞婢仆。动以百数一日将一仆系颈东柱。系足西柱。使伸缩无路。而痛责不休。其父大怒。遣往解放。而嘱曰。汝速去。渠若告汝逃亡。我即告渠忤逆。遂得生还。后此人亦以己子。卖与他家。而自身为乡宦守门。又一人平生笞人如官府。后亦受官刑。毙圜圜中。一人终家内室也。妄费无算。后子女灭尽。老无依赖。为人缝补经络。一人贵宦子也。骄奢佚游侈费。不知惭愧。后追逐游僧丐者。趁食于诸方。一人毁訾天神。无所顾忌。后为村民所殴。得疾身殒。一人辱骂如来。及诸贤圣。皆人不忍闻者。俄而客死于外不得归。一人瞋母不悉委财帛。折其供奉观音大士一臂。后走马湖塘堕落。折臂几死。又一人生七女七男。凡生一女。才堕地。即溺杀之。其七男先后相继亦死。男女十四人。无一存者。惟老夫老妇相对。哭泣而已。又数人出家者。我慢自贤。凡时人或有言论。一概呵以为非。乃复轻藐先哲。妄加毁訾。后俱不寿。皆恶疾死。姑记之以警狂傲。明崇祯甲戌帝毁钟磬佛像铸钱。徐国公闻。即佩太祖像。赍铜锤上殿。帝潜隐深宫。其事乃息。时九莲菩萨。降神公主口。呵责于帝。帝复梦入地狱。阎王以钉。钉眼。遂失一目。即颁诏令天下人斋戒念佛。余年二十有五。亲见其诏。至甲申春。李贤逆贼陷都城。帝自缢而崩国亦随灭。



又广州羊城。康熙辛亥年二月有一妇人。药毒前夫又推前夫姑落井死。人无知者后时夜间。妇即见鬼卒拘至城隍所。隍与冠幞头者同审即以铁夹棍。夹断恶妇脚。令示阳间。善恶无爽。平藩闯给以食置西门外马厂前。众人往观。妇人日食如常。折脚以盆盛在前自向人说。过两日便下油锅。如期作痛苦之状。不堪观也。又云。更过两日。身受碎剐。不数日遂死。平藩令人割其首。弃骸于荒郊。狗食之。又昔佛在世。有一家夫妇二人。惟共一张叠布。并无余衣。夫出乞食。妇在房中裸体而坐。妇出乞食。夫亦房中裸体。时有一比丘乞食。次其家夫妇二人识曰。我等前生不施。今生贫穷。今生不施。后生更苦。今无余物。唯此一叠。依之而活。今宁舍命。将此叠施。即谓比丘曰。大德可近窗前接叠。我裸形。不能出房奉施。比丘感其舍命而施。持回上佛。时值人天王臣共集。听佛说法。佛令诸比丘。共分其叠。为授记曰。彼夫妇二人。当来成佛。同号白叠如来。王闻佛记。即为立宅。给以田地奴婢。又昔守末利园婢。供养须菩提。现为波斯匿皇后。于末利园中得。因名末利夫人。昔一比丘。得六神通。一沙弥年始八岁。师知沙弥余有七日命。若在此亡。恐其父母怨恨。即使归家看亲。八日早方回路逢大雨。有蚁孔水流将入。沙弥以土壅。决水别流。八日早还。师见怪之。即入定。见其救蚁延寿。语彼令知。现世增寿八十余(出譬喻经)。

又宋郊。少时随父任应山读书。见大水漂蚁穴至郭。编竹桥渡之。后以阴德中状元。又万历己丑。南京焦竑。廷试寓店。有婢至店。遗落金钗。竑拾之。知主必苦治婢来觅。待二日。婢果来觅。竑还之。而试场已封。忽火烧场屋。覆试。而竑中状元。非阴功而何。故谚言。若不得天火烧。怎得状元焦(竑。有号漪园居士)。

生报者。如隋宜州。皇甫氏子名迁。私取母钱六十文。死托胎家内母猪腹中。产豚子。养两年。卖钱六百文。托梦母及妻。令赎之。又天台国清寺。僧智环。将常住布十疋。与本县丞李意及。环死作寺家奴。背有智环字。后丞死。亦作寺奴。背亦有李意及字。又唐淮西。毛罕妻周氏。生子猪头象耳。骡脚。鱼腮。人身。父母欲淹死。遂作人言。我为先世。曾借开元寺常住钱五千文。麻布二疋不还。故遭此罚。望父母收养。待长大送寺偿债。年十七。送寺扫地。时时以铁杖自鞭。叫言还债以赖债故。因名赖债。又孝义县。路伯达。负同县人钱一千文。违契不还。与钱主誓愿曰。若我不还公钱。死后当于公家作牛。未逾一年而死。至二岁。钱主牯牛产一赤犊子。额有白毛。为路伯达三字。子将钱求赎。主不肯。乃送启福寺。运砖木造塔。见者皆发善心焉。又崇祯间。宁波府管春。打草难卖。无子。每日得钱。但取给足。余投井中。年月既累。颇不介意。时有僧从乞百金。春曰。吾打草难卖。那得银两。僧曰。但肯

舍。即有。春曰。无不肯舍。僧使人淘井。适得百金而去。后时春被雷击死。书生朱元价。以朱题尸背云。佛不仁三字。价后中状元。奉敕往高丽。其王李棕。谓价曰。吾诞子。今已八岁。不能言笑。而背上有朱字。价令引出。见字曰。吾冤屈汝也。遂即言笑。价因谓王说其本末。然管后(生当)恶报。由今生施福。即现生贫身偿之。而后身得为太子也。又潮州。箍桶翁。每日得银。以三分买香烛供佛。及死无财殓殮。时王教官。愍其无报。于自馆中书纸曰箍桶日三分。烧香不顾贫。天空佛不见。死可问阎君教官闻州官生子。往贺。州官曰。吾得子甚怪。背有数字。问是何字。答箍桶日三分。王曰。余自书也。何为现于此。使人回馆取来看。而儿背字已灭矣。

后报者。如经载一屠儿。七生已来。常为屠儿。不堕恶道。常生人天。然其七生已前。曾施缘觉尊者一食。福力故。七生不堕恶道。而七生已来。所作屠罪之业。过七生已。次第受之。无有得脱。又目连尊者。多生之前名罗卜。母名青提。今生复为母子。母由前生。悭诈。故堕饿鬼中。目连虽神通第一。而不能救。佛令七月十五日斋僧。是日即见母生天矣。又罗旬比丘。已得阿罗汉果。乞食七日不得。先日有长者请舍利弗尊者斋。尊者愍彼。次日携往。值长者有官事出门。不暇授食。罗旬饥死。诸比丘问佛。佛说其过去迦叶佛时出家。阻一施主斋僧。故今受斯果报。由前出家功德。今得阿罗汉果。又阿那律尊者。是佛叔之子。出家证阿罗汉。得天眼第一。由过去劫为樵夫。施辟支佛一食。由是已来。常生天上人间富贵之家。由过去一生与贼为伴。入寺劫夺。见佛前灯闇。剔明由此功德。得天眼第一(阿罗汉此云无生不受三界生死。阿那律。此云无灭。由施一食。生生福不灭故。辟支佛。此云独觉)。又宋武帝始登位。梦一道人曰。君于前世。施维卫佛一钵饭。今居此位。帝问严公虚实。公送七佛经呈览(维卫佛是过去劫毗婆尸佛)。又唐知玄法师。俗姓陈。五岁能诗。十四岁讲涅槃经。三学洞贯。名冠一时。异迹尤多。世称为陈菩萨。后忽于定中。见菩萨以手摩玄顶。演说妙法。而安慰之。言讫。即隐。俄见一珠入玄左股。隆起痛甚。上有晁错二字。遂成人面疮。然玄前身是汉袁盎奏斩错腰于东市。玄十世为高僧。错仇报不得。因过受懿宗。僖宗。二帝宠遇。一念名利心起。于德有损。故能报之。后诣西蜀。遇迦诺迦尊者。洗以三昧水。即愈。若其名心不起。纵百千世。亦不能报。菩萨预知。故于定中说法安慰也。又百丈禅师上堂。一老人随众听法毕。众皆退。老人不退。师问之。答曰。某迦叶佛时。领徒住此。因学人问。大修行人。逻辑因果也无。我答不落因果。自尔五百生堕野狐身。今求师代一语。师令申前问。答。不昧因果。老人拜谢曰。我住山后。乞依亡僧津送。次日师令维那白椎。送亡僧。众聚议。僧无亡者。师领众至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依茶毗葬之(迦叶佛。在盘古前。人寿二万

岁时出世。过一百年。减一岁。今减至人寿六七十岁间。其野狐身。久可知矣)。尚直编云。永乐二十二年。台州天封寺。维那士弘为雷打死。顷焉复苏之。自言死去。见诸天神教诫曰。汝先世为巡检。曲罪一夫。枉惟极刑。汝能奉佛。故未偿其命。后世为住持僧。将常住铜钱。潜埋三窖。死后遂湮没之。二世罪故。今诛。惟今世奉观音大士至诚。姑存之。后至宣德二年。溺水而死。如斯三报。遍诸经论。传记。及现见闻者。曷能胜举哉。

解惑编卷下之下

音释

明太祖

(太祖御护法集。数百篇。云栖护法录中。未全。)

瑜伽

(此言三业相应。谓施食时。要身口意相应。)

鲒

(上音锁。下音反。鱼名。)

斫

(音捉。斩也。周书云。斫朝涉之胫。)

宸旒

(上音衣上声。屏风高八尺。下音留。以丝绳贯玉垂之前后曰旒。长尺■寸而垂齐眉。天子冠也。)

九品

(优婆塞戒经云。众生造业。有具不具。一若先念后作名作具足。二若先不念。直造作者。名作不具足。三复有作不具足者。谓作业已。果报不定。四复有作已。不具足者谓作业已。定当得报。五复有作已。亦具足者。时报俱定。六复有作已。不具足者。持戒正见。七复有作已。尔具足者毁戒邪见。八复有作已。不具足者。三时生悔。九复有作已。亦具足者。三时不悔。如恶既尔。善亦如是。■三时生悔者。初作时。正作时。作已时。)

嗷

(音敖。哀声嗷嗷。)

墮

(音舵。落也。又崩也。)

楣

(音枚。门上横梁。)

宋郊渡蚁

(宋郊。宋祁。兄弟也。俱应试。时有胡僧衬其貌。惊曰公似曾活数百万命

者。郊曰我贫儒。何力致此。僧云不然。凡有生者。皆命也。郊以活蚁对。僧云是已。公弟当大魁多士。然公亦不出弟下。后唱名。祁果首选。朝廷谓不可以弟先见。改祁第七以郊为第一。始信僧言不妄也。)

#### 五众

(一比丘。受佛二百五十大戒。二比丘尼。受佛三百四十八戒。三式叉摩那受佛六法。四沙弥。受佛十戒。五沙弥尼。受佛十戒言。七众则加在家男女受五戒者。)